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炎龙骑士团外传
——风之纹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神与人的结合

(一) 相遇

一下划破天际的雷声，让马拉大陆上正在工作的人们像是惊醒般，不约而同的一起望向天空。

“怎么回事啊！这么突然的打起雷来。”

“是啊！才刚觉得太阳晒得挺舒服的呢！怎么才一会儿功夫就来了这么多乌云……”

“一定是神在发怒了呀……”坐在屋檐下的老婆婆，一面颤抖地指向天空，一面语调怪异的喃喃自语。在她身旁不远处，一个年约十五、六岁，满脸雀斑的女孩，立刻抛下了手上的木桶，朝老婆婆奔跑过来。

“奶奶，雷声吓着你了吗？我扶你进屋里去吧！”

“不……你看……”老婆婆布满了惊恐的双眼，看着年轻的孙女，像是要教她些什么似的再望向天际。

“山顶上的闪电，不是一般的金黄色，而是血红色的呀！”

女孩凝目望向山顶那一大片不寻常的乌云，云层之间激烈跳跃的闪电，竟是如同鲜血一般的殷红，她不由得惊呼出声。

“啊……奶奶，这是什么？”

“这是神在发怒！是神的怒气呀……”

就在被震耳的雷声及诡异的闪电包围的山林中，叫做巴特的年轻人，正以熟练的动作，快速的摘取地上为数并不多的紫色药草，再小心地放入怀里的布袋中。

“唉！不行，得再找一丛才够……”巴特心里想着，并继续在林中细心的寻找。清秀俊挺的轮廓却是坚毅而专注的神情。他一边留意着天空中莫名的异象，一边努力的找寻着他的目标。

“哎呀！找到了，找到了！”在一个强烈的闪电火光之下，巴特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数目颇多的紫色药草，心中一阵难抑的欣喜，他立刻朝那棵树奔去。

突然，一个巨大的雷电，伴随着灼亮的火光，以惊人之势劈中了眼前的大树，巴特还来不及反应，巨大的树干已经硬生生地被雷劈成了两半，朝着巴特倒了下去。

他暗叫一声不妙，立刻双手抱头，用力的滚离了四、五公尺远。直到听见树干轰然倒下的巨响，巴特才慢慢的抬起头来。

“啊！糟了，我的药草！”巴特忍不住跳了起来，原来在那一下巨雷之后，干燥的树干不但燃起了大小的火苗，连附近的草丛也一并吞噬。

巴特连忙脱下了外套拍打着草丛的火苗，但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药草依然难以保住，巴特忍不住颓然的叹了一口气。

“唉！怎么这么巧呢……”他无奈的抬头望了望天空，发现在那一下巨雷之后，头上的乌云竟逐渐的散去，阳光又悄悄的从云中探出头来。正想放弃的巴特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振作起精神，继续往森林深处探去。

如同天空的奇迹般，巴特顺利的再度找到他要的药草。

正当他兴高采烈的一一摘取时，突然从身后的草丛中传来一阵响声。

“谁？谁在那里？”巴特下意识的叫喊，但又立刻想到这座山离村镇如此遥远，不太可能有人在此活动。不会是熊或是其他可怕的动物吧！巴特一面心里这样想着，一面随手拿起身旁的粗大树枝，以便随时应付突如其来的任何状况。

没有任何动静！巴特终于忍不住小心地靠近，慢慢的以手中的树枝拨开了草丛。草丛之中躺着一名看来约十九岁左右，一丝不挂的裸体少女，金黄色的长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柔和耀眼，象牙色的身体肌肤闪着圣洁动人的光辉，美丽的脸庞略显痛苦疲累的神色，玫瑰色的唇瓣微张，发出了细细的呻吟声。

“啊！这是……”巴特的眼中掠过了一丝讶异，便丢开了手中的树枝，上前查看这名似已昏厥的少女，发现她滑如凝脂的腿上，竟有一道锐利划破的伤口，正不停的渗出血来。巴特立刻将先前采的紫色药草取了一些放在手中揉碎，小心翼翼的敷在少女的伤口上，再拿出怀中的手巾，细心的将少女的伤口包扎好。

“好！这样暂时可以先止血，但是这样把她丢在这里也是不行的，先试着叫醒她看看好了！”巴特扶起少女，轻柔的拍拍她的脸颊。

“喂！这位小姐，你还好吗？”

少女缓缓的睁开了双眼，长长的睫毛闪动着，湛蓝色的眼睛简短的向巴特传达着疲累的讯息，便又昏睡过去。

“唉！看来还是先带她回家休息好了，否则一个女孩子在这里，不被野兽袭击，也会感冒的！”巴特抱起了少女，但俊脸一红，复又放下。因为他发现少女的美丽裸体令他感到有些昏眩而心跳加速。深吸了一口气，他先将怀中的药袋绑在腰际，再脱下了自己的上衣，手脚笨拙的替少女穿上。

“呼！有点冷呢！”巴特拍拍方才扑灭火苗的外套上残余的草屑，穿上了外套，再将少女背了起来，少女的脸依偎在他的肩上，淡淡的香气传了过来。巴特压抑着莫名狂乱的心跳，疾步的往山下的村落走去。

在村镇外不远的一间小木屋之中，少女被安置在这屋子唯一的一张床上，巴特坐在床前，手边整理着草药，目光却不断停留在少女柔美的脸上。

“啊……真的太像了，不过，怎么可能呢？”巴特一面叹着气，一面自语着。

他站起身，将木窗关上以阻隔阵阵袭来的冷风。

“像什么呢？”少女不知何时醒了过来，坐起身来望着巴特。

“啊！你……你醒了。”

“是你带我来这里的吗？”少女的声音十分的轻柔，让巴特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舒坦，但美丽的水蓝色眼睛却有着不协调的警戒神色。

“嗯！因为碰巧在山上采药时，发现你昏倒在林子里，又叫不醒你，所以只好先带你回我家休息。”看到少女眼中的不信任，巴特有些紧张，“我本来想问你住哪里，可是真的是叫不醒你，才……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如果你不相信我，我……”

“谁说你什么都没做！”

“我……我发誓……”巴特觉得自己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他急得脸颊绯红，不知所措。

少女突然开心的笑了起来，“何必那么紧张呢？我是指你有替我疗伤啊！”

“啊！” 巴特这才发现自己被少女愚弄的窘态，跟着也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巴特。”

“那真是谢谢你了，巴特。” 少女下了床，轻盈的走向门口，“不过，我必须离开了。”

“你的伤……不要紧吗？” 虽然嘴上是为了伤，但实际上，巴特却很希望少女能够多作停留。

“不要紧，因为我是……” 少女将说到一半的话停了下来，若有所思的看着巴特。

“总之，我可以离开，你不必担心。”

“那……那我还能够遇见你吗？” 巴特恋恋不舍的抱着一丝希望。

“唔，应该……可以吧！” 少女一边回答着，一边朝月夜的林中走去。

巴特突然想起自己连少女的名字都不知道，连忙冲向前几步大声的问：“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有些模糊的少女身影回过身来，依然轻柔却清晰的声音传入巴特的耳中。

“玛茜。”

（二）玛茜的抉择

“你在想什么？玛茜姐姐。” 一个甜美的声音惊醒了正在沉思的玛茜，她抬起头，注视着眼前这个和她一样有着一身黄金护甲的女武神。

“是你啊！丝卡蒂亚。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只是想问你刚才在想些什么，想得这么入神，连我来到你身边，你都没有察觉。” 丝卡蒂亚眨着精灵而顽皮的大眼，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叫了起来：“哇！这不是人类的……”

话还没说完，玛茜立刻用手掩住了她的嘴。

“天啊！丝卡蒂亚，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小声一点呢？要是被凯伦诺特姐姐听到，你又得害我挨骂了！”

丝卡蒂亚调皮的伸伸舌头：“哎呀！对不起嘛！你就知道我一向很好奇。”

甩了下脑后的长发辫，丝卡蒂亚压低了声调继续问：“那可不可以请玛茜姐姐告诉我，这件人类的衣服，到底是谁的呢？”

“这……你要保证不能告诉凯伦诺特姐姐。”

“我保证。”

“也不能告诉艾芙罗拉姐姐。”

“嗯嗯，我保证。”

“包括众神……”

“好啦好啦！我保证谁都不说，你可以放心的告诉我了吗？”

“嗯……就是上次我在亚达格山脉的奥斯山顶上，我不是说我遇见了一个自称平衡神的使者，结果打了一场吗？后来虽然不分胜败的被它逃走了，但我也因法力耗尽而尽而摔落奥斯山，后来……”

“后来你就遇见了人类？”

“其实我只需要静静的休息一段时间就行了，可是那个年轻人显然不知道我的身份，而慌慌张张的将我救回家中，还为我敷药。”

“那这件衣服，又是怎么来的呢？”

“啊！这……”玛茜忽然脸颊飞红，“你知道嘛！神族如果法力耗尽，护甲当然也会随着消失，我想他可能是怕我着凉，所以才将他的衣服让我穿上……”

“那么，玛茜，他一定不知道你女武神的身份吧！”

另一个女武神不知何时也来到玛茜身边，这个女武神看来和玛茜及丝卡蒂亚的气质又是完全不同，俐落的短发与优雅的轮廓，散发着冷静与智慧的气息。

“啊！艾芙罗拉姐姐，你都听见了吗？”玛茜望着艾芙罗拉，心中充满了不安。

“你一定是不愿意让他知道你的身份，才穿着他的衣服离开；你不在他的面前呼唤黄金护甲，是因为你想让他认为你也是人类。”艾芙罗拉轻叹了一口气，“玛茜，我晓得你一直很想和人类做朋友，这我并不反对，但人类的心总是险恶而反覆无常的，你不能忽略呀！”

“可是……我想巴特他不是那种人的，我可以从他的眼睛看的出来！”

“叫做巴特是吗？……是个颇为俊俏的年轻人吧！”

玛茜的脸又红了起来，“姐姐，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唉……玛茜，我并不会像凯伦诺特那样的厌恶人类，我也不会阻止你和人类交朋友，但是，”艾芙罗拉转身缓缓的离去，“记得自律你的感情，不要忘记了神族的规定！”

“我……我明白。”玛茜有些委屈的低下头，心中充满了矛盾。

“姐姐，振作一点，其实我也想要和人类做朋友的，只是，我没有像你这样的机会和勇气罢了！”丝卡蒂亚摸了摸巴特的衣服，“姐姐，还是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艾芙罗拉离开后，玛茜反覆的考虑许久，决定去见巴特最后一面。这次她先换上一套人类女孩的服装，再来到巴特的木屋，但却不见巴特的人影，玛茜正想要再到奥斯山上找找看时，一幅挂在屋内的素描画像，吸引了她的视线。她走近一看，心里忍不住大吃一惊。

“这……这不是我吗？”

发黄的纸上画着一个长发披肩的少女半身像，虽然画风极为简单，但从画中少女的五官及神态，却可一眼看出就是玛茜。但让玛茜吃惊的却是，画中的她是武神装扮的模样。

“这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玛茜的情绪顿时陷入复杂交织，难道……难道巴特已经知道她的身份了吗？

“啊！是你，玛茜小姐，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出现在门口的巴特，虽然提着大大小小的药袋，却掩不住满怀的欣喜。他见到玛茜对着画像发呆，有些尴尬。

“你一定觉得画像中的人和你长的很像吧！”巴特卸下了药袋，“不瞒你说，画中的人，是我有次在亚达格山脉中另一座山的山顶上，偶然遇见的女神。”

“遇见？”玛茜立刻搜寻了自己的记忆，却不曾有过遇见巴特的印象。

“唉……其实也不能算是遇见，只能算是我运气好，无意中抬头时，看见天空中竟然有着四位身穿金色护甲的女神出现，那四位女神的美丽与神圣，让我忍不住呆看了好久，尤其……”巴特觉得有些羞涩，声音也不由得

降低，“尤其那位和你有着一样金色长发和相似容貌的女神，更是令我难以忘记。”

沉默了一会儿，巴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但村中老一辈的人却告诉我，那四位是女武神，只能抱持尊崇的心，其它的念头都是亵渎神。因此，我只能将记忆化成画像，对着画像许着遥不可及的愿望。”

“你画的很像呢！”玛茜望着画像，若有所思的说：“如果这个女武神她愿意接受你的痴心，你会怎么决定呢？”

“唉……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神总是高高在上，怎么可能愿意和我们微小的人类打交道呢？”巴特轻抚着画像，言语透露着无奈，“但是不瞒你说，只有她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其实，我没有任何奢求，只要能够再见她一面，我就觉得已经是不枉此生了。”

玛茜心底被巴特这番话深深感动，她没有想到人类之中竟有人仅见她一面便对她如此痴心，而且是眼前这个自己对他也有好感的善良年轻人，她的心中起了莫名的变化。

“如果再见到她，必须付出你生命的代价呢？”

“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后悔。”

突然，玛茜身上发出了金色的光芒，照得巴特睁不开眼，直到光芒柔和之后，巴特才看清眼前的景象。

刚才还穿着人类服装，娇柔可爱的玛茜，却在瞬间变成一个身穿黄金护甲，戴着天使头盔，神情肃穆威武的女神。

“玛茜……你……你真的是女武神？”巴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令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孩，同时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武神，竟然就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

“是的。”

一种如同电流一般的感觉，在玛茜与巴特对望的眼神中激荡，巴特一时感觉不出玛茜的心思，他只能努力的将自己恋慕已久的女神样子，牢牢地印在脑海中，才甘心的闭上双眼。

“我的愿望已经达成，现在，我的命是你的了，女武神。”

玛茜伸出手，轻柔的抚摸着巴特的脸，“傻瓜，你的愿望就只有这样吗？”

巴特依旧紧闭着双眼，木讷的回答：“是的！我从来就没有对女神有任何亵渎念头。”

“如果是……我当你的妻子呢？”

巴特不敢置信的睁开了眼睛，虽然他认为玛茜是在戏弄他，但他却在玛茜的眼中看见了真诚的誓约。

“我……我……真的……有这个荣幸吗？”

“别这么想，把我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吧！”玛茜的脸色突然忧郁了下来，“但是，我们都必须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说过了，我不怕付出任何的代价，只是你……”

“你的代价是什么你晓得吗？”

“……？”

“人类如果和神族结合，就只能剩下十五年的生命。”

巴特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立刻回答：“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十五年，足够了。”

玛茜漾起了满足的笑意，她觉得自己并没有看错人。

“那你……” 巴特还是担心着玛茜的代价。

“我？我的代价比你小一点，” 玛茜身上的黄金护甲逐渐的消失，“我只是必须放弃神的身份，成为一个普通人类。”

巴特大惊失色，“不！你这样……”

玛茜用手轻轻地掩住了他的嘴，“和你一样，我没有后悔。”

黄金护甲终于完全的消失，玛茜洁白无瑕的身体，再次呈现在巴特的眼前。

玛茜牵着巴特的手，环抱住自己的腰。

“从现在起，我不再是女武神，我是你巴特的妻子——玛茜。”

（三）兰迪斯的诞生

“啊！巴特哥哥，你一定非得离开这里吗？” 孩子们满含泪水，乞求的望着巴特。

“嗯。” 巴特摸了摸孩子们的头，“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其实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村庄，巴特也是感到非常不舍，但他想起了玛茜的交代。

“这里离神居住的地方太接近，众神的责怪可能会无法顺利生下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到亚克斯王国的威朗城外定居，等孩子平安的生下来再说。”

虽然自从和玛茜结合的那天起，自己的生命如今只剩下不到十五年，但巴特却感到很满足，因为除了能和玛茜一起生活外，更有了自己生命的延续。

而且现在虽然离故乡如此的遥远，但是如今生活的村镇人民都非常的照顾他和玛茜，收留他的村长也非常的亲切，巴特同样是以医生的工作来换取温饱，村民们也都信任他。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终于，玛茜生下了和巴特的结晶。

“啊！玛茜，你瞧，这孩子和你一样有着一对漂亮的蓝色眼睛呢！” 巴特抱着婴孩，高兴的团团转，痛苦之后的玛茜也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该叫他什么好呢？” 巴特看着如同天使般圣洁的孩子，想不出什么适合的名字。

“就叫兰迪斯吧！” 躺在床上的玛茜，轻柔的说出这句话。

“兰迪斯？”

“嗯，‘兰迪斯’的含意，是表示智慧和勇气的结晶。”

“兰迪斯……兰迪斯，嗯！真是个很适合这孩子的名字，我的宝贝，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做兰迪斯罗！”

玛茜看着高兴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她应该是感到幸福开心的，但不知为什么，她的心中却有着极为不安与不祥的意识在波动着。

“巴特，我最近一直有着不好的预感。” 玛茜看着已经熟睡的兰迪斯，满怀忧心的对巴特说。

“怎么了？”

“我一直觉得，似乎有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在接近我们，但我现在已经失去女神的神力，我也感受不出确切的情况，我只觉得……只觉……”

玛茜的声音逐渐变小，“只觉得我和你及兰迪斯相处的日子，似乎不多了。”

巴特震惊了一下，他上前紧紧的抱住妻子和兰迪斯，“不会的，玛茜，

别胡思乱想，我们不是一直都过得好好的吗？而且，我一定会以我的生命来保护你和兰迪斯的！”

这一天，巴特进入家门，见到了令他怵目惊心的景象：屋子里出现了一团奇异的火焰，而神情严肃的玛茜正要将兰迪斯放入火焰中！

巴特大惊失色，立刻冲过去自玛茜手中抢过了兰迪斯。

“玛茜！你怎么了！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孩子呢？”

面对巴特的责问，玛茜只是静静的一挥手，地上的火焰便熄灭了。

“别紧张，亲爱的，我只是想为孩子做个祈福的仪式罢了！这火是火神的圣火，不会伤害到孩子的！”玛茜平静的向巴特解说之后，便又恢复平时娇柔婉约的模样，对巴特浅浅地一笑。

“真是！害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吓了一跳。”巴特总算松了一口气，“对了！今天村长拜托我为他找的药，这附近都采不到，只有威朗城里有在出售，明天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城里购买。”

“你一定得亲自去吗？”

“嗯，因为是村长的委托，村长总是那么照顾我们，所以我得亲自去办才放心。”

巴特看到兰迪斯睡着了，便轻轻的将他放在小床上，当他正凝视着兰迪斯可爱的睡容时，玛茜突然从后面温柔的抱住了他。

“怎么了？突然这样……”

“我爱你，巴特……”玛茜在身后小声的说了这句话。巴特虽然听了感到非常窝心，但总觉得玛茜似乎含有一种生离死别的语气。

“傻瓜，我只要一天就回来了，担心什么呢？”他回过身来，看到玛茜的眼睛如同清澈的湖面掀起了涟漪。

“啊，别哭别哭，你一哭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发誓我这次以后绝不远门，好好在家陪你和兰迪斯，好不好？”

玛茜没有说话，只是紧紧的抱住了巴特。

（四）分离的浩劫

“好吧！我该走了！我一定会快去快回。你和兰迪斯好好的待在家，别到处乱走，知道吗？尤其是你，玛茜，别再为孩子做什么奇怪的仪式了，若不小心让村人看见了，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你要小心，不要曝露了自己的身份！”

“好了！快去吧！你放心，你的儿子是万神庇护的骄儿，没人敢对你的儿子做什么的！”玛茜抱着兰迪斯，站在门口对他盈盈一笑。

“好吧！亲爱的，那我走了。”看到玛茜不再有昨晚的抑郁神色，巴特总算放了一些心，但走出几步的他，却有奇怪的难舍，他忍不住回头。

在晨曦之中的玛茜看来是那么的纯洁美丽，笑容是那样的甜蜜动人，如同一幅令人心醉的画，美得令巴特感到有些恍惚，美得……美得似乎随时可能会失去一般。

望着巴特离去的背影，玛茜的神色黯淡了下来。

“再见了！我最亲爱的巴特……”一直到巴特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中，玛茜才幽幽的叹了一口气。

看着怀中的兰迪斯，玛茜轻声的对兰迪斯说：“孩子，对不起，妈妈可能无法再照顾你了，为了能让你平安的长大，我只有拜托众神及我的姊妹照顾你了。”

玛茜闭上眼睛，默念了咒语，房屋中央立刻出现一团火焰。玛茜将兰迪斯轻轻的放在火焰中，小兰迪斯不但没有哭叫，反而开心的笑了起来。

玛茜闭上双眼，集中精神：“愿以我神力护持，赐我儿以天上神鹰之眼，地上雄狮之力，冥界众神均回避身影，野兽与毒蛇闻声驱避。众神垂悯怜听，汝之子民武神玛茜以子为誓，谨请光明神赐以奇迹，愿我儿生生世世永为汝配剑护持……”

随着玛茜所念的咒语，火焰冒出了闪烁的光点，落在小兰迪斯的身上。

玛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可爱的儿啊！火神已经听到了我的请求，答应为你守护了！”

这一场神圣的祈福仪式，却把一个躲在窗外原本来偷窥玛茜美貌，叫做达利的无赖村民，吓得屁滚尿流。他急忙爬下窗沿，跌跌撞撞的跑向村长家去。

“事情不好了！不好了！”达利瞪大了眼睛，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好像看到了什么妖怪似的！”一个看起来眼神锐利，村长模样的老人，语带威严的责问达利。

“是啊！是啊！我看见巴特的太太把小孩丢到火里去，也不知道念了什么咒语，小孩在火里不但没有烧伤，还在边爬边笑呢！”

“什么？有这种事情？！难怪当年巴特来到我们村庄，恳请我们收留他们夫妻时，都不肯说明他们过去的身份。哼！原来是伺奉异教的邪恶之徒。你先别急，且看我怎么处置他们。但在行动之前，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要请示我们的神灵一下……”

村长走屋内一尊奇异的石像前，石像的祭坛两旁有着两团看来诡异的火焰。

“我伟大崇高的神啊！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均逃不过您锐利的眼睛。请告诉我，定居在我们村子内的，巴特的妻子，究竟是不是邪恶的恶魔化身？”

过了一会，祭坛旁的火焰一下暴涨变大，神像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发出了仿佛从遥远的地底传来的声音。

“抓起来……抓起来……”

村长大惊失色，吓得连忙退后几步，“去！快去将村民集合起来！我们要立刻将村内的妖孽处置掉！”

玛茜安然的坐在屋子里，神态自若却眼带哀伤的的看着怀中的兰迪斯。

“孩子，对不起，妈妈没有办法再陪伴照顾你和爸爸了，你一定要乖乖的听爸爸的话，知道吗？”

门突然被重重的踢开，一大群手持棍棒的村民蜂拥而入，将玛茜团团围住。

“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能够真正信任的人类，毕竟还是太少了呀……”

她缓缓的站起身，“我跟你们走，但请不要伤到我的孩子。”

就在此时，在天界的女武神丝卡蒂亚，匆忙的到了艾芙罗拉及凯伦诺特处。

“姊姊们，刚才火神告诉我，他刚感应到玛茜姐姐的为她的小孩所作的祈求意念呢！”

“糟了！以玛茜的个性，会为自己的小孩寻求守护，必定是感应到自己有危险了！以她现在失去武神能力的情况，一定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我们

得快去救她才行！”

为首的女武神凯伦诺特，急切的说完之后，便立刻飞往目的地。而艾芙罗拉与丝卡蒂亚，也毫不迟疑的跟在她身后。

玛茜终于被无知且激愤的村民绑在柴堆上，她没有为自己辩驳任何一句话，只是忧心的注视着被村民抱在手中，正在嚎啕大哭的小兰迪斯。村长手里持着火把，像是看着什么可怕的妖怪似的，无情的将火把丢到柴堆上。

火焰一下子熊熊地燃烧起来，玛茜感到脚边一阵炙热的灼痛。

“啊，巴特，我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渡过，你为我牺牲而仅存的短暂生命了！”

想起了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巴特，玛茜终于忍不住从眼角滑下了一滴伤感的泪水。

就在同一时刻，正在路上的巴特，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绞痛，他不由得担心起玛茜。

“不！我必须回家去一趟看看！”

就在火焰快将玛茜吞噬之时，玛茜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洞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气流，将昏迷的玛茜迅速的吸入黑洞之中，然后消失。

由于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使得所有的村民看到这一幕时，全部都傻住了。

就在有些村民无法置信的走到柴堆一探究竟时，一道红色的闪电落下，把接近的村民逼退，三个全副戎装的女武神，伴随着令人刺眼的光芒，出现在柴堆上，火焰也一一的熄灭。

凯伦诺特愤怒的挥舞着巨剑：“是谁在亵渎神明？！竟敢将我等之姊妹困绑在柴柱烧化！幸而我等即时赶到！我们的姊妹呢？快将她交出来！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了！”

决定这一切行动的村长早已吓得不知所措，“……啊！？……啊！？……女神，请饶命！……我们不知道玛茜的身份……所以才误会她是恶魔……可是刚才她已经逃脱了，我们并没有伤害到她……真的……是真的……”

“胡说！我等没有感应到姊妹在这附近，分明是你们将她藏起来了！”

村长闻言更加的惶恐：“……啊？！没有！没有！刚才这里明明出现一个漆黑的洞，将玛茜吸进去后，她便消失了！”

艾芙罗拉见到一旁的村民手中哭闹的小婴孩，感应到了些微玛茜的气息。

“这是妹妹的儿子吗？”

丝卡蒂亚听到艾芙罗拉的话，忍不住兴奋起来。“真的？！快让我看看！”

只见丝卡蒂亚一招手，小兰迪斯便从村民手上飞到了她手中。而小兰迪斯似乎也感觉到彼此的关系，而破涕为笑。

“哇！好可爱的孩子！大姊，你看，是玛茜姐姐的孩子耶！”

凯伦诺特看了小兰迪斯一眼，却怒气未消，“哼！小妹糊涂，竟跟人类生了孩子。”

“不管怎么说，他体内仍有一半神的血统，理应得到神的祝福，这是他的权利。”艾芙罗拉平静的为小兰迪斯说话。

“不管你们了！小妹无缘无故消失，这件事情要赶快调查，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把孩子丢下，我们快走吧！”

丝卡蒂亚不舍的又抱了抱小孩，“唔！好乖的小孩哦！我们先去找你妈妈了，再见啦！”说完又亲了小孩一下，小兰迪斯身边便出现了一道光圈，将他包围住。

凯伦诺特想到玛茜竟被忘恩负义的村民处以私刑，气愤又涌上心头。

“你们这些下界无知的人群，无法分辨真神与假神，我们并不加以怪罪。但是你们竟然听从谗言，欲加害我等神族，真是罪大恶极！今天便要你们见识神罚的威力！”

三位女武神消失在天空中，但乌云立刻密布，闪电漫天落下，毫不留情的打在村镇上，村民们哀嚎的哀嚎，逃跑的逃跑，到处都是被雷击中而起火的木屋，仿佛世界末日般的一片混乱。

在这火雷交加的乱况中，只有小兰迪斯被光圈包围住，安然无恙的飘在半空中，直到雷声停止，乌云散去，所有的人都跑得一千二净的时候，才慢慢的飘落到柴堆上。

“这……这究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匆匆赶回家来的巴特，不敢相信只是短短的一个早上，村镇却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他丢下了行李，疯狂的在断垣壁之中找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玛茜！兰迪斯！玛茜！玛茜……”巴特一边疯狂的找寻，一边痛苦的嘶喊：“玛茜，你在哪里呀……玛茜……”

巴特感觉自己心痛如绞，肝肠寸断，但任他怎么翻找，依然找不到玛茜的一丝半毫，就在他几乎要陷入完全绝望的痛苦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啊……兰迪斯，是兰迪斯的哭声！”他急忙循声找去，终于发现了在柴堆之中，被光圈所包围的兰迪斯。

“太好了！兰迪斯，你没有事！太好了！”巴特抱着婴孩狂喜不已，“这光圈……，一定是神拯救了你！那……你的母亲在哪里呢？玛茜……我还能再见到你吗？你究竟在哪里呢？”

巴特痛苦的望着天空，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般。世界是这么的大，该到那里找回自己心爱的妻子？

过了许久，巴特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对怀中的兰迪斯说：“走吧！兰迪斯，我们一起等妈妈回来！”

时间很快的过去，巴特在重新修复的木屋中，一边尽力的抚养教导着兰迪斯，一边耐心的等待玛茜。他一直认为，总有一天，玛茜会和消失那天一样，出现在门口的阳光下，但十四年很快的过去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这一天，兰迪斯起床后，发现一向比他更早起床的父亲，竟然还躺在床上。

他连忙过去：“父亲，您怎么了？不舒服吗？”

床上的巴特只是微笑的看着和玛茜一样有着蓝色眼睛的兰迪斯。

“怎么了？父亲，我有哪里不对吗？”

“不，我只是在想，时间过的真的很快……”

屋外的阳光温柔的洒落，弥漫着属于早晨的祥和与宁静，只有轻风与树叶共舞，交织出一阵阵自然的乐章。巴特望着窗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孩子，记得你母亲的样子吗？”

“当然记得，虽然只是画像而已。”兰迪斯忍不住流露出一丝遗憾。

“别担心，孩子。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和你的母亲再见面的。到时候，替我好好的照顾她吧！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这是当然的。咦？！……父亲，为何要这么说呢？”兰迪斯突然惊查出父亲的语气不对，他连忙惊慌的握紧了父亲的手，“您究竟怎么了？请振作一点。”

“傻孩子，你已经能够自立了，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巴特拍了拍兰迪斯的肩膀，“不要忘了，你是神之子，你拥有众神的庇护。但千万别辱没了你母亲女武神的威名，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呀！兰迪斯。”

“是的，父亲。我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嗯！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突然一阵强劲的风，将木门吹了开来。

“啊！玛茜！是你！我终于等到你了！玛茜……”巴特突然发出了兴奋的语调，兰迪斯连忙朝门外看去，只见几片树叶随风卷进门内，却没有半个人影。兰迪斯正感奇怪时，发现父亲的手正在无力的缓缓滑落。

“啊……啊！不！父亲，请您振作一点呀！父亲……”兰迪斯突然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但任凭他如何的嘶喊，脸上带着满足笑容的巴特，却再也没有回答他任何一句话。年轻的兰迪斯终于忍不住抱着父亲痛哭起来。

就在兰迪斯哭泣时，三位女武神站在木屋外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哼！艾芙罗拉，你太多事了！”凯伦诺特冷冷的说。

“唉，凯伦诺特，你难道还看不出他的善良与真诚吗？虽然玛茜是因他而放弃了神的身份，但他却愿以宝贵的生命互换，你不认为他的勇气和忠诚十分难得吗？”艾芙罗拉哀伤的叹了一口气。“玛茜从十四年前就下落不明，你认为谁才是最痛苦的人呢？仅仅是一年的相守，他却必须抱着莫大的思念痛楚渡过剩下的十四年呀！”

“这是他应得的惩罚！”凯伦诺特的语调依然冰冷。

“那也该惩罚够了吧！十四年的忠诚难道不够资格换得一个希望的实现吗？更何况只是一个临死前的幻影。凯伦诺特，究竟是什么样的怨恨与厌恶，让你失去了身为神应有的慈悲呢？”

“……好吧！至于兰迪斯的话，必须等到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时，才有资格得到神的帮助，否则，即使他拥有神的血统，依然只是一个平庸的人类而已！”

第二章 命运的开端

（一）双雄之会

“哇呀，今天的天气真是非常不错呢！”推开木门走出屋外的兰迪斯，用力的伸了一个懒腰。

“下了几天雨了，在家窝得筋骨都快生锈了！出去走走好了，会有什么奇遇也说不定！”

心念至此，当下兰迪斯立刻手脚俐落的整理一番。正要出门之时，他

一眼瞥见了父亲送给他的短剑。

“带着好了！搞不好会遇上什么野兽出来觅食呢！”

精神奕奕的兰迪斯一面朝森林深处走去，一面挥舞着手中的短剑。虽然嘴上说是为了防身，其实年轻气盛的兰迪斯更希望能有一些小小的刺激可寻，藉以充实自己安定但却平淡的日子。

“咦？那是……”一丛似曾相识的紫色药草吸引了兰迪斯的目光，他走上前仔细一看。

“这不是父亲说过，使得他遇见母亲，又为母亲疗伤的药草吗？”兰迪斯想起父亲对他讲述这段往事时，脸上洋溢的幸福神情，他决定将药草摘下来带到父亲的墓前。

“送这个给父亲，他应该会很高兴吧！”兰迪斯一面想着，一面小心的摘取，放入怀中，就在此时，背后不远处传来一阵响声。

“嘿！不会跟父亲一样，遇见了天上掉下来的漂亮女孩子吧！”兰迪斯一边半开玩笑的这样想，一边朝声音发出来的小路走去。

一个持剑的中年武士，朝兰迪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虽然身上满布着伤痕，神情也显得疲惫不堪，但眼中却充满了坚毅与果决，散发出一股属于王者的高贵与魄力。

武士用剑支撑着走到了兰迪斯的面前时，却支持不住的倒了下来。

“喂！你怎么了？……糟糕！他好像中毒昏迷了！”兰迪斯取出了怀中的药草，“虽然是男的，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喂喂！你醒一醒啊！”

兰迪斯用力的拍了武士的脸颊，武士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喂，我这里有药草，可以暂时疗伤提神，你振作一点，来……”兰迪斯照着父亲教的，将药草放在手中揉碎，“先吃了它，支撑一下，我现在马上带你回家疗伤解毒！”

武士一手接过了兰迪斯手中的药草，一手指向兰迪斯的身后：“……小心……”

“什么？你说什么？！……”兰迪斯顺着武士手指的方向看去，小路的另一头出现了一群带着面具的武士。

“小子！这家伙是我们要的人，赶快把他交给我们！”看来为首的武士，恶声霸气朝兰迪斯叫喊。

兰迪斯站起身，挡在中年武士面前，“不行！这个人身上已经中毒了！再不治疗就会死的！”

“呵呵……哈……哈……”所有的野蛮武士全都嘲讽的大笑起来，“这小子看不出来还挺良心的嘛！好！我就一起把你们干掉，省得你泄露消息！”

“哼，要我死吗？恐怕还不到时候呢！”受伤的中年武士勉力的站起身来，拿起了身边的剑，做势想要迎击敌人。

“喂！不行啊！你身上中了剧毒，现在只是暂时疗伤而已，如果乱动的话，毒性会加速发作的！”兰迪斯吓了一跳，不由得立刻出声警告他。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兰迪斯。”

“兰迪斯！？很好，这意指智慧与勇气的结合吧！我相信为你命名的人，同样也如此的对你寄予厚望吧！”中年武士如同鹰一般的眼直视着前方逐渐逼近的敌人，“你可知道武士是不能怕死的！想当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什么大风大浪没闯过！这点区区小毒小伤，算得了什么？看清楚，兰迪斯！你

的敌人就在眼前，快拿出你的武器来！”

“这……我……”虽然兰迪斯忍不住被这位中年武士的气魄所折服，但从小在深山中长大，除了凭着敏捷的身手，制服过几只野兽之外，不曾有过如此惊心动魄大规模对战经验，这使得兰迪斯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哈哈，索尔！你的死期到了！这个胆小鬼救不了你的！纳命来吧！”敌人嚣张的叫喊声惊醒了犹豫的兰迪斯，他看见中年武士虽然身负重伤被敌人包围，但却仍然持剑奋力抵抗的英勇姿态，突然感到体内的一股热血沸腾了起来。他拔出了短剑，朝着敌人冲去，冷不防的对其中一个野蛮武士背后狠狠地刺了一剑。

鲜血立刻如同泉水一般喷了出来，被刺中的敌人不敢相信的回过头来看看着这个方才还被取笑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偷袭自己的家伙。一声凄厉的怪叫嘶吼，他举起手中的巨剑朝着兰迪斯斜劈过来。

兰迪斯迅速地一矮身，敏捷的躲过了敌人猛力的回击，再快速的冲到了敌人的面前，朝着敌人的咽喉用力的划了一剑。敌人哀嚎了一声，便丢下了巨剑，双手掩住不断冒血的颈子，砰地一声倒了下去。

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的表现，让敌人们登时全傻了眼，连索尔也不禁呆了一呆。

“来吧！刚才是谁说我是胆小鬼的？”话才一说完，兰迪斯又立刻趁着敌人惊呆的时刻，再度给了离自己最近的敌人致命的一击。

为首的野蛮武士才像是突然惊醒过来似的大吼：“把这个臭小子一并给我杀掉！快点给我杀掉他！”

才刚吼完，下令的野蛮武士却感到胸前一阵刺骨的疼痛，他低头看见了索尔的剑正插在自己的胸口，耳边还传来了索尔的声音：“轻敌和分心，你犯了战斗时的大忌，受死吧！”

就在索尔把剑用力的拔出来之时，野蛮武士的身体也朝着相反的方向倒了下去。

顿时失去了领导者的武士群，立刻变得杂乱无章，不知所措。

索尔一边趁此机会突围反击，一边注意着兰迪斯这个初次见面的小伙子，他对于兰迪斯瞬间爆发出来冷静凌厉的气势与敏捷矫健的反应，而感到十分的讶异与敬佩。

索尔与兰迪斯极有默契的配合之下，成群的敌人终于也死伤殆尽，浑身溅满了鲜血的兰迪斯，眼中的杀气总算逐渐平息下来。

“看见没有？这就是武士的精神，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办……不……不到……”说完了这句话，抵挡不住剧毒侵袭的索尔，终至体力耗尽的再度昏迷。

“唉呀！不行，实在太勉强了，我得赶快带他回家解毒！”将短剑插回腰际，兰迪斯使出最后的力气将索尔扶了起来。

“哇，还真重，毕竟武士的体格就是不一样，都三十好几的人还这么壮硕……哈哈……”兰迪斯一边用力的扛着索尔，一边苦中作乐的想：“爸爸，你的运气真是比我好太多了呢！”

就在此时，罗特帝亚王宫内的侍卫与宫女正上上下下乱成一团。

“亚雷斯大臣，属下该死，宫里到处都找不到国王的踪影！”一个满头大汗的侍卫，惶惶不安的禀报。“国王可能已离宫两三天了，要不要派人出宫去追？”

步入中年的亚雷斯，依然不减当年的豪气，反而多了一股年轻时所没有的成熟睿智，但索尔这一招骤然出走，也真的着实令他不知所措，他忧虑的叹了一口气：“唉，也只有如此了！什么时候不选，偏偏选在这个多事之秋……”

“哈哈……”想到王宫里的人现在一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躺在床上的索尔忍不住笑起来，“现在王宫里的人一定急的手忙脚乱，哈哈……”

“你也真是奇怪，好好的国王不做，偏偏要出来流浪。”兰迪斯一边包扎着自己手上的伤口，一边看着这个眼前这个个性难以理解的国王。“结果不但被人暗算，还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居然还能笑得这么开心？你真是一个怪人！”

“唉，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名誉和地位之后，什么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什么规矩、法度的，弄得生活里乱七八糟。虽然我贵为罗特帝亚的国王，但是在我的心里，却宁可希望回到像年轻时那种一天到晚餐风露宿，到处冒险的生活，也比在王宫中锦衣玉食，还来的高兴……唉，或许等你再长大一点，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了。”

“听你的话里头，你当了国王之后，好像不是很开心似的？”

“哈哈！或许是吧！好了，我们暂且不谈这个。”索尔收起笑容，正经的打量着兰迪斯，“说真的，兰迪斯，你的父亲既然已经去世了，依我看，你守着这座空屋过一辈子也不是办法，我看你练武的资质极佳，面对敌人既冷静又不害怕，真的是块当武士的料子。如果一辈子埋在深山里，与草木同朽，实在是浪费了你的天赋。不如和我一起离开这里，我把我一生的经验传授给你，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武士，如何？”

真正的武士？！兰迪斯突然觉得这语气似乎很熟悉，他望着躺在床上的索尔，模糊中竟然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脑中回想起父亲临终前的一幕。

“不要忘了……你是神之子……千万别辱没你母亲……女武神的威名……兰迪斯……”

见兰迪斯没有答腔，以为他在犹豫不决的索尔，继续的想办法说服他。

“再说，你说你父亲曾告诉你，你从小和你母亲因一场意外而失散。如果你的母亲尚在人间，你难道不想见见你世上唯一的亲人吗？”

是啊……母亲。这个对自己来说仿佛不存在，却又确实存在的亲人。这个既是尊贵的女武神，又同时是父亲心爱女人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使得她愿意放弃了神的身分，和身为平凡人类的父亲结合；又是怎样的浩劫，使得她不得不抛下了出生未久的孩子与深爱她的丈夫，至今毫无音讯。

这许许多多潜藏在兰迪斯心中的疑问，的确必须找到母亲才能有所答案。

“你何不趁此机会出去寻找？也许真能找到些线索，因而和母亲团聚也说不定，是不是？兰迪斯，兰迪斯？……”

“啊……是的，父亲去世前一直不停地念着母亲的名字。我的确不应该忘记我要找回自己的母亲。”兰迪斯终于从思绪中回过神来，“我决定了，我跟你离开这里！”

索尔高兴地拍了拍兰迪斯的肩膀，“很好，就是这样果决才像一个武

士。兰迪斯，你已经是一个武士了！”

索尔的一举一动，一直使得兰迪斯不由得想起了从小相依为命的父亲。兰迪斯忍不住站起身，朝屋外走去。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兰迪斯。”

“没什么，我只是想要向父亲道别。”

兰迪斯来到了木屋外不远的小山坡上，将怀中剩下的紫色药草拿出来，再挖了个小洞，将它小心的埋进洞里。

“亲爱的父亲，我终于决定要去找寻母亲了。虽然我将母亲的画像和你放在一起，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更应该将母亲带回来见见你，虽然……虽然你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到她，并且带她回家和你在一起的！”

发了好一会儿呆的兰迪斯，终于举步回到木屋中。他发现索尔已经站起身来，且手中还握着剑。

“兰迪斯，我们恐怕无法在这里安稳过夜了。方才有人在屋外偷窥，一定是敌人来探查的，我们最好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伤……”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只要毒已经解了，就难不倒我索尔了！为了保险起见，你就将你父亲留下来的草药带着吧！你父亲不愧是医生，我觉得都好得差不多了！”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快点离开这里！不休息的话，我可没有力气再打一场！”

趁着月色匆匆赶路的两人，来到了森林深处。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吧！如果来到这里他们还能找到的话，那我也认了。”索尔一边自我解嘲的说，一边动手找了一些树枝，生起了营火。

“哇，你虽然是个国王，但懂得不少嘛！”

“这没什么！以前年轻时常做的，为了自己本身的安全。”找了块比较平坦的草地，索尔躺了下来。

“早点休息吧！兰迪斯。”

“嗯。”兰迪斯虽然也跟着躺了下来，但由于思绪有些复杂，却迟迟无法入睡。突然，一阵若有似无的歌声，传进了兰迪斯耳中。

好熟悉的感觉……兰迪斯不由得站起身，朝着歌声的来源走去。

来到了森林外的一片空地，兰迪斯发现眼前一阵柔和的亮光，亮光之中漂浮着一位扎着长发辫的少女。

“孩子，好久不见了……”

“你……你是谁？我以前见过你吗？”

“你大概不记得了，唉！这么多年了，你终于要出发寻找你的母亲了吗？”

“是的，你怎么会知道的？”

“唉，傻孩子，你忘了？我是女武神呀！”丝卡蒂亚看着十八年前尚在自己怀抱中过，如今却长成一个俊俏少年的兰迪斯，才真正感觉到“时间”对人类的重要。

“啊……”兰迪斯这才想起父亲曾说过，母亲拥有三位武神姊妹的事。“那么，你一定知道我母亲的下落了？！”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母亲的下落……”

原本喜出望外的兰迪斯如同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失望的低下头。

“不要伤心，虽然我不知道你母亲的下落，但是我可以看见，你和你母亲的命运之线，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你不放弃希望，这条命运之线会指引你，让你见到你母亲。”

“真的？！”

“是的，孩子，你的母亲玛茜是我们的姊妹，因此你身上同样也流着神族血液，是神族的一份子。记住身为神族的荣誉与骄傲，神将永远与你同在。”

丝卡蒂亚手上出现了一团亮光，“兰迪斯，将眼睛闭上。这是你的守护之神——火神送给你的礼物。来，倾听那声音……让生命之风唤醒在躯壳中沉睡的灵魂……”

闭上眼睛的兰迪斯，觉得那阵阵的歌声令他感到熟悉与温暖。一幕幕似曾相识的影像，在兰迪斯的脑海中慢慢的浮现：他看见了将自己抱在怀中，笑容温柔的母亲；他看见了将他放在火中，为他衷心祈福的母亲；他甚至看见了被村民绑在火柱，神情哀伤的母亲；接着，就是看见强忍着失去妻子痛苦的父亲，将他一手带大的情形，一直到父亲去世。

兰迪斯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是局外人似地将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记忆浏览了一遍。

就在兰迪斯思绪极端复杂之时，丝卡蒂亚轻轻一挥手，一道亮光便落在了兰迪斯的头上。兰迪斯感到全身一阵难以言喻的舒畅，他不由得睁开了眼睛。

“好了……你现在有施展火魔法的能力了，我的任务也达成了。”丝卡蒂亚逐渐消失在光芒之中，“孩子，再见了……”

望着丝卡蒂亚消失在半空中，兰迪斯有些不敢相信。“真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会施展火魔法了吗？……试试看！”

兰迪斯闭上眼睛，默念着脑海中浮现的咒语，突然感觉身体一阵的灼热，他立刻睁开眼睛，发现衣服上竟然着了火！

“哇！我的天啊！烫……烫……烫死了！”兰迪斯吓了一跳，急忙又拍又打滚的，弄得一身狼狈，好不容易才把身上的火熄灭。

“唉！看来，我还是得多练练才行！”

（二）恶魔之窟

“这……我们一定要进这里吗？”兰迪斯望着酒店招牌，有些犹豫，“我不会喝酒。”

“哎呀，你这傻小子，又没人叫你喝酒。”索尔被兰迪斯的老实弄得有些啼笑皆非，“我们是来休息的，看你那身狼狈样，总该洗个澡吧！更何况，出入酒店的人多，也比较容易获得一些消息。”

“唔……好吧！”

进入了酒店，一位打扮时髦，看来是老板娘的女人前来招呼：“啊，两位英俊的武士，请随便坐。要来杯酒吗？这位小兄弟。”

“不……不用了！我只要住宿，休息休息就行了！”兰迪斯连忙拒绝。

“这样啊……嘻嘻！你还算挺镇定的嘛！不像刚才来的一个小僧侣，我一这么问他，竟然吓得拔腿就跑，呵呵呵……”老板娘眯起眼睛笑得好开心，“走吧！我带你们到休息的房间去！”

到了休息的房间，兰迪斯才刚松了一口气，却看见索尔略带忧虑的神色走进来。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嗯……刚才老板娘无意中透露出，那位小僧侣朝恶魔之窟去了！”

“恶魔之窟？”

“嗯！这恶魔之窟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里面有不少凶恶的怪兽，这小僧侣恐怕要遭毒手了！”

“啊！这样的话，我们要赶快去帮他！”

“没错！越快越好！”

两人穿过了森林，来到了恶魔之窟附近。果然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僧侣，探头探脑的进入了恶魔之窟。

“啊！他在那里，快去阻止他！”索尔和兰迪斯立刻冲过了吊桥，才刚进入恶魔之窟，就听见了小僧侣的求救声。

“哇，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进来打扰你们的！放过我吧！救……救命呀！”正在求救的小僧侣，看见了站在洞口的索尔及兰迪斯，连忙高声呼救，“啊！太好了！有救兵来了！高贵的武士们，救救我吧！愿神为你们祝福！”

“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难道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兰迪斯看着包围小僧侣的一大群蛇女，不禁为小僧侣的安危担起心来。

“我……我不知道呀！我只是一个出来修业的僧侣，为了省点住旅馆的钱，想找个洞窟睡觉。见到这里有个洞窟就进来了，谁知……谁知道……哇哇哇…不要碰我……救命啊！救命啊！”小僧侣看着一大群朝自己逼近的蛇女，张牙吐信的恐怖模样，吓得差点没哭出来。

看着这一幕的索尔，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唉，索尔兄，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快点帮忙救救他吧！”兰迪斯拔出了随身的短剑，“你别慌张，等我过来救你！”

虽然蛇女们的体型不大，但由于下半身是蛇，因此动作十分的灵活。一个不慎，兰迪斯便被扫中了腿，摔倒在小僧侣旁边，伤口登时血流如注。

“啊，这位武士，你不要紧吧！”小僧侣急忙念动咒语，再将手覆在兰迪斯的伤口上，一阵闪光之后，兰迪斯感觉伤口有一股舒适的冰凉。再低头一看，伤口已经逐渐愈合，血也止住了。

“我……我不懂得攻击技巧，只懂一点治疗和恢复体力法术，我……”

“这就够了！”兰迪斯见伤口复原，立刻又跳起来加以反击。

就在三人巧妙的配合之下，大批的蛇女终于感到不敌而逃进了洞窟深处，索尔立刻拉着疲累的兰迪斯与吓呆的小僧侣逃出了洞窟，躲进了森林里。

“好了！暂时应该不会有危险了！”索尔坐下来，松了口气。

“真……真是感谢你们，高贵的武士，我……我的名字叫尤利安，愿神……为你们祝福！”小僧侣一边说，一边发抖。

“你没事吧！尤利安，看你一脸惊魂未定的样子。”瞧他的样子，兰迪斯觉得的确有一点好笑。

“别紧张了，尤利安，其实你的本领不错嘛！只是，以后睡觉可别再找这种奇怪的地方了。”

“啊，哈哈，我再也不敢了。”

“好了，没事了。”兰迪斯像对弟弟般的拍拍他的肩，“我们送你回镇上去吧！”

“这个……”尤利安有些犹豫的望着索尔和兰迪斯。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大叔，看你们本领这么高强，请问……我能有幸和你们结伴同

行吗？”看见索尔和兰迪斯对望一眼，尤利安着急起来，“我……我只要跟着你们就好，因为我尚在修业中，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在战斗时，我可以帮你们补充体力。我没有奇怪的嗜好，睡觉不会打鼾，吃的东西也不多……”

“好！好！好！不要在我耳边说那么多话，……跟我老婆一样嘀咕不休的。尤利安，我答应让你加入！”索尔不耐烦的挖挖耳朵，抗议他的连番聒噪。

“真的！？谢谢你！大叔。”

“还有，别大叔长大叔短的，叫我索尔，叫大哥也行！”

“太好了！尤利安，我叫兰迪斯，我们以后就是伙伴了！”

“是啊！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走吧！趁着天没黑之前赶回镇上，”索尔开心的搭着兰迪斯和尤利安的肩，“今晚可要好好地庆祝一番，哈哈……”

（三）石巨神的封印

“喂喂！两位小兄弟，别睡了……”索尔神情愉快的将在床上的兰迪斯和尤利安一把拉起，“刚才我又听老板娘说，这附近有一座什么石巨神的遗迹，我们快去瞧瞧吧！”

“唉唷，我的天啊！你真是天生的探险命啊！”兰迪斯砰的一下又躺回床上。

“是啊！大叔，你还真是精力旺盛，庆祝了一晚上，觉都没睡多久，你怎么比我们还有精神啊！”尤利安说完也和兰迪斯一样躺回床上。

“喂喂，你们这样算什么年轻人呀。喂！”见两人没有答腔，索尔又故意提高了声音，“不去是吧！那宝藏可要给别人先发现啦！”

“宝藏！？”两人同时弹跳起来，异口同声的说：“我们走吧！”

三人顺着镇民的指示来到了废墟，正想进入时，却发现却远远的发现一名神情凛然的骑士，正与一个穿着深色斗篷的魔道士对峙着。

索尔立刻按住兰迪斯及尤利安，“等一等！先听听他们说什么！”

远远传来骑士洪亮的声音：“你不要以为跑到这遗迹里，我就会放过你。我亚克跟踪你两年了，这两年来你不断的在各地兴风作浪，煽动善良的农民反叛领主，抢劫路过的商人，还到处宣扬邪恶的思想。今天我一定要逮捕你，让你尝尝坐监牢的滋味！”

魔道士的声音听来十分的刺耳险恶：“嘿嘿嘿！少不经事的小毛头！你以为仗着你那点功夫，就可以任意摆布我了吗？你死缠了我两年，坏了我不少大事，今天刚好让你落在我手里，嘿嘿嘿！教你见识见识这魔法阵的厉害！”

一串咒语声传来，只见尤利安眉头一皱的靠近了几步，再神色紧张跑回来。

“糟了！糟了！这魔道士念的是解除强力禁制咒语的反咒语，看来他是想解放这里所有的石巨神，真是太乱来了！”

“要怎么样才能阻止它们？”

“只好在魔道士念完咒语之前将他打倒，只要咒语未完成，禁制便不会解开！”

“好！我们冲上去！”兰迪斯一马当先的朝魔道士冲去，尤利安也紧随在后。

但身后却传来索尔紧张的叫喊：“喂！你们两个！慢着！”

兰迪斯即时醒悟的回头，却发现敌方的大批援军早已出现在身后，将

他和尤利安与索尔分开成两边。

“唉！唉！中了敌人的埋伏了！”索尔倒不是担心落单的自己，而是那两个没多少实战经验的小伙子，“喂，我顾不了你们两个了，好好配合，千万不要分开太远呀！”

望着独自被包围的索尔，兰迪斯气得有些咬牙切齿，“混帐！竟然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我饶不了你们！”

听到了打斗声的魔导师，先是一惊：“哦？有人来支援你了？”抬演细看之后，又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嘿嘿！来者不过只有三人而已，能起什么作用呢？哈哈！”

叫做亚克的年轻骑士，心中大感奇怪：“我一向自己行动，这三人会是谁呢？”他立刻前往打斗声的来源点，发现未曾谋面的年轻武士和僧侣正被凶恶的狼人所包围。

“你们……”亚克正要询问，兰迪斯却先大声开口：“喂，你还好吧！我叫兰迪斯，他是尤利安，我们是来帮你的，这里就先交给我们，你先去把那位混蛋魔法师撂倒，别让他把咒语完成，不然……就麻烦大了！”

这……不认识的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援助他，这可是亚克从没遇见过的。

他先是呆了一下，接着立刻持矛朝念咒的魔法师冲去。

“嘿嘿，呆子！看看你的身后吧！”突然一阵阵轰隆巨响，伴随着巨大的震动，从废墟深处传来。此时的兰迪斯和尤利安也杀出了重围，冲到了亚克的身边。

看着出现在废墟门口的敌人，三人同时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

“真的！？真的是石巨神！？”

“这么大，太夸张了！”

“天啊！我们来不及了吗？”

三人盯着眼前这个足足有自己两倍高，浑身上下全是刚硬石头的“石巨神”，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下手攻击时，突然“咚！咚！咚！”的各被敲了一下脑袋。索尔气急败坏的说：“你们三个毛头小伙子，还在发什么呆！再发呆就真的玩完了！”

“可是，大叔，这要从何打起呀！”尤利安话才刚说完，石巨神突然巨拳一挥，眼尖的索尔立刻将全部的人推倒。

“哎呀！所以我说你们没什么实战经验！”索尔一边拉着三人左闪右躲，一边小声的对三人说：“看见那个魔导师没？他一直都在念动咒语，那表示咒语还没完成。所以……”

“我懂了！”聪明的兰迪斯立刻会意过来，逮住了石巨神动作缓慢的攻击空档，他持剑敏捷的朝魔导师奔去。

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除了魔法之外，抵抗防御的力量实在低的出乎兰迪斯的预料。

一声尖锐的凄厉哀嚎之后，石巨神果然停止了动作，兰迪斯这才拔出了插在魔法师心窝上的短剑。

“哈哈！你们杀了我……也没有用……黑暗之力终究要……支配这个大陆……我在地狱……等你们！哈哈！”垂死的魔法师说完这些话，躺在地上抽搐了一阵，便不再动了。

年轻的骑士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叫亚克，是卡莱亚的见习骑士。谢谢

你们的帮忙，呼！花了两年的功夫，终于将这个巨泉除去了！”

兰迪斯擦了下剑上的血迹，“哪里，别客气，只要你没有事就好了！尤利安，索尔，我们走吧！”

就在三人转身离开几步，若有所思的亚克出声叫住了他们，“慢...慢着！请等一下！”

“年轻人，你还有什么事吗？”索尔回过头看亚克，心里已经猜出八成他的意图。

“我看你们都很强，又很有正义感，帮助我这个陌生人，也不希望有回报。”亚克言语充满了诚意，“我很喜欢你们的队伍，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去旅行磨练吗？”

前来找宝藏的兰迪斯和尤利安，早就忘了宝藏一回事。而亚克这番要求，也正中他们下怀，因此两人又立刻异口同声的说：“欢迎之至！亚克！”

索尔更是开心的笑了起来：“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生力军了！哈哈！”

第三章 变调的罗特帝亚

（一）谜样之女

“啊，索尔陛下，您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修习旅程呀！难怪您对马拉大陆一点都不陌生。”虽然多日来已经和大家混熟了，但亚克依然坚持对索尔的身分保持尊敬。

“那只是当时一开始误以为悠妮是来自于马拉大陆，后来又误打误撞的跑遍了许多地方.....”

“悠妮？悠妮是谁？”兰迪斯三个人同时停下了脚步，以充满兴趣的眼光望着索尔。

“这.....她.....我.....哎呀，这说来话长，你们这几个毛头小子这么好奇做什么？”面对这样询问的目光，索尔也不禁脸红起来。

兰迪斯突然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然后朝索尔暧昧的一笑：“哦，我知道了，是你年轻时的心上人，对不对？”

又窘又急的索尔正试图找些什么话来分辩时，突然目光一瞥，发现前方不远的一座悬崖上，竟然有个人背对着崖边站立，且像是受到些什么威胁似的一步步向后退。

“糟了！危险.....”索尔神色紧张地冲向前去，三人顺着索尔的视线方向看去，刚好看见了一个失足坠下悬崖的身影。

大惊失色的一行人连忙奔向了身影摔落的地点，只见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年轻女孩，吃力的从草丛中站了起来，细致而秀丽的脸庞却因惊吓过度而显得极为苍白。

索尔抬头一望，明白是女孩身旁的大树阻缓了她下降速度，再落于柔软的草丛中，因此只是甚为幸运的受了一些擦伤而已。

女孩像是想求救似的，朝着索尔一行人挣扎的走了几步，兰迪斯急忙

上前扶住她：“这位小姐，你没事吧？……”

女孩朝兰迪斯露出了感激的笑容，但又立刻痛得皱起眉头。

“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你好像伤得不轻呢！我们护送你回家，好不好？”

“我叫法莲娜，家……家……”女孩的美丽眼中突然有着一股不易察觉的犹豫闪过，“家……啊，我的头好痛，我记不起来了！”

尤利安看着女孩渗血的额头，“会不会是从山上跌下来，撞伤了头部？”

在一旁的索尔搔搔头，喃喃自语：“啊！不会吧！怎么又是这样？……”

尤利安奇怪的回头望着索尔：“大叔，你说什么？”

索尔这才发现自己的失态，连忙摇手否认。“啊！？没有！没有！我没说什么！”

“唉！这就麻烦了！但是我们总不能就把她放在这里不管……”望着法莲娜柔弱无助的样子，兰迪斯感到非常的不忍心。

看着眼前的法莲娜及兰迪斯，简直是当年自己与悠妮的翻版，索尔感觉自己的心里一阵紧缩的疼痛。

他不由得想起过去曾经有一阵子，他因为失去了悠妮，与被迫接下了国王之位而感到意兴消沉，难以振作，对国事的处理也是漫不经心，因而引起王宫上下与国家人民对他的不满与怀疑。

直到有一天，当索尔来到仓库中想看看盖亚，藉以想念悠妮时，发现盖亚竟然不见了！

索尔立刻大发雷霆，正要下令士兵出动寻找之时，亚雷斯制止了他。

“陛下不用找了！盖亚已经送给亚克斯王国了。”

“什么！”索尔一听之下更是怒不可遏，“谁？谁敢没经我的允许，擅自做这种决定！？”

亚雷斯沉默了一会儿。“是我。”

“是你！？为什么？亚雷斯，你明知道那是悠妮留下来唯一的纪念品……”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这么做。”

“为什么？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索尔由怒转哀，“难道连你也不了解我吗？”

“如果你还当我是好朋友，就听听我的劝告罢！”亚雷斯神情严肃的看着索尔，“这不是你，索尔。”

“亚雷斯……”

“你忘记了雷特王对你的期望，忘记了所有关心你的朋友对你的期望，更忘记了全国臣民对你的期望。当你被尊称一声国王陛下的时候，你自认你自己真的对的起这个称号吗？”

“我本来就不想……”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接掌罗特帝亚一事感到无奈，但每个人本来就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与责任，既然没法去加以改变，为什么不尽力去做好呢？更何况你不是没有这份能力呀！”

“……”

“从马拉大陆回来之后，你的心情不佳，我明白。但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克制的人，但是你却……让我们觉得很失望。”

亚雷斯停顿了一下，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你以为悠妮是为了什么而离开我们？她是为了她该负的责任呀！我相信她当时下这个决定绝对比任何一个人难受，因为她是必须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去奋斗，但是现在的你，你对得起你自己该负的责任吗？你对得起悠妮吗？索……尔……陛……下……”

亚雷斯激昂却赤诚的一番话，每一个字都像是利剑一样刺中了索尔的心，他终于醒悟。

自此之后的索尔，认真的职掌罗特帝亚，充份发挥了他天赋优异的领导能力，使得罗特帝亚日益的强盛壮大。

雷特王更作主让索尔娶了一直对索尔十分关心的亚克斯王国公主希莉亚为妻，使得索尔的威望更加的如日中天。

但索尔的内心却是孤独的。

其实他知道自己一直渴望回到当初和许多伙伴一同冒险犯难的日子，那种充满危险，却自由的生活。但他一直刻意的想要忘掉悠妮，想要断绝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再遇见她的渺小希望。

但如今看到眼前的兰迪斯与法莲娜，他才知道他一直在骗自己，因为悠妮的一颦一笑，早已深刻的烙印索尔的脑海之中，无法抹灭了。

“找到了！就在这里！”一下暴喝声惊醒了沉思中的索尔，发现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大群的卫兵，将他们团团包围。

兰迪斯感觉对方来意似乎不善，“你们是谁？想要做什么？”

一个领头模样的骑兵对兰迪斯从头到脚瞄了一眼，以极其不屑的口吻说：“你们又是谁？凭什么管我们的闲事？快把那位小姐交出来！”

虽然对他们的态度极为反感，但兰迪斯还是压下怒气，低声询问怀中隐约在发着抖的女孩：“法莲娜！你认得他们吗？”

“我……我不记得了……”法莲娜像是心虚般的低低的说：“可是……可是我不要跟他们走！”

“这位小姐不想跟你们走，你们听见了没有？”兰迪斯心里莫名的冒了火，“听见了的话，就快点儿滚吧！”

“哼！小子！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敢不交出那位小姐，小心赔上你自己的小命！”

嫉恶如仇的亚克听了更加火冒三丈，他立刻挡在法莲娜前面：“我看你们大概也不是什么善类，想要强掳无辜的女孩子？有我亚克在，就由不得你们如此嚣张！”

“你……会把我交给他们吗？”法莲娜朝着兰迪斯幽幽的问。

看到法莲娜楚楚可怜的模样，除了对她产生的好感不说，兰迪斯也不能容许对方如此嚣张高傲的态度。

“你放心！法莲娜，只要我们在这里，他们谁也动不了你一根寒毛！”

双方终于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兰迪斯、尤利安及亚克多天来在索尔的指导之下，反应及攻击力也大为进步，因此不相上下。

突然敌方骑士抓住一个空档，拿起骑枪猛然从兰迪斯背后射去，其势之快与狠，连索尔都鞭长莫及，眼看兰迪斯就要挨上那足以致命的攻击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碎冰雹，将这只要命的骑枪震偏，结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恰好射中了正在围击兰迪斯的卫兵。

“法莲娜！你会魔法呀？！”兰迪斯先是错愕，然后又立刻释然一笑：“谢谢你救了我，法莲娜。你有伤，别太勉强喔！”

原本似有惧意的法莲娜听了，这才微笑着点了点头。但是法莲娜这一下，却引起了索尔的关注。

他一面还击，一面观察着这个来历有些古怪的女孩。起先他见到法莲娜在崖上的身影时，就怀疑她应该是被某些人威逼，而不慎落崖的，加上现在战斗时，他发现对方都有机会攻击她，却都故意收手，而现在更知道法莲娜有着足以攻击对方的力量，但却也不愿攻击。

索尔下意识觉得有些问题。除了刚才那一下骑兵的偷袭以外，索尔对于这些敌人根本不太放在眼里，因为在和兰迪斯在一起的日子里，他惊讶的发现潜藏在兰迪斯体内惊人的爆发力与攻击本能，即使是敌人再多再强，兰迪斯也是遇强则强，一次比一次进步神速，索尔很庆幸当初将他带出来历练，否则真会平白浪费了一个资质极佳的好人才。

而尤利安与亚克更是对兰迪斯优异的领悟力及敏捷的反应极为吃惊与佩服。

但是除了兰迪斯自己及死去的父亲以外，没有人知道兰迪斯具有神的血统，而且是武神的血统，否则，他们也不会如此讶异。

兰迪斯刻意的隐瞒了自己的身世，除了不希望其他人另眼相看之外，兰迪斯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多少还抱持着一份怀疑。

好不容易解决了这批以多欺少的士兵，兰迪斯、尤利安与亚克才精疲力竭的坐在草地上休息。

“谢谢你们……”

“我看你丧失的记忆一时也恢复不了，但我们也不能把你放在这里不管，”望着法莲娜有些乞求的神情，兰迪斯给了她一个安慰的笑容，“这样好了，你暂时和我们一起旅行，等你记忆恢复后，再送你回家！”

尤利安也高兴的附和：“是啊！一路上我们会照顾你的。”

“……谢谢你们，以后请大家多照顾了。”

站在一旁的索尔这次却没有答腔。他直觉法莲娜似乎有事隐瞒，他甚至感觉法莲娜的失忆是装出来的。

因为她与当初悠妮的反应大不相同，悠妮在初遇见他的时候，对于自己本身丧失所有记忆一事感到本能的惊惶，因此虽然忘记自己从何而来，却会迫切的想要回家，这是每一个失忆的人基本的反应。

但是他发现法莲娜却是超乎常理的冷静，不但对于要来带走她的人没有加以查问原因，更对兰迪斯答应让她随行的决定有着如释重负的神情，对于回家一事更是毫不关心，索尔觉得法莲娜的确有些奇怪，但他并不想在此时提出来。

因为此时的兰迪斯就如同当时年轻气盛的自己，因此兰迪斯现在心里的想法他能够体会，如果换成是自己，也不会希望别人在此时浇自己一盆冷水的。

（二）假冒的危机

“啊，您就是罗特帝亚的索尔陛下？！”当法莲娜知道了索尔的身分之后，显得有些惊惶。

“是的，你认识我吗？法莲娜。”索尔故意支开兰迪斯三人，独自留下法莲娜，对于自己的怀疑，索尔其实并不太肯定，因此他觉得需要试探一下。

“不，我不认识您，只是曾听过，您是传说中解开黄金城之谜的英雄。”法莲娜对索尔显得有些敬畏，“但是，您怎么不在罗特帝亚的王宫中，而和兰迪斯他们在一起呢？”

“这说来话长，其实我只是暂时离宫出来走走，散散心，想要重温当年的旧梦，哪知才出来没多久，就莫名其妙的被一群野武士追杀，而且敌人还卑鄙的下毒。”

“野武士！？下毒！？……”法莲娜听了，脸色显的有些苍白。

“嗯，幸好恰巧遇到了兰迪斯，算是他救了我一命，否则练就一身武艺，结果最后却以毒发身亡收场，实在不名誉，喂！我对你说了实话，你可别再去告诉别人啊，哈哈……”

法莲娜也跟着笑了，她没有料到传说中的英雄索尔，竟是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人，除了散发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与王者气魄之外，丝毫感觉不出王族显贵的高架子，她忍不住打从心里敬佩索尔。

远处传来了尤利安的声音，“大叔，不好了……”

尤利安的声音显得十分急切，匆忙的朝索尔跑来，接着就看见兰迪斯与亚克跟在后面，两个都是一脸凝重的表情。

“大……叔……不好了……出现另一个……冒充你的……索尔……”尤利安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点！”

“我来说吧！索尔陛下。”亚克开了口，“我们刚才到市镇时，听见许多人在议论纷纷。说罗特帝亚的国王索尔，下令将身边的大臣亲信都囚禁了起来，还将随身的侍卫都赶出王宫。”

“嗯！不只如此，镇上到处张贴了告示，说是现在有假冒索尔国王的家伙在活动，悬赏三千个金币，要捉拿冒牌货。”兰迪斯忧心忡忡的看着索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闻此噩耗的索尔只是揪紧了眉头，不说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都七上八下，但是索尔没开口，也没有人敢说些什么。

“没想到才离开这几天，国内就乱成这样子。”过了许久，索尔终于说话了。

“兰迪斯，这见事情越想越不单纯。你看，从我离开国家后，遇伏、中毒，现在是替身、大臣被拘禁，更离谱的竟然还有捉我的悬赏！仿佛都是安排好的陷阱，而我这一出宫，就正好踏入了对方的陷阱！”

“究竟是谁要设计陷害你，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看来我得赶快回国一趟，将事调查清楚，否则，罗特帝亚将永无宁日！”

“这件事情可要小心啊！说不定敌人已经在那里布好了圈套，就只等你回去而已。”尤利安觉得不大妥当。

“是啊！索尔陛下，尤利安说得很有道理，我想你还是再等一段时间看看吧！”

“……不知道亚雷斯和希莉亚他们怎么样了？唉，都怪我太率性……”

“哟，这不是索尔国王吗？”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群士兵。

索尔抬眼一看，神情有些激动：“这是……这是罗特帝亚的制服，他们是罗特帝亚的士兵！”

刚遭打击的索尔，乍见之下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就在他要上前去

的时候，兰迪斯将他拦住。

“等一下，索尔！”兰迪斯可不管对方是哪里的士兵，他只看见对方的表情，一个个像是看到美食般的垂涎三尺，“他们出现的意图不明，别忘了你现在正被高价悬赏捉拿呢？小心一点！”

果然不出兰迪斯所料，当那群士兵逐渐靠近的时候，一阵嘻笑声传入了索尔的耳中。

“嘻嘻嘻，索尔国王命令我们前来捉拿冒充他的假货，赏金三千个金币，生死不拘……没想到让我给碰上了，真是卯死了啊！嘻嘻……”

索尔一听，立刻勃然大怒：“胡说！现在在罗特帝亚王宫里的，才是真正的冒牌货！你们是瞎了眼了吗？连真假都分不清楚了！”

“嘿嘿嘿嘿，我当王宫的侍卫还不到几天，什么真的假的我才不管，最重要的是那三千个金币！对不起啦！钱才是最重要的，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吧！”

逃不过金钱诱惑的士兵，对于真正索尔的话根本充耳不闻。

“可恶！那个替身为了要除掉我，竟然连王宫里的侍卫都换掉了！真是可恶啊！”

我……”咬牙切齿的索尔，除了滔天的怒气之外，更多的是心痛，紧握住剑柄的手，竟然在微微的颤抖。

兰迪斯看在眼里，更有说不出的难过。与索尔多日来的相处，兰迪斯早已对索尔产生了如同父子般的默契与感情，他也知道索尔出走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不负责任，他只是想要让沉重但空虚的心灵暂时解放，只是想要做一些些自己想做的事而已。

但是命运实在太残酷了！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心愿，都必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敌人不只毫不留情的将索尔长久以来的努力瞬间毁于一旦，还想将索尔逼入绝境，要他亲手杀了自己国家的子民。

对方终于成群的杀了过来，兰迪斯、尤利安、亚克、法莲娜四人也各尽所能的和索尔一同抵挡。尤其是兰斯，他了解索尔迪内心的矛盾，因此更加极尽所能的在索尔身边帮他解围杀敌。

而索尔，每杀了罗特帝亚一个士兵，就像在自己心上划了一刀一样痛苦！原先只是想要摆脱一下宫廷中沉闷枯燥的生活，远离一下当国王的繁琐重责，只是想要回到马拉大陆重温一下当年的旧梦，就只是这么单纯的动机而已，就只是这样而已呀……为什么……

“我错了吗？我错了吗？……”

索尔的喃喃自语，被身旁的兰迪斯听见了，他知道索尔在想什么，兰迪斯觉得自己忍不住为索尔叫屈。

“错不在你，错的是那些想害你及罗特帝亚的家伙！”兰迪斯像是想安慰似的对索尔轻声的说。

索尔对兰迪斯表示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对方人数不算太多，但由于有些士兵像曾受过了王宫的士兵训练，打起来却也耗费了不少精神。

就在兰迪斯将剑从最后一个敌人身上拔出来时，他急忙的说：“暂时总算没事了，大家赶快走吧！这些人数不太多，因此可能还有追兵。”

法莲娜毕竟是女孩子，心比较细，“我看大家都累了，往东不远有一个

较小的村落，先到那儿休息一下吧！”

“嗯！”兰迪斯点点头，转头对着朝躺在地上的尸体发呆的索尔拍拍肩膀，“我们走吧！”

神情黯然的索尔蹲下来为其中一名士兵合上了微睁的双眼，然后一语不发的转身随兰迪斯离开。

（三）英雄的眼泪

来到村落之后的索尔，像是失魂落魄似的沉默，连平常最多话的尤利安，都静悄悄的不敢吭声。兰迪斯知道索尔的心里不好受，因此为了尽量避免与罗特帝亚的士兵正面冲突，兰迪斯千方百计的打听隐僻的小路。

“索尔，我打听到一条离开这里的小路，我们走吧！”兰迪斯尽可能的柔声细语。

穿过重重的森林，也幸好一路上果真没遇到任何追兵，最后来到了峡谷，一座长长的吊桥横过山谷。

“过了这里，我们就摆脱追兵了！”兰迪斯有些喜出望外的对索尔说，索尔只是微笑的点了一下头。

尤利安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呼，但愿是如此！”

但如意算盘还没打多久，一阵沸腾的人声传了过来。

“找到了！找到了！快把他们捉起来！奖金是我们的了！”果然一大群罗特帝亚的士兵，如同鬼魅一般朝索尔一行人涌了过来。

原本渐趋平静的索尔，忍不住又激愤起来。

“可恶！这群无耻的人！偏偏穿着罗特帝亚的制服，简直是污辱罗特帝亚！”

“别这样！冷静一点！”兰迪斯按住了索尔，“来吧！我们现在就过桥！”

五个人就这样边战边逃，但是吊桥狭窄又不稳，战斗起来倍感困难，加上对方又有弓箭手，兰迪斯一方面要护着法莲娜，以免她被弓箭射到；一方面又要帮忙掩护索尔，因此最感吃力，体力也随着大幅消耗。

一个分神，一支利箭陡然射中了兰迪斯的左臂，剧痛攻心，兰迪斯忍不住呻吟出声。

索尔转头看见兰迪斯受伤，一紧张怒气更是直线上升。

“啊……”一声长长的嘶吼，含着无限的悲切与无奈的索尔，状似疯狂的冲进了包围他们的士兵群中猛烈砍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武艺超凡的英雄索尔，若要认真起来拼杀，天下几乎无人可挡。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灭敌，而是他不愿意亲手杀害无辜受骗的罗特帝亚人民，但是他们却逼得他……不！是命运逼得他不得不如此。

兰迪斯看到失去理智的索尔暂时挡住了敌人的攻势，连忙对亚克、尤利安与法莲娜大喊：“走！我们先过桥！”

四人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吊桥的对岸，兰迪斯一咬牙，将插在臂上的利箭用力拔了出来，鲜血立刻大量的朝外涌。

“快！尤利安！快麻烦你施咒替我止血！”兰迪斯一把抓起尤利安的手，按在自己的伤口上，尤利安吃了一惊，但立刻念动咒语。

“你们等一下先到丛林中躲一躲，千万不要出来，听到了吗？”

“什么！？难道你要……”法莲娜惊呼一声，连忙抓住了兰迪斯的手，“你别开玩笑好不好？你都受伤了还……”

亚克也急着劝止：“是啊！那些家伙不会是索尔陛下的敌手的！”

但是兰迪斯只是坚定的笑了一笑，没等伤口完全愈合，他温柔的甩开了法莲娜的手，迅速的朝索尔冲回去。

“兰迪斯……”法莲娜想跟着冲过去，却被亚克一把拉住了。

“别跟过去！我们只会加重索尔和兰迪斯的负担！快去躲起来吧！”

尤利安也看出了兰迪斯的用心，虽然他也想要冲回去帮忙，但他知道兰迪斯会这么做一定另有打算。

冲回索尔身边的兰迪斯，怒吼一声将挡在索尔面前的敌方逼退，一面转头对索尔说：“你先走吧！这里我……”

话没说完，兰迪斯突然呆住了。

他看到了被敌人鲜血溅得满身满脸的索尔，竟然流泪了！

“为什么一定得这样？为什么是我？到底为什么？”情绪悲愤的索尔，满眶的热泪顺着坚毅的脸庞滑落，“为什么我一定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为什么……”

不是软弱的哭泣，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切哀痛，对命运的无声抗议。

看在眼里的兰迪斯，觉得自己心如刀割，他多么希望能为索尔分担一些痛苦，即使是一点点——但是，自己什么也做不到。

他强忍住心中汹涌的情绪，拉着有些茫然的索尔，奋力的往回跑，背后又一支飞箭射中他的右肩，他狠命咬牙硬是忍住不哼一声，只是不停的往对岸跑。

跑到了对岸，兰迪斯立刻转身，将吊桥一边的绳索挥剑砍断，来不及追上的敌人见状大惊，马上抓住了另一边的绳索，但仍有不及反应的人掉落桥下。

兰迪斯高举起手中的剑大吼：“不准再过来，否则我会让你们通通摔到谷底！不怕死的再往前试试看！”

这群见钱眼开的士兵当然不会做这种赔钱的生意，急急忙忙抓住绳索，争先恐后的挤回去。

法莲娜立刻冲了出来，见到兰迪斯的背上又多了一支箭，心里一急，泪差点滚下来，“尤利安，你快点来呀……”

冲出来的亚克和尤利安，见到满身是血的索尔和兰迪斯，忍不住心里一寒，尤其是背上还插着箭的兰迪斯，伤口冒着血竟还举着剑，双眼紧盯着桥上逐渐退去的敌人，仿佛箭是插在别人身上似的，如同一尊相貌骇人的修罗一般。

等到最后一个敌人都上了岸，兰迪斯用力挥动手中的剑，绳索应声而断，吊桥也劈哩叭拉的落入了谷中，只剩一些残余的木片和绳索兀自在对岸悬汤。

“好了！终于摆脱了！唔……”松了一口气的兰迪斯这才感觉到痛彻心扉，他想拔出利箭，可是却心有余力不足。

“呃……亚克，麻烦你帮我拔出箭头来吧！”

“这……”光看就令人胆颤心惊，亚克觉得自己下不了手，可是不拔又不行，他只好握住箭柄，想要慢慢的抽掉。

“哇啊，亚克亚克，你别拔得这么慢呀！你要痛死我啊！拜托用力一次拔出来好不好！”兰迪斯痛得冷汗直流，但是亚克还是没办法狠心一次拔出来。

“我来好了！”恢复冷静的索尔，走过来拍拍亚克的肩膀，“兰迪斯，你可得忍一忍，很痛的！”

“我知道！快点……哇……”兰迪斯话还没说完，索尔已经猛然将箭拔起，兰迪斯一声惨叫后，终于忍不住痛晕过去。

索尔一把接住兰迪斯，尤利安马上趋前为他治疗伤口，看着兰迪斯因痛苦而揪紧的眉，索尔心中暗自下了决定。

好不容易将兰迪斯深及见骨的伤口治疗愈合，满头大汗的尤利安吁了一口气。

索尔背起了依然昏迷不醒的兰迪斯，“辛苦你们了！走吧！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夜幕低垂，伤口愈合的兰迪斯虽然曾醒过来，但因为过于损耗体力又沉沉入睡。除了索尔之外，其余三人也因疲惫了一天而相继进入梦乡，只剩下索尔独自对着营火沉思。

深夜，未曾阖眼的索尔终于站了起来，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兰迪斯，让你们卷入这场麻烦中……”索尔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在告别般轻声的说：“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因我而起，我应该要为此负全部的责任……谢谢你们给我这段快乐的日子，兰迪斯，希望有朝一日，能再看见你那双湛蓝如海水的漂亮眼珠，再见了……”

就在索尔离开后不久，兰迪斯不安的惊醒过来。

“索尔？索尔……”他慌张的环顾四周，其他三人听到了叫唤声，也一起醒了过来。

“他……他还是走了……”兰迪斯感到无奈与失落。

“兰迪斯，不要伤心……”法莲娜看到失望的兰迪斯，有些不舍。

“身为罗特帝亚的国王，他有他的尊严和苦衷……”

“因为他不愿拖累我们，所以不论敌人有多可怕，他都宁可独自回去面对敌人。唉！不愧是传说中的英雄！”亚克对于索尔，一向非常的崇敬，虽然索尔对他一向如同兄弟般的亲切。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顺境与逆境，这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好的，现在他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尤利安此时像是长大似的成熟许多，“再见了！大叔……罗特帝亚的王者！”

回到了达拉尼亚的索尔，为了避免与罗特帝亚的士兵正面冲突，他选择了森林的小路，就在即将到达王宫之时，一个模样打扮和他极为相似的家伙，带着几名士兵出现拦路。

“哈哈哈哈！你终于来自投罗网了！我早就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假索尔嚣张的大笑着，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

“哼！”索尔冷笑一声，“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就凭你们几个，想抓我？你们是在作梦！”

“哈哈哈！昔日鼎鼎大名的炎龙骑士团领队，罗特帝亚王国的国王，武艺自然是无话可说。要是跟你比武，我当然比不过你！不过……哼哼……”假索尔露出阴险狡诈的脸，“在动手之前，我先让你见见一个人！侍卫！”

几名士兵将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拖了出来。

“亚雷斯！？……你们都被捕了！？”

“对不起，索尔……这全是我的疏忽，当我察觉时已经太晚了！”

亚雷斯有气无力的说着，显然已经遭受一番凌虐。索尔虽然恨得咬牙

切齿，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他知道他已经被对方抓到了弱点。

看到索尔狼狈的神情，假索尔更是得意的放肆大笑。

“哈哈！怎么样？你要是敢稍作反抗，我就立刻杀了他！你还不乖乖就捕？哈哈……”

索尔怒视着对方，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呸！卑鄙……”

恼羞成怒的假索尔用力的搥了索尔一巴掌，索尔的嘴角立刻渗出血，他转身下令：“侍卫！去把他抓起来！”

索尔马上被困绑了起来，亚雷斯心里极为难受，因为以索尔的个性，从来就不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当索尔押至他身边时，他忍不住轻声的问：“索尔，你还好吧！对不起，都是我太大意……”

“不！亚雷斯，我的老朋友，该道歉的是我。不过你放心，只要我没死，这笔帐一定得要回来，我向天发誓！”

第四章 冒险的旅程

（一）竞技场的女战士

“哇！好多人啊！好热闹的城镇哦！”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法莲娜像个小女孩似地高兴的团团转，就连多日来因索尔的离开而郁郁寡欢的兰迪斯，也不由得感染了法莲娜那股天真无邪的快乐气氛，而跟着她东奔西跑。

“这个城镇可真不小啊！什么商店都一应俱全。兰迪斯，我看我们就在这里找个酒店歇歇腿，休息休息，顺便找间武器店，换件称手一点的武器护具，你觉得怎么样？”亚克晃着自己手中的长矛，有些腐蚀磨损的模样，老是令他感到有施展不开的感觉。

“对呀！兰迪斯，人家从小到大还没逛过这么热闹的城镇呢！我们多休息几天再走好不好？”法莲娜像是撒娇般的拉着兰迪斯的手，水汪汪的大眼充满了乞求的神情。

面对法莲娜令人怜爱的模样，加上她小手柔嫩细致的触感，兰迪斯觉得自己的心跳没来由的加快了速度。

“当……当然好啊！我们又不赶时间，你爱怎么逛，我都奉陪。”

“真的？！谢谢你，兰迪斯，你真好。”天真率直的法莲娜一高兴，忍不住趋前亲了一下兰迪斯的脸颊，从来没有接触过女孩子的兰迪斯，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得失神呆愣住了。

“咦？兰迪斯，你怎么了？怎么脸这么红呢？是不是生病了？”不明就里的法莲娜，还不知道是自己乱放电的缘故。她关心的伸手轻轻的按着兰迪斯的前额。

前额传来的柔软冰凉，登时把兰迪斯的游魂给惊醒了，他急忙的退后了一步。

“我……我没事，我很好，我们走吧！”兰迪斯慌乱的说完，便急急的往

前走，留下不明所以的法莲娜，与暗自窃笑的亚克及尤利安。

“他...他怎么了？”

“他？他呀，他好得很啊！他恐怕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忍不住哈哈大笑的亚克，留下令法莲娜费解的话，也跟着往前走。

“什么呀！到底是怎么了嘛！尤利安，你跟我说嘛！”

个性憨直的尤利安，不忍心看法莲娜一副百思不解的样子，但身为僧侣，又不好意思说得太明白。

“他啊！我想他大概是...难以消受美人恩吧！”

“啊...”法莲娜这时才恍然大悟，登时又羞又窘，一张俏脸霎时变得比兰迪斯还红，只能呐呐的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好了！我们快走吧！这里人这么多，等会儿走丢可就不好找了。”

四人又在街上逛了好一会儿，才在一间规模颇大的武器店停下脚步。

“哇！老板，您这店中的武器可真不错呢！”亚克挥舞着手中闪闪发亮的锐利骑枪，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呵呵！因为本镇一年一度的武斗会又开始了，换购武器的人自然就多了。托他们的福，每年这时候都卖出去不少武器呢！”武器店老板微笑的看着兰迪斯与亚克，“几位少年武士想必也是来参加武斗会的吧！”

“您误会了，我们只是旅行经过此地，不是来参加什么武斗会的。”

尤利安急忙解释，他可最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场面了。

“哦！是这样啊！那也不要紧。旅行在外，森林野地里遇见凶猛野兽的机会也不小，买件好一点的武器防身也是必要的。另外我们也收购旧的武器，如果你们有要替换的武器，也可以用来折抵一些价钱。”

“那太好了！我正愁该怎么打发我这只旧长矛呢！”

亚克高高兴兴的将自己的长矛交给了老板，再连同一些金币换取了看中的新骑枪。

他转头看见正在注视长剑的兰迪斯腰上那柄从不离身的短剑。

“兰迪斯，我想你也该换把长剑了，短剑固然轻巧，但攻击起来总是有些吃力，我看你不如也换柄长剑如何？”

“啊！我也是这么想，既然你也这么说，那么.....”兰迪斯举起方才注视良久，一柄看来比一般剑略为轻薄扁亮的长剑挥舞了几下，这才感到满意的微笑。

“这柄剑真不错！拿起来不沉重，使起来也一点都不费力。老板，请问这柄剑需要多少钱？”

“呵呵呵！这位少年武士真是识货的行家。铸这把剑的金属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呢！”

由于这种金属才铸出三把，而小店里就仅仅这么一把，价值当然也就昂贵许多，不过.....”

老板眯起眼看着兰迪斯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不过，这柄好剑我摆在店里这么久，不但从来没有人发现它的优点，我自己也舍不得割爱，今天既然得到你的赏识，表示这柄剑和你有缘。我看这样吧！如果你腰上那支短剑一起折给我的话，那我只要收你三百个金币就好了！”

“啊！？三百个金币！？这么...这么贵啊！”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兰迪斯不舍的看了看手中的剑，再从怀里掏出了钱袋，把袋中的金币全一股脑儿的倒在桌上，数了数。

“唉！不行，我这儿只有二十一个金币...”

看到兰迪斯失望的神情，法莲娜、尤利安及亚克也不约而同的取出了怀中的钱袋，一起将钱倒在桌上。

“扣掉买骑枪的钱，我这儿还有十四个金币.....”

“对不起，兰迪斯，我这儿也只有十九个金币.....”

“唉！我更穷，我才十个金币。可是...”尤利安掀开长袍，把系在腰间一个沉重的小皮囊解下来，“这里有一百个金币，我想大概也是不够吧！”

三人同时大感讶异的望着尤利安。

“乖乖！看不出来你这么老实，居然有这么多‘暗’钱！？”亚克夸张的搭着尤利安的肩，“好小子，你该不会是在杀敌的时候趁火打劫的吧？给我老老实实的招！”

“你别这样吓他嘛！我想尤利安不会是这种人的！”女孩子心地总是比较善良。

“哦！我知道了！还是你根本不是什么修业的僧侣，你是像索尔那样没事偷跑出来玩的王宫贵族，对不对？”兰迪斯故意用怀疑的眼神盯着尤利安，加入了拷问逼供的行列。

对于兰迪斯这句话，尤利安竟像是被说中了心事似的涨红了脸，但又立刻急忙用力的摇头否认。

“不！不是的！你们都误会了，这一百个金币是索尔大叔偷偷交给我的。他说如果将来他不能在我们身边陪我们一起修业磨练，这一百个金币算是资助我们的旅费。而且他还交代，因为他带兰迪斯出来修业的，所以如果有兰迪斯看上的武器，一定要用这些钱帮助你达成愿望。”

“是索尔？”兰迪斯既是吃惊又是感动。

“嗯！他说怕交给你，你会不愿意接受，所以才交由我保管。”

“唉！真多亏他如此细心...可是即使是多了这一百个金币，还是只有一百六十四个金币而已，况且这样的话，我们四个可就得喝西北风了！”兰迪斯又看了看手中的剑，才不舍的将剑交还给老板。

“其实你们也不用这么失望，我建议你们可以参加我们举办的武斗会，打赢了优胜者，可以获得一千枚金币的奖金呢！”

“一...一千枚金币！？”

“是啊！不过那可是得打倒裘娜所带领的佣兵团才行唷！虽然是个女人，但她的力气与技艺可是非常惊人的。自从数年前来到本镇参加武斗会轻易的取得了优胜之后，所有向她挑战的人无一不是功败垂成，含恨败北。直到近几年已经没人敢再向她挑战，所以每年那一千个金币都是到了裘娜的手中。”

“这么强啊！有没有其他的奖金可赚？”

“有是有，可是你们得打败众多高手，获得仅次于优胜的准优胜才有，而且只有五百枚金币而已。”

“啊...这不划算，打得半死才五百枚，那还不如一次挑战优胜者赌赌运气！”亚克无奈的耸耸肩。

“这就看你们了！至于这把剑，我会暂时为这位小兄弟保存起来不卖任何人，等到你们足够了钱，再来我这儿买吧！”

走出武器店的四人，来到了武斗会的竞技场外。场外人声鼎沸，前来观赛的人潮络绎不绝，隐约还听得见场内杀的声音。

兰迪斯发现竞技场的门口公布栏上有张显眼的大纸，便凑近瞧个仔细。

“这上面写：有意参加武斗会挑战优胜者，请将此挑战状撕下。署名为裘娜，看来老板所言不假。”

“不知道他们的功夫怎样？真想和他们较量一下！”好强的亚克听了跃跃欲试，但爱好和平的尤利安可就不表赞成。

“我们是出来旅行的，参观一下比赛就好了，还是别惹麻烦吧！”

法莲娜也跟着附和：“是啊！我们还是走吧！”

就在他们转身离开没几步，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吹得让人睁不开眼，一张纸呼的一声顺风扑到了兰迪斯脚下，黏在兰迪斯的靴子上。

兰迪斯顺手将纸拾了起来，赫然是刚才那张还在布告栏上的挑战状！

“这...怎么这么巧？”

“趁没有人注意，快点把它黏回去吧！”吓得冒冷汗的尤利安，小声的做了这项提议。

就在四人想要偷偷“物归原主”时，一个眼尖的村民，首先发现了布告栏上的不对劲，又转头看见兰迪斯手上的挑战状，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像是发现新大陆似地大声吆喝起来。

“哎呀呀呀！好久没人敢撕挑战状了，这下可有好戏可看罗！”

来往的人群听到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纷纷停下脚步，以佩服与不可思议的眼光打量着兰迪斯一行人。

“看这几位年纪轻轻的，希望不要白白的送了性命.....”

“你说这是什么话？人家要是没有本事，敢撕这挑战状吗？这才叫来者不善，艺高人胆大，懂吗？”

“真是太难得了！快找人去通知裘娜准备接受挑战吧！”

众说纷纭，情绪高昂的围观人群把兰迪斯一行人搞得骑虎难下。

“.....惨了，兰迪斯.....”

“呃...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四人被群众簇拥着进入了竞技场，正在比赛的武士们也中止了比赛，大家都想看看这些勇气可嘉的挑战者。

不一会儿，一阵宏亮的女人笑声传进了竞技场。

“哈哈！太好了！我还以为今年又会没人敢挑战呢！没有架打，拿了冠军又有什么意思！”

一个高头大马，雄壮魁梧的女人，踩着自信的步伐进入了竞技场。晒得黝黑发亮的肌肤上，一道道令人怵目惊心的刀疤剑痕，显示出此人累累的战绩与战斗经验。浑身上下紧实而壮硕的肌肉，加上那一身沉重的盔甲与背后巨大锋利的铁刀，散发出来的重重杀气，光看就让兰迪斯四人心凉了一半。

“哇！！好可怕喔.....”娇小的法莲娜见到虽然同为女人，却壮得如同男人一般的裘娜，吓得花容失色。

“哇塞！这女人这么高大，比男人还壮上好几倍！”望着比自己足足高出半个头的裘娜，亚克仿佛听到了自己心里的退堂鼓声。

兰迪斯虽然也不由得手心冒出了冷汗，但他本能的战斗意识，却在体内沸腾了起来，他一眼瞥见了身旁吓得脸色发青的尤利安。

“尤利安，你没问题吧.....”

“我...我...我没问题，如果神保佑我的话.....”尤利安虽然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但牙齿却不由得咯咯打颤。

“就是你们撕了我的挑战状是吗？”裘娜睨了眼前四个看来似乎弱不禁

风的年轻人，“来！小子们，快来跟我及我的手下过几招！可得拿出你的压箱子本领，千万不要手下留情！知道吗？”

从裘娜的身后走出了三名仿佛也是身经百战的佣兵。

兰迪斯突然脑筋一转，他小声的对尤利安、法莲娜及亚克说：“你们看！四对四，如果正面硬拼，胜算一定不大。”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兰迪斯。他们每个都这么魁梧，如果被打到，不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所以才要智取，不能力敌。”

“怎么智取？”

“等会儿我负责那个怪物女人，你们呢！则一人负责一个兵。”

“什么！？这样岂不是太冒险了，我们合在一起都未必打的赢，更何况是一对一！”

“听我说嘛！你们得先激你们的对手先攻击，然后再把你们最轻盈、最快速的闪躲功夫拿出来，千万不要还击。”

“你想要消耗他们的体力！？”

“答对了！等到你们觉得你们各自对手都开始心浮气躁，气喘如牛的时候，你们再用你们自己的方法撂倒敌人，这样了解了吗？”

“可是，兰迪斯你...那个女人.....”

“不必担心！我已经有对付她的好办法了！”

裘娜看见四人叽叽咕咕的交头接耳了一阵，觉得有些不耐烦。

“喂！打架就打架，你们还要商量什么啊？！”

“哎呀！来了来了嘛！”兰迪斯使了一个眼色，四人便很有默契的一字排开。

“嗨！想要一对一吗？真是够爽快！我喜欢！！兄弟们，我们上啊！”

一场激烈的惨剧就这样在众所注目之下开始了。哦，不！应该说是闹剧才对。因为兰迪斯的天才战术，四个人就在你追我逃、你砍我闪的乱况之中提心吊胆的玩得不亦乐乎。反而是裘娜这一方因为沉重的盔甲与武器，而精疲力竭、汗流浹背。

胆小的尤利安一面撩着碍事的长袍一面跑，但还是不慎的摔了一跤。

敌人追了上来，一边喘着气，一面得意的揶揄他：“怎么样？你再跑啊？我就不信我追不到你！受死吧！”

敌人高举着锋利的大刀朝尤利安的头上劈了下来，尤利安紧闭着双眼，手紧紧的抓住法杖：“神啊！求求你帮助我吧！塔斯多特依达贝拉。莫索依拉...麻.....”一阵微微的黄色亮光包围住眼前的敌人，抓着大刀的手竟猛然煞住，惊魂甫定的尤利安慢慢地睁开眼，发现自己一直苦练不成的麻痹术竟然成功了！

他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看见另一个佣兵正被法莲娜的落雷术劈得满场跑，最后终于跑出了竞技场外，引来观众一场激烈的爆笑。

而不会任何法术的亚克，仗着锐利的新骑枪与自认敏捷的身手，游斗之中竟将敌人的裤子一刀刀划破，恼羞成怒的敌人还不知道自己快要被群众一览无遗，还凶狠的要置亚克于死地。

亚克觉得好笑，拿起骑枪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喂！这位大叔，你的家都快被人家看光了，还想杀我啊！先回家穿一条裤子再来如何？”

这名糊涂佣兵会意的猛然低头一瞧，立刻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抓起残余的碎布略一遮掩，即以最快的速度奔离了竞技场。

但兰迪斯却在闪躲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发现裘娜的攻击虽然狠狠有力，但反应及攻击落点却有着明显的迟钝与偏差。看见其他三个伙伴都已经顺利的取得胜利，兰迪斯有些调皮的笑了起来。

“喂！小子，你笑什么？”

“我？我是想，游戏也该结束了！”兰迪斯将力量凝聚在右拳，冷不防朝裘娜的脸击去。

哇的一声大叫，裘娜的鼻血四溅，登！登！登！的连退了三步。

“哎呀！忘记她是个女人，出手太重了点！”兰迪斯出手之后立刻后悔，因为他只是想将裘娜击昏而已。

但接下来他更后悔，因为对方不但没有昏倒，反而因痛的眼睛张不开而持刀朝他疯狂乱砍，一个不慎，兰迪斯胸前被利刀划破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哇！这么强！这样还不昏！？”兰迪斯本想趁她尚在晕头转向之际，再补她一拳。但没有空隙也下不了手，只好绕到裘娜身后，用手刀狠命朝裘娜的后颈用力砍去。

疯狂而凌厉的攻势突然慢了下来，勇猛的女战士裘娜终于不支而砰然一声昏死过去。

场内此时响起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

不久后，裘娜醒了过来。她拍拍自己的脑袋，看见兰迪斯四人站在旁边以惊异的眼光看着她。

“哇！这位大姐，您醒的可真快啊！”

思索一下，裘娜知道自己已经输了。她先是皱了下眉头，然后又豪迈的朗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们可真是了不起！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裘娜，做佣兵这一行记不清楚多少年了。平日没有仗可打的时候，就常跑来竞技场磨练磨练身手。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是那种常输的对手喔！你们能让我败得心服口服，真是不简单！”

裘娜解下了腰上一条粗绳，粗绳上系着几个沉甸甸的皮囊，她用力一甩手，将皮囊连同粗绳一起抛向兰迪斯。

“哈哈哈哈哈！！小子，接着！这是你们赢的奖金，一千个金币！”

兰迪斯下意识伸手去接，没想到看裘娜丢的那么轻松，结果竟有如几十斤的铅块似的沉重，这一接使得兰迪斯差点失去重心向后倾跌。

“哇！！手好痛！……你的力气真大。”

“哈哈！对不起！早上喝了几杯，酒醉到现在还没醒呢！哈…对了！你们既然打败了我，那么，我就加入你们的队伍了。以后就要让你们多照顾了！！”

“什么？！岂有此理！”

亚克本来就对孔武有力的裘娜心存畏惧，他可不太愿意让这个像怪物般的女人随行。

裘娜斜睨了一眼这个比她略矮的小弟弟，“……嗯？你说什么？是你们赢走了我的奖金，你要我拿什么付以后的酒钱，还有我的饭钱？你们难道不要负这个责任吗？小子！我要加入你们队伍，我看你好像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啊——？”

“…没……没…我没有！”

“没有？真的！？”

亚克立刻强迫自己露出一个心甘情愿的微笑。

“那就太好了！我还以为会有什么波折呢！你们真是太爽快了，哈哈！以后请多多指教了！哈哈哈哈哈。……”

四人对望了一眼，发现彼此脸上的神情，都比苦瓜还苦。

（二）地底监狱

“什么！有镇民接二连三失踪？”拿着奖金回到武器店买剑的兰迪斯，一听之下，脸色都凝重了起来。

“嘘！小声一点，你们不要说是我讲的。我是看你们武艺高超，又挺有正义感的，才透露给你们知道的！”老板一面擦剑，一面神兮兮的对兰迪斯说，“我觉得北山的洞窟很可疑，你们可以顺路去调查一下。来！这是你的剑。”

“喔！老板，谢谢你！另外...”兰迪斯指着自已的旧短剑，“如果不包含这只剑，总共需要多少个金币？”

“这...这是不需要多少钱啦！可是用不着的武器，带在身上不也是挺碍手的吗？”

“是啊！兰迪斯，别那么念旧嘛！武器再买就有了呀！”亚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对不起！因为...因为这是我死去的父亲送给我唯一的纪念品，我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这把短剑对我来说...有着旁人无法了解的意义。所以.....”

看着兰迪斯依恋感伤的神情，老板拍拍兰迪斯的肩：“好孩子，短剑你就继续好好的留在身边吧！你的心情我能够体会，这剩下的钱，你也用不着放在心上了，还是照原来的约定，三百个金币就行了！当作是老头我跟你们交个朋友吧！”

满怀感激的兰迪斯连忙将金币倒在桌上，仔细数了三百枚交给老板。

“好了！这样就行了！至于失踪镇民的事，你们前去调查时，可得千万小心啊！”

“我们会的！老板，谢谢你！”

回到旅店的兰迪斯及亚克，将老板的话向法莲娜、尤利安及新加入的裘娜说了一遍。

“嗯...这件事，坦白说我也曾听到传闻，但一直不知道正确的地点，现在既然有了线索，我想是该去查看一番才对！”不喝酒时的裘娜，有着令众人刮目相看的冷静与魄力，也难怪她能够以女人的身分，过了许多年佣兵这种战斗搏命的生活。

“既然如此，那我们走吧！”

五人小心的穿过了森林，来到了离洞窟不远的地方，此时竟传来一阵清脆悠扬的笛声，五人同时停下了脚步。

若有似无的悦耳笛声，将兰迪斯一行人引入另一侧的岩壁旁。

一名高大英俊的男子出现在岩壁上，他有着优美细致的轮廓，及彷彿可以洞悉他人的深邃眼神，银白色的发轻轻的覆盖住半边白皙的脸，优雅之中带着一股神秘感。

当兰迪斯五人注意到他时，他慢慢的放下了手中的笛子。

“你是谁？为什么要吹笛子引我们注意？”

“我是魔导师费塔加，请问你们是来寻找失踪镇民的吗？”

“是啊！你也是吗？”

“嗯！根据我刚才的调查，发现村人被关在石窟中的栅栏里。”费塔加轻盈的从岩壁上跳了下来，走向兰迪斯。“但是石窟中却有着不少的守卫，单靠我一个人要营救村民，恐怕有些困难。”

“你要我们怎么帮你？”不知道为什么，兰迪斯直觉眼前这个陌生的美男子充满了令人信赖的智慧气息，他一点也没有对费塔加产生怀疑。

“我需要你们在石窟前，尽力诱开那些守卫离开栅栏。时机适当时，我会在洞窟后方炸开一个洞，然后从那里进来，将栅栏打开，放出村民，然后护送他们从洞口逃脱，只要村民逃离洞窟，我们就算达成任务了！”

“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敌人，想设陷阱诱我们入壳！”裘娜冷冷的看着费塔加，佣兵当久了，自然警戒心也比年轻人重一分。

费塔加微微的一笑。“如果我要害你们，大可刚才就叫守卫出来包围你们，何必引你们来此谈话呢？再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也能拒绝。”

裘娜冷哼一声，法莲娜为了排解有些尴尬的气氛，转头对费塔加问：“是谁这么狠心？居然把镇民抓起来囚禁在这里？”

“听说是罗特帝亚的国王索尔，为了盖一座不知名的教塔，命令手下到处捉拿奴工...”

费塔加还没说完，兰迪斯突然打断他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费塔加察觉出兰迪斯有着不平的怒气。

“我知道的索尔，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想到敌人竟然如此卑鄙无耻，想加害索尔不说，还假冒索尔的名字干尽坏事，兰迪斯就忍不住恨得咬牙切齿。

“哦？是吗？.....”看到费塔加对索尔的不信任，兰迪斯急急的还想要为索尔辩解些什么时，尤利安拉住了他。

“兰迪斯，这件事还有很多疑点，我们一步步慢慢来查，好吗？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事先将这些无辜的镇民救出来，不是吗？”见兰迪斯慢慢恢复了理智，尤利安松了一口气。

“费塔加，我们按照你的计画分头行事，请你为我们带路，好吗？”

“好，大家跟我来吧！”

一群人蹑手蹑脚来到了洞口，费塔加低声指示了几句，便没入了通往洞窟后方的小路之中。

叫阵的人当然首推嗓门奇大的裘娜担任。裘娜取出系在腰上的酒囊，仰头咕噜噜的喝了一大口，看见埋伏在洞口旁草丛里的兰迪斯朝他打了个准备就绪的手势，便拉开嗓门，怪声怪调的唱起歌来。

“三月的风景真正好呦.....红通通的花呀.....绿油油的草唷.....”

和兰迪斯蹲在一块儿的法莲娜听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裘娜唱的歌怎么这么奇怪啊！嘻嘻.....”

不只法莲娜，连其他三人，包括埋伏在洞窟后方的费塔加，听见了裘娜的“美妙”歌声，都不约而同的皱起眉头轻笑起来。

石窟里的明显的起了一阵骚动，几个野武士捂着耳朵，气急败坏的跑出来。

“哪里来的臭婆娘？竟敢跑到这里唱歌，还唱的这么难听...快点给我闭——嘴！”

兰迪斯立刻迅速的冲了出去，从背后将几个跑出来的家伙击昏，尤利安及亚克便一起将倒在地的人拖入草丛之中。

裘娜则继续悠闲的坐在不远的石头上唱她的歌。

就这样又跑出来几名守卫，然后一样一去不回，洞中带领的队长察觉有异，便下令不再理会。

兰迪斯发现敌人不再上当，乾脆走了出来，自己朝着洞内大喊：“里面有人在吗……外面的风景多美好……躲在洞里干什么……”

见洞里的人仍然无动于衷，兰迪斯把心一横，乾脆挑明：“我是来救人质的……不放人的话……就放火啦！”

洞口终于出现一票来势汹汹的守卫，为首的黑骑士发出了森冷的笑声：“桀桀！你们几个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想解救人质？！”

“是啊！我觉得我活得好累好烦喔！没找几个人渣揍个几拳，真的是好烦耶！”裘娜走过来，拿起背后的巨刀，冷不防就冲上前将一个敌人砍倒，可怜的野武士还来不及搞清楚怎么回事，便一命呜呼了。

黑骑士抓起了自己的长枪，凶狠的朝裘娜扑来。

“找死！”尤利安、亚克与法莲娜此时也一拥而上，就在混战之时，洞窟内传来轰然巨响。

“糟糕！中计了！”黑骑士突然醒悟，但被裘娜缠住，一时之间难以脱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镇民一个个从洞口逃离。情急之下，他将长枪朝裘娜猛然射去，过近的距离，措手不及的裘娜左臂狠狠地被削去了一大块血肉，痛得她连连吸气。

得逞的黑骑士立刻朝正在逃跑的镇民冲去，不料一阵凌空而来的大小石块，如雨点般的落在他身上，连躲都躲不掉，只能痛苦的哀叫着。

“让我来吧！”

黑骑士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朝他身上猛击的碎石便陡然停止，黑骑士正想松一口气时，一种冰凉的感觉划过了颈子，他发觉四周景物竟然莫名其妙的旋转了起来，然后他瞪大了眼睛看到了自己的身体居然没有脑袋！眼前一黑，便骤然死去。

“这位小姐，你的腕力实在是相当惊人。”费塔加朝裘娜温柔一笑，“你的伤还好吧！”

“我看请那位小僧侣为你治一下伤如何？”

和粗鲁的兵打混惯了的裘娜，一时之间难以习惯这种绅士般的关心，她感到脸上有些发热。

“这点伤，早就习惯了，死不了的！”

等到敌人都消灭殆尽，六个人才各自坐在石头上休息。

听了兰迪斯讲述了之前和索尔相处所发生的事，费塔加的表情有些忧虑。

“原来这件事的背后，还隐藏着这么大的阴谋。按照这样推论，索尔回到罗特帝亚，必定是凶多吉少了！”

“而且现在只有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让敌人知道了，恐怕我们也难逃被追杀的命运！”尤利安对于四伏的危机，感到忧心忡忡。

“但是我们一定要将事情调查清楚，为索尔洗刷冤屈才行！”

“没错！索尔陛下有恩于我们，于情于理我们都该帮助他才对！兰迪斯，我愿意支持你！”

“嗯！我既然也知道了真相，看来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了！在我们为索尔洗刷冤屈前的这段时间，大家就一同结伴旅行吧！”

（三）盖亚再现

一早从旅店出来，法莲娜发现许多小孩子兴高采烈的朝城镇外跑去，便好奇的询问了老板娘。

“哦！那是因为今天城镇外有一场精彩的表演。”

“表演？！什么表演？”爱玩的法莲娜对新奇的事总是兴致勃勃。

“那是喜欢发明一些古怪东西的布兰多老爷爷，要举行他的试飞典礼，你们可以去参观参观，但是可别站太近了！他的失事率可是高的唷！嘻嘻嘻嘻……”

拗不过法莲娜要求的一行人，只好答应离镇之前，先去瞧瞧“试飞典礼”。

来到了城外，只见广场已有不少看热闹的群众。

人群之中站了一名个子矮小，年约六十多岁的老爷爷，小小的个子却背了一个看来十分笨重的机器，腰间系满了装有杂七杂八机械工具的小袋子，他还煞有介事的整理背上的机器，满头的汗珠从快要秃光的头上流下来，差点连架在鼻梁上的小老花眼镜都滑下来了，看来反而令人觉得滑稽好笑。

法莲娜比小孩子还兴奋的拉着兰迪斯的手：“快！快！表演就要开始了！”

“人真的能靠机器飞上天？哈哈！我才不相信呢！”亚克可是对这种事嗤之以鼻。

来到了人群之中，只听见布兰多老爷爷举起双手，像是要发表演说般的清了清喉咙。

“咳！大家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啦！这将会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的飞上天空，我——布兰多，将会是创造这项记录的人，呵呵呵...”老爷爷一边得意的呵呵直笑，一边对背上的机器做了一番最后的调整。

“我要试飞了！前面让一让！让一让！”

背上的飞行器突然爆炸出两团火球，布兰多便连人带机器一起呈斜线方向，以极快的速度往天空飞去。留下一团黑烟与一群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的人群。

尤其是亚克更是震惊，“哎呀！奇怪？！这东西真的可以飞！？”

兴致勃勃的法莲娜开心的合不拢小嘴，“好看！好看！兰迪斯，我们快追上去！”

“好！我们走！”

法莲娜、兰迪斯、尤利安及亚克，因为同是十八、九岁的少年，便充满兴趣的跟着空中小黑点奔跑，只有裘娜及费塔加跟在四人后面慢慢的走。

“这位发明家可真是了不起呢！敢做别人不敢做的尝试。”

“只是试飞而已嘛！搞不好等会儿就掉下来了！”

裘娜对这种事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她双手交叉撑在脑后，闭着眼睛像散步一样悠闲的跟在四个人的背后。

耳边传来费塔加爽朗动听的笑声，“裘娜小姐，这次好像被你说对了的样子！”

“什么！？”裘娜睁开眼睛，正好看见天空的小黑点往下掉落。

“哎呀！从这么高掉下来，这小老头怕是得摔成肉饼了！咱们快点跟过去看看吧！”裘娜加快了脚步，只见费塔加正以温柔的眼神对她微笑。

“你干嘛！没事笑得那么诡异。”

“不！我只是发现你的心地其实蛮善良的。”

裘娜觉得自己的脸又莫名的热了起来。“喂喂喂！你别以为你比我高个几公分，就可以老是这样戏弄我。还有，以后别叫我什么小姐，乱别扭的。”说完便加快速度往前跑，丢下身后正在看着她背影的费塔加。

费塔加发现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害臊的时候还真是可爱呢！

而法莲娜在同时也发现了布兰多掉下来的身影，她立刻慌张的大叫：“哎呀！他掉下来了！！”

尤利安看见前方不远的宫殿建筑，“好像是掉到那边的宫殿里了！我们快过去看看！”

话说这位失事坠机的男主角，飞上天空之后，还正在得意时，飞行器却不合作的冒出了故障的黑烟。

“哎呀呀呀！惨了惨了！这下可得摔扁了！”布兰多闭起眼睛，感觉自己的身体迅速往下降，他只能在内心祷告自己的落点能够好一点，以求不会死的太难看。

结果很幸运的，由于飞行器较重，使得他的背朝下，撞破了掉落处的屋顶，减缓了下降速度，再落入了成堆的木箱之中。

“咳咳……”命大的布兰多爬出了扬起的尘埃里，拍拍一身的灰，再左看看右看看。

“这里是哪里啊？有人在吗？”

一片寂静，布兰多又走出几步，发现身边不远竟有个巨大的机器人。

“咦？这个机器人是……”酷爱机械的布兰多像是发现新大陆似地兴奋的摸索着，最后他发现这个缺乏动力的机器人的腹部，有着一个精密的小孔，旁边还刻了一排小字。

“唔！盖……亚？这八成是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吧！但是没有动力……”他找着腰间的小袋子，掏出了一枚小巧的电池。

“嗯！正好口袋里还有个飞行器的备用电池，试试看吧！”他拿起电池，朝腹部的小孔塞了进去。

一阵机械启动的声音，机器人眼睛部份的闪光逐渐的亮了起来。

“哔……吱吱…咯咯……”

“咦？真的动了？”由于不晓得这个机器人是否对自己有杀伤力，布兰多小心的挪动了一步。

机器人迈开步伐，也跟着挪动了一步。

就这样，布兰多走到哪儿，机器人也跟到哪儿。

“哎呀！你怎么一直跟着我呢？真是糟糕，这到底是哪儿？要是能出去就好了！”

“哔哔哔！！”

话才说完，机器人移动到了墙边，举起巨拳，朝墙壁用力一挥。

“轰！”的一声，墙壁裂了一个大洞。

“嘿！你是听我的命令做事的吗？这种机器人我到头一次碰到，真新鲜！走，我们出去吧！”

布兰多朝洞口走出去，机器人也亦步亦趋的跟在身后。

一阵喧哗之声传来，原来刚才的巨响惊动了宫廷的侍卫。一名骑士率领了许多步兵前来，看见藏宝库破了一个大洞，气得差点吐血。

“大胆盗贼！你知道这个机器人的来历吗？它可是罗特帝亚的索尔国王送给我国的宝物。你的脑筋竟然动到它头上，真是太大了！来人啊！把他给我抓起来！”

“哎呀！这不关我的事呀！是它自己一直要跟着我的。”

“少罗嗦！”

几名步兵包围住布兰多，其中一名士兵伸手想要抓住他，布兰多一时慌张，叫了起来：“不要抓我！救命啊……”

这一叫，机器人的眼睛光芒闪烁了几下，张开了巨掌，抓住士兵的肩膀，再将他用力的甩了出去。

“什么！？这机器人居然会反抗？把他给我一并抓起来！”

几个士兵同时朝机器人扑了上去，就在布兰多捏把冷汗的时候，原本看热闹的兰迪斯一行人，来到了现场。

看到这一幕乱况的兰迪斯觉得莫名其妙。“老爷爷，你没事吧！”

“哎呀呀呀！快来帮忙唷！”

“帮忙？帮哪一边？”看到许多士兵和一个大机器人纠缠在一起，兰迪斯可糊涂了。

“以多欺少，当然是帮机器人啦！”

会意过来的一行人立刻加入混乱的战圈，所幸卫兵人数不多，而带头的骑兵则趁乱逃掉了，细心的裘娜立刻朝骑兵逃掉的方向跟了过去。

“呼！还好...他们没有再追过来。”兰迪斯轻松的笑着说。

法莲娜对这个举止模样滑稽的老爷爷可是倍感亲切，“布兰多老爷爷，你大闹宫殿，又抢走他们的机器人，我看你在这里，恐怕要列入不受欢迎人物的名单了，嘻嘻！”

“哎呀呀呀！这个话该怎么讲呢？唉！真是的。...”

众人一起注视着这个巨大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怎么办？带着它一起走吗？”尤利安觉得有点怕怕的。

“没办法，它要一直跟着我呀！”

“这么精密的战斗机器人，跟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增加不少的战斗力。”费塔加像是想起了什么，“它该有个名字吧！”

“嗯...”布兰多想了一下，“应该是叫做盖亚吧！”

机器人听见了，眼睛的光芒又闪烁了几下。

“哔哔哔！！”

“这机器人像是听得懂我们的话呢！”

“没错！我曾听说当年索尔在马拉大陆寻找黄金城之谜时，就是为了解了一个带了一个机器人的女孩子。根据看过的人说，那个攻击力惊人的忠实机器人，就是被那个女孩子叫做盖亚。”

“哔哔哔！！”

“那么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似乎叫做...”费塔加想了想，“叫做悠妮吧！”

“哔哔哔！！”

“悠妮！？”兰迪斯、尤利安及亚克异口同声的叫了起来。

“哔哔哔！！”

“哦！你们听过？还是认识？”

“不不！我们不认识，只是听过。”说完三人还心照不宣的微笑。

裘娜此时跑了回来。

“喂！我看见卫兵追过来了！”

“这样啊！那我们得赶快离开才行！”兰迪斯对布兰多说道：“老爷爷，我看你还是先跟我们一块走吧！”

“嗯！也好。那么，盖亚，我们走吧！”

“哗哗哗！！”

第五章 众神的考验

（一）宗教法庭

“哇！好多人啊！好热闹的城镇哦！”

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兰迪斯原本是一个人跟随索尔出来修练的，现在却阴错阳差的变成了浩浩荡荡的一大票人：有些胆小傻气，现在却对机械有兴趣的小僧侣尤利安；个性好强，却充满正义感的骑士亚克；力气惊人，却谨慎细心的兵战士裘娜；看来斯文优雅，却足智多谋、见识广博的魔导士费塔加；年纪一大把，却满脑子古怪新奇的机械天才布兰多老爷爷；再加上一个当年曾经跟随索尔一行人身经百战，来自神黄金城的精密机兵盖亚。

面对这一群各有所长，但却又同心协力的伙伴，使得从小独立生活的兰迪斯，心中的寂寞感消失了不少，他不由得泛起了一丝满足的微笑。

“你一个人在笑什么呀？兰迪斯。”

兰迪斯转头看见站在自己身旁的法莲娜，正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以充满关心及好奇的眼光望着他。

哦！对了！还有法莲娜这个好奇心重，却又善解人意的女孩。虽然相遇当时曾经对她许下要带她回家的承诺，但相处的日子一久，兰迪斯发现自己内心，竟然自私的希望法莲娜的记忆最好永远不要恢复，希望她能够一直像这样的在他身边。

不仅仅是“喜欢”这种单纯的感觉，一直渴望母爱的兰迪斯，更希望能从法莲娜的身上获得属于女性特有的关爱、包容、温柔与体贴，藉以弥补自己心中最大的缺憾。

“我？我是在笑有块黑黑的泥巴，一直黏着你的脸不放。”

“啊！？真的？讨厌讨厌啦！呜！”天真的法莲娜误信了兰迪斯的玩笑，连忙掏出丝帕往自己的脸上猛擦，那模样真是又可爱又滑稽，边擦还边问：“怎么样？擦掉了没？”

“嗯...还有一点点...”

“啊！在哪儿？快点帮我擦掉好不好？不然等一下被亚克他们看见，一定会被笑死的啦！”女孩子总是比较爱漂亮，焦急的法莲娜忙将丝帕放到兰迪斯手中，还闭起眼睛凑近了兰迪斯。

兰迪斯只好强忍笑意，拿起丝帕，煞有介事的轻柔的抹着她的俏脸。

“怎么样？擦掉了没？”见兰迪斯许久没有反应，法莲娜迫不及待的睁开眼，映入眼中的是兰迪斯微笑专注的神情，过近的距离使得法莲娜顿时心头狂跳，俏脸飞红。

“兰迪斯……我…” 仿佛一股电流窜遍了全身般的麻木，法莲娜注视着兰迪斯如同水一般柔情的蓝色眼眸，本能的感到了一阵昏眩。

而这种娇怯的模样也使得兰迪斯怜爱不已，女孩身上特有的幽香更使得他同样感到心神迷乱，看到法莲娜柔嫩小巧的唇瓣，兰迪斯情不自禁一寸寸的靠近了法莲娜美丽的脸庞……

“兰迪斯…兰迪斯……” 尤利安的呼喊声将意乱情迷的两人拉回了现实之中。

法莲娜羞怯的退后了一步，便匆忙的跑开了，留下仍然握着丝帕的兰迪斯。

“兰迪斯，原来你在这儿！”有些喜出望外的尤利安还不知道自己成了破坏气氛的电灯泡，“兰迪斯，我看见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教堂，我想在进城之前过去瞧瞧，你可以陪我去吗？”

虽然被尤利安唐突的打断了美好的一切，但兰迪斯只是觉得有些失落，并不感到生气。

“好啊！没问题，那其他人呢？”

“亚克说他觉得无趣；费塔加正在和裘娜交换旅行心得；老爷爷在帮盖亚充电改良；法莲娜我没看见，她好像过来找你了不是吗？”

“嗯，不过她又走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陪你走一趟吧！反正我跟神也是有一点…” 兰迪斯发现自己说溜了嘴，连忙将后面的话硬生生的吞进肚子里。

但老实的尤利安却没想这么多，他只高兴找到了和他同行的伴，没有追问兰迪斯接下来想说的话。

两人来到了这座城外的小教堂，身为僧侣的尤利安立刻合掌闭眼，诚心默祷，而兰迪斯也被这种神圣肃穆的气氛所感染，他跟着闭起了眼睛，眼前却是浮现了仿佛熟悉，却又模糊的母亲影像。

“啊…母亲，您到底在哪里呢？”担心母亲下落的兰迪斯无奈的轻叹了一口气。

“年轻人，你们是外地来的吗？”一名穿着神职人员服装，神情祥和的老者，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是的。”

“那么，请尽速离开这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这…为什么？”兰迪斯察觉不到老者不欢迎他们的感觉，反而似乎是一种好心警告他们的意味。

“唉……”老者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你们是外地来的，也难怪不知道。因为这里的主教利用自己的权力，大肆搜括民众的财产，要是不听话，就全部送到宗教法庭审判。这个城的人民日子都越来越难过了，辛苦挣来的金钱物品，几乎都被主教和他的属下用各种名义榨的一乾二净……”

“有这种事！？”兰迪斯最痛恨那种假借名义胡作非为，丝毫不理会他人感受的家伙，“那宗教法庭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名为宗教法庭，但审判者往往是主教一个人，他高兴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罚金通常都高的吓人，而要是付不出罚金的人，就必须得陪上自

己的性命了。”

“什么！！”兰迪斯忍不住升起了一股怒意。向老者道过谢之后，走出小教堂的兰迪斯，发现尤利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言不语，脸上的表情显得极为凝重森冷。

“你怎么了？尤利安，你的表情看起来像是要杀人似的。”

“...啊！没事，大概是因为我觉得很生气的关系吧！”尤利安勉强地笑了一下，但立刻又回复到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模样。

回到了原先休息的地方和伙伴们会合之后，兰迪斯并没有将这一切告诉其他人。他还是决定进城，不但想看看这个草菅人命的混蛋主教长什么德性，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想教训教训这个亵渎神的家伙。

一行人来到了城门口，门口有一堆人正在排队陆续进城。

“奇怪，城门这么大，干嘛还要排队进去，真是.....”觉得莫名其妙的亚克，一面自语着，一面自顾自的走进了城门。

刚踏进城门一步，一名士兵出面拦阻。

“慢着！你不交钱，就想进城吗？”

在一旁的兰迪斯可就不悦了，“什么？我们只是想进城看看而已，这样也要收钱？”

几个士兵对兰迪斯一行人打量了一番，嘲讽的笑了起来。

“呵呵呵！你们是外地人，不跟你们计较了！嗯.....”为首的士兵朝显眼的盖亚注视良久，“我看你们这架机器人很不错...好！留下这架机器人，当作你们缴了过路税，你们就可以进城了！”

话才说完，两名士兵立刻上前将沉重的盖亚拖到一旁，目中无人的样子，十足的狗仗人势。

布兰多见兰迪斯似乎没有反抗的意思，一时之间也不知该不该对盖亚下达攻击的命令，就在一行人眼睁睁的看着盖亚落入对方手中的时候，沉不住气的亚克愤怒的冲上前去。

“喂！喂！你们太过分了！我旅行走过这么多地方，没见过像你们这么霸道的！”

“什么！你敢反抗？你这是在污辱神圣的主教吗？好！给我全部抓起来！”

一群士兵从城里出现，将兰迪斯一行人团团围住，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径，连斯文的费塔加都忍不住火上心头。

“真是岂有此理.....”

就在大家想要放手一搏的时候，尤利安突然小声的说：“大家别急着反抗，先假装投降吧！”

原本以为尤利安又要宣导他“以和为贵”的思想，但他沉着冷然的神情明显的告诉大家，此时的尤利安和平时不同，尤其是他眼中隐含的那股愤怒。

互换了一些眼色之后，大家便很有默契的将怒意收了起来。

见兰迪斯一行人不再反抗，士兵们便立刻包围上来，将一行人一一捉住，为首的士兵见到可爱的法莲娜，垂涎的朝她走来。

“呦...小姑娘，长得很不错唷！陪我玩玩怎么样？”边说还边用手指轻抚法莲娜的脸颊，法莲娜嫌恶的撇过头。

“不要碰我！”

“嘿嘿嘿！你长的这么可爱，何必跟他们一块儿受罪呢？跟着我怎么样？”

嗯？”士兵用手粗鲁的将法莲娜的小脸捏住，强迫她面向自己，痛得法莲娜几乎淌出泪来。

在一旁的兰迪斯看得既心急又心疼，但受制于人无计可施。

突然他看见矗立在一旁的盖亚，心念一转，他对站在法莲娜身后的布兰多使了一个眼色，布兰多立刻会意过来的叫了一声。

“盖亚！来！”

“哗哗哗！！”闻言的盖亚马上甩开了抓住它的士兵，来到了法莲娜面前。扫描了一下，举起巨拳，将使法莲娜感到痛苦的士兵一拳挥开。

被揍得飞了老远的士兵挣扎的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一边吐出被打断的牙齿，一边恼羞成怒的大吼：“可恶！把他们通通送上宗教法庭！！”

就这样一行人被士兵们押上了“宗教法庭”，而跟随在身旁的盖亚，也没有士兵敢再动它一根寒毛。哦！不！它没有毛，应该说是一根螺丝才对。

来到了偌大的法庭，兰迪斯一行人被带至中央。前方审判桌旁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卫兵，一个穿着教服，个子不高，还蓄了两撇八字胡的家伙走了进来。虽然是主教的打扮，但一对势利的小眼睛，以及满脑肠肥的长相，丝毫没有任何神职人员应有的神圣庄严。

他走到了审判桌前，作势的咳了几声，拿起了桌上的大木槌敲了几下。

“咳！肃静！……现在要审判的案件是……嗯……兰迪斯武士等一行人，聚众滋扰城门士兵，并且干预警务、污辱主教——也就是本人一案。被告兰迪斯，对于上述指控，你有什么话要说？”

“等一下！我何时聚众滋扰城门士兵了？”

“哦？那你是反驳这项指控了？”主教不屑的看了兰迪斯一眼，小小的三角眼看来令人格外厌恶与作恶。

“没错！”

“好！那我问你，你旁边这些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是的！”

“那这些人当时在不在场？”

“在场！”

“而你在进城门时，有没有乖乖的将过路税交给士兵？”

“没有！可是，那是因为……”

“好！被告兰迪斯，已承认聚众滋扰一事。记录！”主教看也不看一眼的迳自打断了兰迪斯的话，只是转头叫一旁的书记员记录下来。

兰迪斯被这种霸道的审判法吓愣了一会儿，众人也开始感到不满，开始在下面鼓噪。

“肃静肃静！被告兰迪斯，你对于你干预警务，以及污辱本人的指控，还有什么理由要申诉？”

“我没有干预警务，更没有污辱主教你！”

“哦？你的意思也是要反驳这两项指控了？好！那我再问你，当士兵通融让你以机器人抵税时，你是不是拒绝交出？”

“那是当然的！盖亚又不是你们的，怎么可以说拿就拿……”

“好！被告兰迪斯，已承认干预警务一事。记录！”虽然有了前次经验的兰迪斯，以最快的速度将理由说完，但主教仍然无视于他的反驳，摆明了吃定他们的态度。

才刚被无礼的士兵羞辱过的法莲娜，此时更是火上加油。

“这是什么审判？这根本是私刑嘛！”

主教瞥了法莲娜一眼，“肃静！这里是神圣的法庭，不许在此大声说话。有关你亵渎法庭之罪，等一下再一并加算……被告兰迪斯，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这…这……”虽然明知再怎么反驳也是白费，但兰迪斯就是觉得不甘心。“在城门口我没污辱你，是士兵自己说的，我没说。”

“哦？是吗？你没有听从士兵的话，交出你的机器人，是不是违背了本城的条律？而条律是我订定的，你既然不遵守条律，看轻条律，又与执行条律的士兵大打出手，那是不是已经污辱了订定条律的我呢？”

“这…这……”明明知道对方是恶意的巧言善辩，但兰迪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话来驳倒他的怪论。

“好！被告兰迪斯，已承认污辱本人一事。记录！”过了一会儿，主教挪动了一下肥臀，站了起来。

“现在，本人宣判被告兰迪斯的罪名：聚众滋扰士兵、干预警务、污辱主教，连同刚才亵渎法庭一并加算……嗯！被告等人判处死刑！”

兰迪斯一听之下真是又惊又怒，“什么？你们太过分了！简直是胡来嘛！哪有这种事？”其余众人也恨得咬牙切齿，此时的尤利安凛冽的目光更是如同利箭一般。

“肃静肃静！本庭姑念你们不熟悉本城条律，又是初犯，因此这件事情可以给你们一点通融，只要你们留下机器人，并交出一百万赎金，本庭就可以考虑将你们释放……”

“一百万!!!”兰迪斯一行人不约而同的张大了嘴巴，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天方夜谭嘛！

此时一个凛然的声音传了出来，“慢着！”

众人皆转头看着发出声音的人，居然是平时胆小的尤利安！

尤利安以逼人的目光，一步步的走向主教。

“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里宣判了，萨德拉主教！我命令你立刻停止审判，并交出职务！

然后等待中央枢机卿的处分判决!!”

在场的众人全都以惊异及钦佩的眼光看着这位勇气可嘉的少年僧侣，尤其是自认为最了解他的兰迪斯更是一头雾水。

“这…这是怎么回事？”

“喂！尤利安，你是不是急疯了？”一向认为尤利安怯懦的亚克，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

“嘿！看不出来耶！这小子平常缩头缩脑的，想不到一站出去，讲起话来还蛮威严的……”连刚猛的裘娜都忍不住要赞许一番。

当众被一个小僧侣大声喝斥的萨德拉，登时气得满脸通红。

“慢着！你是谁？竟敢如此大胆冒犯我！”

尤利安冷哼了一声，继续朗声喝道：“你多行不义，今天罪证全都落在我的手上，你还有何面目担任神职？你问我是谁？抬起你的脸，张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就是当今教皇——圣杜克兰十七世!!你们每年回到中央参加圣月弥撒，难道连教皇都不认得了吗？还不立刻跪下参拜！”

萨德拉努力的睁大了小眼睛，当他看清了眼前说话少年的脸时，全身已经开始不由得剧烈的抖了起来。

“你...你真的是教皇陛下！？这...这.....”

听到这番话的兰迪斯一行人，却远比萨德拉来得吃惊许多。

“这...这傻小子...教皇.....”亚克的下巴差点没掉下来。

费塔加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微笑起来，“早听说当今的教皇，年纪非常轻，没想到他竟然会化装成小僧侣，混在我们当中.....”

最吃惊的莫过于兰迪斯了。他想起当初从蛇女洞窟将尤利安救回来至今，他一直将尤利安当成一个弟弟般的看待照顾，没想到他一直认为个性自然坦率的尤利安，竟然也有着如此不愿人知的秘密。

而阴险狡诈的萨德拉可不愿就这样乖乖的束手就缚，小眼睛滴溜溜的一转，一条恶毒的计谋涌上心来。

“哼...我辛辛苦苦聚集的财富，怎么可以轻易放弃？我只要把你这群人全杀了，不让消息泄露，今天这里发生的事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心念至此，他立刻厉声大喊：“来人呀！这群人意图谋刺主教，赶快把他们杀了！”

一旁的卫兵立刻团团的朝尤利安涌去，兰迪斯察觉出不对劲，忙朝尤利安大喊：“尤利安，快逃！他们想要杀人灭口了！”再转头对布兰多说：“老爷爷，麻烦你快叫盖亚先过去保护尤利安！”

“没问题！盖亚！快过去！不准任何人碰到尤利安！”

“哗哗哗！！”盖亚立刻朝尤利安的方向移动，经过布兰多改良后的盖亚威力更胜以往，只见包围尤利安的卫兵一个接一个的飞了出去，少了后顾之忧的兰迪斯这才全心应敌。

不知是因为尤利安教皇的身分使得兰迪斯一行人的军心大振，还是这群吃饱闲着的，欺压人民的卫兵全是酒囊饭袋，三两下就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躲在一旁想要逃走，却被裘娜即时拦下的萨德拉主教。

“教皇.....请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

贪生怕死的萨德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饶，但尤利安的神情却是比冰还要冷。

“哼.....你知道错了？！那好，你倒是告诉我，你错在哪里！”

“我...我不应该想要谋刺教皇陛下您...”

“错了！！”

“那...那是我不应该得罪你的朋友兰迪斯他们.....”

“错！！”

“还是...还是我不应该收取税金.....”

“错了！错了！虽然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罪行之一，但是，你犯了一个绝对无法宽恕的罪，我一定要亲手制裁你！！兰迪斯，拜托你将短剑借给我！”

不光是尤利安此时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威严，更是多日来两人之间培养出来的信赖感，使得兰迪斯毫不犹豫将腰间的短剑交给了尤利安。

“啊.....饶了我...饶了我吧.....”

“饶了你？那你有没有饶过那些被你私自判刑的无辜子民，啊？！就因为你丑陋的欲望，就必须赔上他人的生命！像你这种自私丑恶的家伙，有什么资格成为神职人员？！”

“啊？！你知道你最该死的地方是什么吗？你知道吗？”

尤利安举起了手中的短剑，“你不应该藉着神的名义，掩饰你卑劣的行为，控制人民的行动，你懂不懂？懂不懂啊？啊——”

“饶了我...饶了我吧.....”

“死刑!!”

尤利安咬牙将匕首刺向萨德拉心窝的一刹那，眼泪还是滚出了眼眶。

(二) 武斗家琴琴

“好呀！尤利安，你骗了我们好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就是教皇啊！你如果不说清楚，我以后就不理你了！”法莲娜故意嘟着小嘴，装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我.....唉.....要不是情况危急，我本来还不想揭露自己身分的。因为我怕身分曝露后，你们就不愿再和我在一起了！”说完还委屈的低下头。

尤利安这句话一说出来，有着同样想法的兰迪斯连忙上前拍拍他的肩。

“怎么会呢？我们不都是好朋友吗？怎么会因为你是教皇的身分就离开你呢？快别胡思乱想了，我们仍然是像以前一样的好伙伴呀！你们说是不是？”

布兰多更是开心的呵呵直笑，“放心吧！我们以后仍把你当成尤利安，我可不想少一个能帮我搬机器的年轻小伙子啊！呵呵呵！”

尤利安终于开心的笑了，“啊！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从今以后，我还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尤利安就是了！”

“啊！这可不行！”站在兰迪斯身后的亚克双手抱胸，冷冷的看着尤利安。

尤利安的心不由得又冷了下来，他有些乞求的看着亚克，而众人更是不解。

“亚克.....”

亚克无奈的摊了摊双手，“除非你发誓：你以后不会拿出教皇的身分，强迫我们跟你一起参加早课晚课。”

“啊~哦！哈哈...不会的，我怎么敢呢？哈哈.....”

看见尤利安又回复了之前的开朗笑容，兰迪斯这才放下心来。虽然他多么希望自己特殊的身世也能如此的被朋友伙伴所接受，但...连自己都忍不住质疑的一切，他真的有勇气向这些好友们坦白吗？

就在一群人来到了一片宽阔的草原时，一阵娇嫩的女孩呼救声传来。

“救命啊！救命呀！快点救命呀...”

这种呼救声对尤利安来说，可真是记忆犹新。“前面似乎有人遭遇危险了，大家快一起过去瞧瞧吧！”

众人连忙加快脚步朝声音的来源奔去，只有费塔加与裘娜又是依然慢慢的走。

“喂！你别老是跟着我行不行？”

费塔加露出了迷人的微笑，“老是让你一个女孩子落单，不太好吧！毕竟每个女孩子，多少都会需要一个男人在身边保护她的！”

“多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

“我明白你和一般女孩子不同，不过，相信有一天你会了解这个重要性的！况且我想，这次我们没有跟着兰迪斯他们跑去的理由，应该是相同的吧！”

“...嗯，这个求救声，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

“没错！显然恶作剧的成份居多。”

果然不出裘娜与费塔加所料，当兰迪斯几人匆匆赶到时，只见一个约十二、三岁，梳着包包头，穿着武道服的小女孩，正在一群巨大魁梧的怪兽之中佯装惊慌失措的跑来跑去，娇小的身躯显得十分的灵活，只见她一边“逃

跑”，一边不停的拍击怪兽们的屁股，还不时的将手靠在嘴边，大声的喊：“救命啊！快点来救我呀！”

救人心切的兰迪斯可没发现那么多，他拔出了剑。

“你不要怕！我们来救你！”

见到兰迪斯一行人之后，小女孩露出了顽皮的笑容，再朝怪兽们扮了个鬼脸。

“到此为止，本姑娘不想陪你们玩了，再见再见！”

说完便以极快的身手跑到每个怪兽身边，朝它们各自轻轻的挥了一掌，只见一个个方才还凶猛无比的怪兽，竟然像中了邪似的逐一倒地死了过去。

深藏不露的奇怪女孩得意的拍了拍双手，才愉快的跑到了讶异的兰迪斯一行人面前。

“谢谢！你好！嘻嘻嘻！”

白跑一趟的亚克可火了，“搞什么嘛！害我们这么紧张的跑过来！你明明自己一个人就对付的了，干嘛还喊救命喊那么大声？”

“我想试一试你们武士是不是和我师父说的一样，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嘻嘻！！”

“你师父呢？为什么你不跟着师父，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

被尤利安这么一问，女孩竟然低下头，呜呜的啜泣起来，“琴琴的师父不见了...呜呜呜...琴琴是出来找师父的嘛！”

看这个叫做琴琴的女孩哭的这么伤心，同样是出来找母亲的兰迪斯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心酸。

“唉！好可怜...你师父去哪里了？我们帮你找看看好吗？”

琴琴停止了哭泣，歪着头想了一下。“师父说他要去罗.....罗特什么的，要找一个梭尔...还是索尔的国王...然后去了好久都没回来，琴琴就只好自己出来找师父了！”

“是索尔？”再度扯上索尔，兰迪斯格外吃惊。

“你师父是谁？”

“师父叫做卡里斯.....”

“卡里斯？！是传说中的武圣卡里斯？！”从后面跟上来的费塔加听到了这个名字，显得有些讶异。

“我只听说卡里斯以前有两名武艺非常高强的弟子，一个是豹人族的赛可邦勒，另一个则是美貌与武艺相同过人的凯丽前辈。看你年纪这么小，莫非你是卡里斯第三个弟子？”

“琴琴没有父母，懂事以来就跟着师父了。但是曾听师父提过有一个师兄和师姐。”

“嗯...我想那就不会错了。”

突然一阵愤怒的兽吼，一大群和方才相同的怪兽朝琴琴的方向而来。

“她在那里！就是她，那个泼辣的小丫头，就是她揍昏老大的！”

看到这种浩大的场面，琴琴的年纪虽小，却一点也没有畏惧之意。

“又来了！嘻嘻！真是阴魂不散！”

“可恶的小丫头，竟敢趁我不注意时偷袭我！看我今天非把你捉来剥皮煮汤不可！”

琴琴毫不畏惧的跑向前，又朝敌人扮了个鬼脸：“呸！你来抓呀！抓得到我就给你磕头。嘻嘻！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这儿，怎么可能会让我吃亏

嘛！”

虽然对付这些空有蛮力，智商却不高的怪兽并不吃力，但毕竟这里是对方的地盘，加上这个纷争很显然是眼前这个顽皮的小妹妹所引起的，因此兰迪斯并不想和对方大动干戈，兵戎相向。

“费塔加，依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心思细密的费塔加也知道这场架没什么意义，“我看这样吧！尤利安，待会儿我们先拖延对方，麻烦你趁乱去把那个小妹妹琴琴给抓回来，免得等会儿这附近的怪兽全都跑了出来，脱身就难了！”

“没问题！交给我吧！”

“那么，大家就分散诱敌，一旦尤利安抓到琴琴，大家就赶紧离开到前面的小山丘会合，千万不要恋战！”

“好办法！大家上吧！”

除了布兰多和盖亚一组之外，其余都很有默契的各自散开，只有尤利安看准了琴琴的位置，冲了过去从背后一把将她扛在肩上。

“喂喂！你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来！”

由于身为僧侣的尤利安本来力气就不大，加上琴琴挣扎不休，因此他只是拼命的将琴琴扛离现场。

“喂！我还没打够呢！快放我下来呀！放——我——下——来——啦——”任性的琴琴情急之下伸手乱抓，只见尤利安的长袍不一会儿功夫，就全部被抓得稀巴烂，只剩长布条在风中飞舞，连背部都被抓出了血痕。

但尤利安依然忍痛咬牙，以吃奶的力气向前直奔，眼看小山丘越来越近，当尤利安正想松一口气时，他感觉琴琴的手竟然往他的头顶抓去。

大惊失色的尤利安连忙将琴琴丢到了草地上，但当他看见了琴琴手上抓着自己的帽子时，整个人如堕冰窖。

“你...你快把帽子还给我！”

琴琴晃着手上的帽子，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朝尤利安左看右看。

“哦！怪不得你要戴帽子，原来你.....”

尤利安铁青着脸，“快把帽子还给我！”

“还给你就还给你，那么凶干嘛？喏！还你！”

接过帽子后的尤利安连忙将帽子戴上，此时兰迪斯与其他人也摆脱了敌人而来到了小山丘。

“怎么样？尤利安、琴琴，你们还好吧...咦？尤利安，你的衣服怎么.....还受伤了！？这到底是.....”

“谁叫他要偷偷扛我走，琴琴还没打过瘾呢！”

“你...你要赔我！”

琴琴嘟起了小嘴，“谁叫你要鸡婆，爱计较的小光头！”

大家不约而同的一起望向尤利安的头顶，看得尤利安既羞又恼。

“你...你.....”

“哈哈！哈哈哈哈！”裘娜首先爆笑出声。“她说他是.....光头！？啊哈哈哈哈哈.....”

“难怪你要老是戴着帽子，原来.....哇哈哈哈哈哈.....”亚克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见无法隐瞒下去的尤利安，窘得满脸通红。

“是.....我的确是光头，唉.....”他将小帽慢慢取下了来，只见头顶上

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净土”。

“这……这是教皇的代价吗？”兰迪斯虽然也想笑，但他觉得自己同情的成份居多。

“可以这么说……”

兰迪斯走过去为尤利安戴上了帽子，“尤利安，你不要难过了。”

“不…我早就认份了，反正这种事你们大家早晚都会知道，只是……”尤利安朝琴琴瞪了一眼，“你还是要陪我！”

“陪’你就’陪’你嘛…”琴琴故意凑上前去，夸张的挽着尤利安的手，“来嘛~你要我陪你多久，嗯？”

“你……你……”老实的尤利安连忙甩开了她的手，“不……不必了……”

惊慌失措的样子，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看这样好了。琴琴，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找你师父，怎么样？”

琴琴高兴的跳上前去，一把搂住了兰迪斯的脖子。

“哇！谢谢！我最喜欢武士哥哥了！”

（三）神之兵器

宁静的夜。

兰迪斯躺在营火旁，独自望着满天闪亮的星光。除了站在一旁的盖亚不用睡之外，其他人都静静的入睡了。

这个情境让他想起跟随索尔离家的第一个夜晚。

自从上次见过一次自称是母亲姊妹的女神之后，也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虽然知道自己是神之子，但他却似乎不曾感受过“神”对他的关心。

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吗？还是仍然不能够原谅父亲与母亲的结合？

离家这么久了，母亲的下落仍旧探不到一丝半毫，这是他们一直没有理会他的原因吗？

无法确认自己的生命目标，兰迪斯不由得感到有些灰心与疲累。

想着，想着。就在兰迪斯迷迷糊糊的将要睡着的时候，一阵若有似无的熟悉歌声，烟雾般的飘进了他的耳中。

随着歌声，兰迪斯再度见到了上次和他见面的女神。

“你…你是丝卡蒂亚！”兰迪斯觉得似乎有种见到亲人般的幸福与欢欣。

丝卡蒂亚柔和的朝他浅浅一笑，“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孩子。”

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兰迪斯的内心感到难以言喻的温暖与满足，甚至…甚至就好像母亲对他的抚慰一样。

就这么奇妙的感觉回荡着，兰迪斯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丝卡蒂亚轻轻的一转身，“来吧！孩子，跟我走。”

“走？我们要去哪里？”

“现在该是将你该得的赐给你的时候了。把你的伙伴一起带来吧！这件事有些困难，没有他们的帮忙是不行的！”

“这……”

丝卡蒂亚看见了兰迪斯犹豫的神色。

“不要害怕坦白你的身世，虽然你有着和常人不同的命运，但他们的命运，却是注定要和你相互交错的。”

“那我…我究竟该是属于什么…是人？还是神呢？”

“不要疑惑，孩子，你就是你，你有你自己的生命与未来，这全由你自己抉择。”

兰迪斯似懂非懂的思索了一会儿，才点点头。

“集中你的精神，心里呼唤着你所有的伙伴，然后跟我来吧！”丝卡蒂亚身边的光芒逐渐的扩大，兰迪斯闭上双眼，感觉自己像是被一股柔暖的风包围，有股力量牵引着他浮动，仿佛整个人要融化般的舒畅。

“来！睁开你们的眼睛吧！”

兰迪斯缓缓的睁开了双眼，尽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飘渺而迷蒙的景象，空气中沁凉清新的气息，仿佛瞬间使人的心灵变得澄净而透明。

“这...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们大家会在这里呢？”耳边传来法莲娜的声音。

兰迪斯这才发现除了他之外，尤利安、亚克、法莲娜、裘娜、费塔加、布兰多老爷爷及琴琴，甚至连盖亚都来了，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以惊讶的神情环顾四周...当然，盖亚例外。

丝卡蒂亚朝众人微微一笑，然后带领着兰迪斯，向前走了几步。

“火神，这就是武神玛茜与人类生的孩子！我已经将他带来了。请照原先的约定，将你为他打造的兵器赐给他吧！”

随着丝卡蒂亚悦耳的声音，一座雄伟的宫殿慢慢的从云雾之中浮现。

众人不由自主的跟随着丝卡蒂亚步上了层层阶梯，整个宫殿都是由洁白而坚硬的石块所构成，除了一根根向上延伸的粗大石柱之外，整个宫殿再也看不见其他的景物。

“你就是玛茜与人类的孩子吗？”宫殿突然响起了威武沉着的声音，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人。

兰迪斯深吸了一口气，“是的，母亲为我命名为兰迪斯。”

“兰迪斯是吗.....嗯...”就在兰迪斯的正前方，一座阶梯缓缓的浮现，而阶梯的上方，出现了一团奇异的火。

不！仔细一看，那是一个有着火红的头发，火红的长须，以及两道火红浓眉的老人，在这洁白而宽广的宫殿之中，显得格外的奇特引人注目。

老人的神情看来十分的威严与肃穆，“兰迪斯，你要使用神的兵器，就要证明你有拥有它的资格，这是我的规定，就算是神，要取用我的兵器，也要遵守这个规定。你看.....”

老人的身后出现了三道门，而每个门前，都矗立了一个巨大的石像，每个石像都是面目狰狞、手持武器的奇异怪兽，光看就使人不寒而栗。

“这三道门里，各放着一件神兵利器，你只能选择一样，作为你的武器。这三件兵器，各有其不同的威力，你只能藉由守护兽的型态与攻击力，来判断它们所守护兵器的威力与功用，这是考验你的智慧；相对的，当你决定了你的选择，接下来就得靠你的勇气了。你必须打败那项兵器的守护兽，让它认你为它的主人，你才能够得到那样兵器。否则，你的生命将会被守护兽所终结！”

“...打败它？！我？！”

“没错！不过，但要制服神兽本非易事。而你特殊的身分...唉！以人类之躯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多日来的修练，已经引出你武神血统的战斗本能，加上.....”火神平和的看了一眼尤利安这群和兰迪斯一同出生入死的伙伴，“加上你这群人类朋友各显其能的话，或许就有这个希望也说不定。”

“为什么...为什么我非得这样做不可呢？”

“兰迪斯，”丝卡蒂亚有些歉然而感伤的开了口。

“坦白说，当初你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姊姊玛茜选择和人类结合而生下你，众神都非常的不能谅解。他们都认为人类的劣质本性，是没有资格和神相提并论的。但是，姊姊她当初之所以会如此决定，是为了让众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是愚昧无知的，相信真爱、秉持信心、充满勇气的人类还是存在的。这是姊姊对你所抱持的期望，可以由她为你的命名的含意而得知。”

“我的名字？！...”

“是的。‘兰迪斯’这个名字，一般的意义是指智慧与勇气的结合。但对我们神族来说，它还代表了‘生命的希望’。”

“生命的...希望？！”一直对自己生命价值存疑的兰迪斯，刹那间仿佛和未曾谋面的母亲心灵相通了，“原来...我懂了！我愿意接受考验！”

“...很好，那么！祝福你了，孩子。”说完火神与丝卡蒂亚便一齐消失，只剩下兰迪斯，与疑惑的尤利安一行人。

“兰迪斯，这...这是真的吗？”面对伙伴们质疑的眼光，兰迪斯只有肯定的点了点头。

“别担心，兰迪斯，无论如何，大家都会尽力协助你的。”费塔加依然是充满了令人信赖的微笑。

“是啊！兰迪斯，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应该不是普通人，现在知道了你的身分，我还真觉得认识你挺光荣的呢！”亚克坦率的拍拍他的肩。

“兰迪斯，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不欲人知的事。我很能了解你的苦衷，但即使是如此，我们都还是好朋友不是吗？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就对你另眼相看的！你说是不是？琴琴。”犹记得兰迪斯之前安慰鼓励过他的尤利安，满怀真诚的说。

“对呀！大哥哥还是大哥哥，管他什么神呀人的，不就是爸爸和妈妈吗？琴琴想要...都.....都没有呢！”琴琴忍住泪，撒娇的拉着兰迪斯的手。

“是啊！兰迪斯，你想怎么做就放手去做，不必太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别忘了你曾经打败过我呢！把你的能力证明给他们看吧！”裘娜也上前拍拍他的肩，显得格外的温柔。

“没错！老头子我也支持你。既然盖亚也来了，当然也包含盖亚罗！对吧？盖亚？！”

“哗哗哗！！”

而在旁边一直低头不语的法莲娜，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下开了口。

“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知道兰迪斯就是兰迪斯，就是那个一直保护我，照顾我的兰迪斯，我喜欢这样的兰迪斯。或许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但是...”法莲娜怯怯的抬头，眼中写满了柔情，“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也能够一直支持你，陪伴你...”

听到了这些伙伴们发自内心的话，兰迪斯觉得有一滴热泪无法克制的迅速滑落脸颊。

“啊...谢谢你们大家，谢谢.....”有了这些好朋友的鼓励，兰迪斯觉得瞬间充满了信心与勇气，接下来就是先看智慧的表现了。

兰迪斯静下心来，对这三尊大石像仔细打量了半天，最后他在其中一尊略为矮小，却手持两把锋利手斧的守护兽的面前停下脚步。

“就是它了！”兰迪斯拔出了自己的配剑，“大家先别过来，让我先和它试试，麻烦大家等我的口令，如果没有叫到名字的，千万不要靠近，以免受伤，好吗？”

见到大家都很有默契的点了点头，兰迪斯这才集中精神，屏气凝神。

“要开始了！爸爸，妈妈，兰迪斯一定不会令你们失望的！”

就在兰迪斯奋力挥剑的一刹那，被攻击的石像突然像是复活般的动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闪避了兰迪斯的一击。

“果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哼！我非打败你不可！”兰迪斯猛一吸气，加快了自己的身手朝怪兽砍去，但怪兽闪避的速度快的惊人，不服输的兰迪斯依然咬牙让自己处在“攻”的一方，隐藏在体内武神的战斗本能在不知不觉中快速提升，兰迪斯的速度明显的越来越快，快到旁观的众人都仅能看到两个模糊的身影，而看不清两人的动作。

但就在众人敬佩兰迪斯的战斗天赋之时，兰迪斯却逐渐的迟缓下来。

“可恶！没有办法和它的体力抗衡.....”原来虽然兰迪斯的胆识过人，但毕竟是人类平凡的血肉之躯，和神兽难以比拟。

就在兰迪斯渐感不支时，神兽抢得了先机，挥动手中轻巧的利斧，兰迪斯一个不慎，左腿被狠砍了一刀，深及见骨，鲜血立刻如同泉水般喷射出来。

“哇——”

“兰迪斯！！”

“兰迪斯——”

这一下重创，使得兰迪斯失足摔落地面，但神兽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顿的朝兰迪斯砍去。

“法莲娜——”随着兰迪斯这一声叫唤，惊醒了险些吓呆的法莲娜，她立刻想也不想的迅速念动强力的雷咒，一股惊人的闪电就在生死的瞬间，将神兽劈开弹出了数公尺远。

看着倒卧在血泊之中奋力挣扎的兰迪斯，尤利安紧握的法杖上，突然飞出一个巨大的光球，包围住了兰迪斯，而就在兰迪斯跳出了逐渐淡去的光圈之时，腿上的伤竟奇迹似的愈合，尤利安也因一时法力耗损过多而跌坐在地上。

兰迪斯给了尤利安一个感激的眼神，但当他又要冲上前时，布兰多却朝神兽丢掷了一个球状的不明物体。

“嘿嘿！尝尝我特制的炸弹吧！”只听见轰然巨响，大片黑色的烟雾阻挡了神兽的视线，兰迪斯趁机绕到了神兽的背后。正要从背后攻击时，神兽也敏捷的转身面对兰迪斯。

“可恶！不愧是神器的守护兽...”面对从头上狠劈下来的手斧，兰迪斯只能下意识的用剑去抵挡。但即使是人类难得的兵器，也抵挡不了神兽威猛的攻击。

抵挡数下之后，出现裂痕的剑终于惨遭腰斩。

“啊！遭了！”看见自己护身武器被毁，兰迪斯立刻向后弹退数步。

“费塔加！拜托你了！！”

早已凝神等候的费塔加，立刻念动咒语。只见空气中的水份瞬间凝结成一道道尖锐的冰柱，极速的射向神兽的背后。

神兽马上察觉，但才略一转身，在兰迪斯的方向却传来同样威力惊人

的攻击。

“尝尝我苦练的成果吧！炎——”

同时被两道凌厉准确的攻势击中的神兽，左边被酷冷的冰柱寒风袭击，右边却被炙热的猛烈火燃烧，痛苦不堪的神兽终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号。

“呜哇——”神兽发出了一道震动宫殿的叫声之后，随即化成了一道金黄色的光芒，飞入了原先所站立的门内。

就在众人惊魂甫定之时，门缓缓的打开了。

“啊！这是……”

门内光芒四射，一块突出的平台上插着一把闪烁着耀目金光的剑。

“真是了不起呀！兰迪斯。”火神出现在平台旁，充满了赞许的微笑，“当然，还有你的这些同样了不起的人类朋友。”

“是的。毕竟，你们是第一个，打败了守护神器的神兽的人类。”丝卡蒂亚也出现在兰迪斯的身后，但却多了两个同样有着武神装扮的女神。

“兰迪斯，许久不见，你果然不愧为武神之子。”

短发的女神慈爱的看着他。这两位当然是艾芙罗拉与凯伦诺特。

“你们是…母亲的两位姊姊吗？”

“是的，相信你的父亲一定曾对你提过我们的存在。我们很高兴你并没有使大家，甚至你的父母失望。”

“我…我只是尽我的能力，也是父亲从小对我的训诫。”

“来吧！孩子。这件兵器是属于你的。它叫做‘修佩鲁’，意思是指时间。”

兰迪斯依言上前，深一吸气，将剑用力拔出平台，一阵金黄色的光点由剑尖散开，落在兰迪斯的身上。兰迪斯霎时觉得疲累尽消，全身仿佛充满了力量。

“呵呵！修佩鲁已经认定你是它唯一的主人了，至于它隐藏的威力，就得靠你去发挥了。”火神满意的看着兰迪斯，“告诉我，孩子。你选择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啊！因为我觉得它体型较小，却手持双斧，那它应该是属于轻巧锋利的武器才对。”兰迪斯看了看其他的两尊石像，“我明白其他两件一定也是非常厉害的武器，但是我想，我应该比较适用轻巧的武器才对！”

“嗯…真不愧是个兼具智慧与勇气的孩子。当初答应你的母亲守护你，的确没有使我后悔。”火神微笑的看了看尤利安一行人，“辛苦你们了！丝卡蒂亚，该是送他们及兰迪斯回去的时候了！”

丝卡蒂亚点点头。“走吧！兰迪斯。还有你的朋友们，闭上眼睛，跟我来吧！”

就在兰迪斯众人跟随丝卡蒂亚消失在宫殿中时，许多众神出现在宫殿的四周。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优秀又充满勇气的人类……”

“不愧是武神玛茜的儿子……”

“可惜父亲是个人类……”

“他的父亲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类，”一直沈默不语的凯伦诺特终于沉声的开口了，“一个真诚而忠实的人类。”

此时的兰迪斯众人，从营地一齐惊醒了过来。

“好像是一场梦……”

“…真是不可思议…”

琴琴却指着兰迪斯惊叫起来。“哎呀！你们看！”

只见兰迪斯高举着一把奇异的剑，在曙光的照耀下，闪耀着神圣的金色光辉。

“这不是梦！”

第六章 怒之兰迪斯

（一）地狱三斗神

“喂喂！小光头，你不要老是对我管东管西的行不行？我师父都没有你罗唆！”

“你还小，我是为你好呀！你这样老是一个人脱队乱跑，很危险的……喂！琴琴！琴琴……”不想理会尤利安的琴琴，故意边捂着耳朵边向前跑，尤利安有些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呵呵呵！尤利安，你也别太失望，琴琴她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只不过这个年龄总是不喜欢有人对她唠叨的。呵呵呵！”布兰多看着他们，笑得好开心。

“是啊！总有一天，当她体认到一些事的时候，她会自己成长的。”费塔加看着琴琴渐行渐远的身影，静静的说。

此时突然传来了琴琴的尖叫声。

“她该不会是又在耍宝了吧！我可是不想老是陪她玩这种放羊的把戏。”亚克夸张的打了一个呵欠，仍然是懒懒地向前走。

“不对！这次声音不对劲！大家快过去瞧瞧！”机警的裘娜加快了脚步，朝琴琴的方向直奔。众人也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急忙加快了速度。

冲到了琴琴身边的众人，发现前方不远的山崖下，有两男一女正围住一个满身伤痕的老人，而见到这一幕的琴琴竟然急得泪眼滂沱。

“师父！师父！呜呜呜……你们这些坏人，快点放开我师父！呜呜呜…师父……”

“卡里斯！？”

正作困兽之斗的老人转头看着哭泣的琴琴，因风霜而泛白的须发却难掩武术家的凛然英气。但他身上的伤，小的不算，大的至少也有七、八处，端的是只见血肉不见肤，任何人受此重伤早就躺下了，而卡里斯竟然支撑狠命的强忍着，鲜红触目的血早已浸透了碎裂的斗服，正顺着全身一滴滴的往下流。

“琴琴…别过来…快走…呃！！”这么一叫使得卡里斯叫岔了气，口中顿时涌出一滩浓血，显然已受了极重的伤。

“咕咕咕……”其中一个貌美的女人娇滴滴的笑了起来，粉红色的长发随风飞扬，一双带有邪气的眼睛仿佛能够勾魂摄魄，丰满的胸脯随着笑声不断起伏，看起来十分的妖媚。

“小妹妹，你的师父已经油尽灯枯了！你来得正好，你就帮你的师父收尸吧！咕咕…”

“这把老骨头还真有两下子！能在我们地狱三斗神的手下撑了这么久，真是不简单！”另一个看来身手矫健灵活的男人，得意地伸出舌头舔了舔拳头上的血迹，神情极为放肆狂傲，“不过，他的好运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可笑他空有一身本事，为了索尔之事，竟然甘愿赔上自己的性命，真是愚蠢啊！哈哈哈哈……”带着绿色面具的男人，抖动着结实壮硕的肌肉，高大魁梧的身躯足足比其他人多了一个头的高度，加上凶恶的眼神，如同一只待势噬人的巨熊蛮兽。

原来是陷害索尔的匪徒！兰迪斯的心里点燃了熊熊的怒火，而卡里斯血泥裹身的惨状，更使得他怒不可遏。

“可恶！究竟是谁在幕后主使？竟然如此狠心，不但害得索尔沉冤莫辩，现在还要将他的朋友置于死地！”

“看他们的样子，的确是传言中令人闻名丧胆的地狱三斗神没错！”费塔加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紧张神色。

“哦！那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吗？”

“我只听说其中有个力气惊人的巨汉，叫做巴鲁。被他的巨拳击中的人，骨头会完全粉碎，无法苟活；还有一个身手敏捷的家伙，叫做萨达特。据说他的攻击速度，快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往往被他击中的人，都还看不清他的攻击招式；而当中最神秘，且最恐怖的，却是个叫做席拉的美丽女人。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她的攻击方式，但其余的两名斗神却会听从她的指挥，不敢反抗。”

“那你知道他们究竟是何人指使的吗？”

“这...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真是卑鄙！三个打一个，一点武术家的风度都没有！对付这一群小人，我们还等什么？”义愤填膺的亚克，磨拳擦掌蓄势待发。

“冷静一点！这些人功夫好，手段又残忍。千万别让他们把我们给各个击破了！”

“呜...师父！我要去救师父.....你们不要拉着我.....”又急又气的琴琴，已经几乎失去了理智。

“事不宜迟！我们得快点过去救人才行！”

看见兰迪斯一行人来势汹汹的模样，为首的席拉不但毫无畏惧之意，反而狂笑起来。

“咕咕...一群小毛头，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呢？”她朝巨大的巴鲁表示了一个眼神，“这几个不要命的小子，让他们也尝尝粉身碎骨的痛苦吧！”

“是！”

看到巴鲁如同一座山一样的朝他们一步步逼近，费塔加连忙阻止了大家。

“这是气力惊人的巴鲁！大家要小心保持距离，千万别被他的拳头击中，否则不死也活得不完全了！”

“没错！大家别靠太近，伺机攻击吧！”

然而见到兰迪斯一群人停下了脚步，巴鲁却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如果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躲得掉我的攻击的话，那你们就未免太小看我地狱三斗神的巴鲁了！”

只见巴鲁握紧了右拳，朝地面猛力一击。

当众人还不及反应这个举动的目的时，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地面涌出，

挟带着难以数计的碎石飞岩，将措手不及的一行人纷纷击向空中。只有沉重的盖亚仅是晃动了一下，并未被这股力量撞飞。

等到伤痕累累的众人一一落到了地面时，斗神巴鲁又是一拳，再度使众人飞向半空中，毫无招架之力的法莲娜及尤利安，先后被劲风中的碎岩击中，哀叫一声吐出了鲜血，而法莲娜更是难以支撑的昏了过去。

“法莲娜！唔！！...”眼看伙伴们一个个难敌魔掌的受伤挂彩，兰迪斯更是心如刀割，但巴鲁却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哈哈哈哈！碎岩拳的滋味如何！？你们以为不靠近我就没事了吗？光是这样，我就可以把你们像蚂蚁般活活弄死，你们能有什么办法？哇哈哈哈哈.....”巴鲁猖狂放肆的大笑起来，怒火中烧的兰迪斯恨不得用剑将他砍个稀巴烂，奈何就近在眼前的敌人.....

就在大伙儿又再一次的落到地上时，那股强大的力量却消失了，碎石也纷纷的静止下来，仿佛从来没发生过事情一般。

众人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不约而同的一齐望向了巴鲁。

巴鲁张大了口，像是要笑，也或许要叫，总之，声音只是在喉中，并没有发出来。他高举的拳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只是逐渐的软了下来，慢慢地...慢慢地.....

众人随着的视线全集中在他的巨拳上，接着，竟然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席拉与萨达特惊怒的神情。

巴鲁可能连剑都难以刺穿的健壮身躯，此时居然莫名的爆开了一个大洞，碎裂的肝肠内脏散落在身后的草地上，血水顺着腹部的洞口流淌出来，空气中还隐约飘着一股令人作恶的焦肉臭味。

“这...这是.....”不明究里的兰迪斯，一时之间惊呆得失去了思考能力。

就在众人惊愕之时，布兰多从碎石堆中，吃力的爬了起来。

“哦！？嗯...咳咳...唉呀...总算是成功了呀...咳咳咳咳...这堆灰尘真是差点呛死我老头子了.....”说完还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到了盖亚的身边，检查了下盖亚手臂上的“秘密武器”。

“老爷爷，是...是你吗？”

“什么是我？当然是我，我是如假包换的我呀！”布兰多得意的呵呵直笑，“不过也算是盖亚的功劳啦，因为只有它不为所动嘛！我就想刚好拿这个大块头试试我刚完成的光束炮，哪知效果这么强，才一下就...玩完啦！！”

才高兴没多久的布兰多，突然碰地一下飞出了几公尺外，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老爷爷！！”琴琴看出布兰多遭人暗中攻击，立刻飞身到布兰多身前，朝看不见的敌人猛一发掌，只见琴琴喷了一口鲜血，也飞出了几步，但她立刻翻身站了起来，平时纯真的小女孩，此时却如同一个满布杀意的斗士。

“你有本事就站出来，偷偷摸摸的算什么东西！”

随着琴琴厉声的喝斥，一条人影如同鬼魅般出现。

“哼哼...小丫头，你小小年纪身手不错，真不愧为武圣卡里斯的徒弟。”萨达特不知何时已从山崖边来到这里，他一面将全身关节弄的咯咯作响，一面以极其不屑的眼光俾倪着兰迪斯一行人。

“真是谢谢你们做掉了巴鲁那个自大的怪物，不过你们的好运也到此为止了！”

目露凶光的萨达特身影再度消失，琴琴运起全身功力抵挡，仍然被看

不见的攻击震飞。

“哇……”琴琴又喷出一口鲜血，尤利安不顾自己伤痕累累，拼死飞扑过去，一把接住了琴琴小小的身躯。

“可恶！你这个家伙！！”裘娜抓起巨大的钢刀，朝尤利安及琴琴身边的空气中猛力砍去，但只见一小片衣服的碎布片飘飞。

布片都尚未掉落地面，却听见一声轰然巨响，连高大的裘娜都被击飞，重重地摔落在地上。这时裘娜掉落的钢刀，突然像是通了灵般，朝裘娜极速飞去。

“啊！危险！！”裘娜想挪动身驱躲掉这致命的一刀，奈何受了重创的脚却丝毫移动不了半寸，裘娜只得认命的闭上了眼睛。

“嗤”的一声，钢刀硬生生的朝身体戳了进去。

感受不到该有的痛觉，裘娜有些奇怪的睁开了眼睛，眼前竟然是费塔加的脸！

“你…没…没事吧……”锐利的钢刀从背后刺进了右肩，血一滴滴的自前胸突出的刀尖流下，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滚滚而落，和着血落湿了裘娜一大片的衣服，但费塔加仍是那副惯有的温柔微笑。

“你…我……”平时冷静的裘娜顿时被吓傻了，“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冒死救我呢？你……喂！你振作点！你醒醒啊！你不要吓我！你不能死啊！费塔加……”

抵受不住剧痛的费塔加终于昏了过去，倒在裘娜的身上。心急如焚的裘娜霎时方寸大乱，眼泪无法克制，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从小过惯了打杀战斗的生活，原本以为自己的心早已如同冰一般的冷，原本以为除了死去的父母之外，再也不可能有人真正的关心她的死活，但是这个叫做费塔加的男人，不但关心她，甚至还……还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她……

“为什么…为什么……”站在一旁的兰迪斯一边眼神空洞的喃喃自语着，一边慢慢的拔出了修佩鲁。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为什么要赶尽杀绝？为什么……”

“为什么！？”萨达特再度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神情更见狂傲。“因为只要是阻碍教主伟大计画的人，都死不足惜啦！哈哈……”

“嚣张的混蛋！该死！！”亚克抓起了手中的骑枪，朝萨达特用力掷去，但在急怒慌乱之中，不但没射中，还被萨达特轻易的接在手中。

“哼！凭你们这点能耐能要得了我的命？别笑死人了好不好！”萨达特鄙夷的笑了下，然后举起了骑枪。

“还给你！”骑枪以更惊人的速度朝亚克飞去，先前已经受伤的亚克根本无力抵挡闪躲……

突然，一声清脆的撞击声，骑枪被打落在亚克眼前的地上，只见兰迪斯手持神器修佩鲁，目光冷峻的看着萨达特。

“来吧！你的对手是我，有本事就冲着我来吧！”

“哦？就凭你？”萨达特对于兰迪斯这一下身手，也有些微的讶异，但他仍然不相信眼前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会有多快的速度。

才一说完，兰迪斯竟然也和他一样瞬间消失，萨达特心中一惊，连忙移动身影，但手臂一凉，左手臂已经在瞬间和身体分家了。

“哇呀……”一声凄厉的惨嚎，萨达特想要伸手按住疯狂喷血的伤口，但耳边却传来兰迪斯冷酷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

“这是你打老爷爷的份！接下来……”

“唰”的一下，右手臂又跟着掉落在地，萨达特发出了杀猪般的哀嚎。

“这是你打琴琴的份！”

萨达特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冒，他从来不知道，面对一个看不见，却又想要置他于死地的敌人，是如此令人肝胆俱裂的一件事。

“啊...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

面对萨达特的苦苦哀求，兰迪斯像铁了心似的置若未闻，突然萨达特的身体碎裂成好几块飞了开来，鲜血碎块掉落一地，全身溅满鲜血的兰迪斯才出现，嘴里冷冷的吐出一句：“这是你伤害费塔加的份！！”

这时法莲娜悠悠的醒了过来，当她看见满地的血迹及仍然站着的巴鲁体，心中已是骇然大惊，加上看到持剑站立，满身鲜血且神情骇人的兰迪斯，忍不住惊恐的尖叫出声。

听到法莲娜尖叫的兰迪斯，才正要转身朝她走去，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在身后响起。

“真是不错的身手武艺呀！英俊的年轻人。”

（二）武圣卡里斯之死

兰迪斯慢慢的转身，冷冷的盯着这个传闻中神的女斗神席拉。

面对兰迪斯冷冽的目光，席拉不但毫无畏惧之意，反而一步步走近，美丽的眼睛闪着动人的光辉。她伸出了白皙纤细的双手，温柔的抚摸着兰迪斯的脸颊。

“你长得这么讨人喜欢，武艺又么强，我实在不忍心下手杀你呢！”席拉一边看着兰迪斯，手一边缓缓的移向他的胸膛，“嗯...没想到你年纪这么轻，体格却这么好，真是叫我爱死了...”

对于席拉这种放肆越礼的举动，兰迪斯却没有任何抗拒的反应。

法莲娜见了又羞又气，“不要脸的老女人，你别想打兰迪斯的主意！”她挣扎的站起身，伸手想要拉走兰迪斯。

可是没想到兰迪斯不但将她的手甩开，还冷冷的对她说了一句：“走开！”

“兰迪斯，你……”法莲娜霎时气得几乎昏厥。

席拉见了更是大胆的将整个人靠在兰迪斯的怀里，朝法莲娜得意的纵笑。

“别自做多情了，小妹妹。从来就没有一个男人逃得出我席拉的手掌心，哪个男人不想要像我这种真正的女人？像你这种发育不全的黄毛丫头，再等个几年吧！哈哈哈哈哈……”

法莲娜受了这样的羞辱，一时气不过，愤然伸手打了席拉一耳光。

“不要脸的女人！”

“你！？……”

被刮了一耳光的席拉哪能就此罢休，她撒娇的向兰迪斯偎去：“她竟敢打我，兰迪斯，我要你杀掉她替我出气！”

“好！”听到这句话的兰迪斯忽然目露凶光，他左手将怀中的席拉搂紧，右手拔出了腰际的短剑。

法莲娜不敢相信，这就是前些日子一直温柔照顾她，保护她的兰迪斯，就是令她倾心恋慕的兰迪斯。她惊惧的后退，泪水已经不听使唤的流下来。

兰迪斯举起短剑，竟猛然朝怀中的席拉刺去！

“啊……”席拉哪里知道兰迪斯刚才全是虚情假意，加上又被他用力搂住，因此背部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剑。她连忙用力的挣脱了兰迪斯的怀抱，念出了咒语。

只见席拉缓缓的飘到了半空中，她咬牙切齿的尖声厉道：“好一个狡猾的小伙子！今天我要你们全部为这一剑付出生命的代价！”

“哼！恐怕没这么容易！”兰迪斯将短剑插回腰际，重新拔出了修佩鲁。

而席拉的身上、手上竟然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不一会儿，已经整个人被火焰包围住，宛如一颗飘在空中巨大火球，形成一幅怪异莫名的景象。

“今天就让你们尝尝被地狱之火焚烧的痛苦吧！”一道强烈炙热的火柱朝兰迪斯等人袭来，兰迪斯也念动火咒，一道亮白色的火焰迎面挡住了席拉火红色的灼。

“哼！让你也见识一下神圣之焰的厉害！”

就这样你来我往，两种高热的火焰激斗，不但使得法莲娜一行人感到炎热难当，就连地上的花草也急遽的枯萎。

“这……这样下去，还没决出胜负之前，我们就得先热死了。”裘娜一边喘着气，一边帮怀中昏迷的费塔加抹汗。

“啊！对了！”

她小心的将费塔加拖往树下，再示意其他人也一齐过来。

等到伤痕累累的一群人聚集了之后，她拍拍尤利安的肩：“你还好吧？还能不能够施法治疗？”

受伤也不轻的尤利安定了定神，“我想多少应该还可以。”

“那好，等会儿我将刀从费塔加身上拔出来，你必须立刻替他施法止血，否则一旦失血过多，他的命恐怕就难保了！”

“嗯！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望着费塔加痛苦的表情，裘娜实在不愿意再去加深他的痛苦，但为了大家的安危……

“呃！……”裘娜猛然拔刀的举动，果然将费塔加痛醒，鲜血立刻像泉水一般的涌了出来，裘娜急急的用力将伤口按住，但血仍然不停的从指缝中溢出。

她着急的对尤利安催促：“快呀！拜托你念快点！再慢他的血就要流光了！”

看着费塔加的脸逐渐失去了血色，裘娜觉得自己的生命仿佛也要跟着一点一滴消失般的难受。

当费塔加感到痛楚逐渐消失之时，他终于看清了裘娜着急的脸。

“你…你清醒了！”

“嗯…好热啊…怎么不见…兰迪斯……”

“老实说，你现在能不能够……施展你的冰魔法？”裘娜忧心的看着费塔加，“如果觉得力不从心，千万不要勉强！”

“冰…”看见身边每个人汗如雨下，不停喘气的样子，连盖亚都快要冒烟短路了。

“我懂你的意思了……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费塔加勉力集中精神，念动了咒语，只见附近蒸散的水气都朝众人集中，虽然无法结冰，但明显的凉快了许多。

但这时的兰迪斯，却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

“可恶...没想到这个席拉，都受了伤还这么能撑...”为了伙伴们，兰迪斯仍然咬牙硬撑，就在他体力即将耗尽之时，却听见了席拉的惨叫声，而火焰的攻势也随之停止。

席拉像是遭受了什么暗袭似地自半空中摔落地面，恰好摔在一颗坚硬的巨石上，骤遭此击的席拉，终于猝不及防的因此摔掉了性命。

兰迪斯连忙朝四周望去，发现卡里斯站在不远处，还不及收回攻击的招式，便已瘫软的仆倒在草地上。

“是卡里斯前辈救了我！”兰迪斯急忙朝卡里斯跑去，但琴琴比他更快，一手拖着伤势同样不轻的尤利安，扑到了卡里斯身边。

“师父！师父！呜呜呜.....尤利安，我拜托你快点帮我师父疗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好不好！.....”琴琴急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小小的脸上尽是哀求的神情，令任何人看了都心生不忍而为之鼻酸。

而压力最大的要算是尤利安了，这次遇上的强敌前所未有的，大家全都受伤惨重，若一个不慎，没来得及救命的话，那他这个唯一的僧侣就得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

顾不得自己的伤势，他急忙趋前探视倒在地上的卡里斯，发现他不但受伤多处，而且内脏筋骨严重碎裂，加上刚才勉强发出气功击杀席拉，已经奄奄一息了。

“卡里斯前辈！你振作一点，我马上用治疗术帮你疗伤！”尤利安噙着泪，虽然明知希望已经渺茫，但为了琴琴.....

卡里斯对琴琴来说，就像是父亲一般，她小小年纪，如何承受这种丧亲之痛呢？因此希望再怎么渺茫，他还是必须一试。

但卡里斯却只是慈蔼的对她笑了一笑。

“不...不用了.....我的情况.....自己很清楚.....活...活不成了.....”卡里斯握住了尤利安的手，虽然满布岁月的痕迹与伤痕，但却十分的温暖。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尤利安吧...你们之中.....谁是.....兰迪斯.....”

跪在一旁的兰迪斯忙凑了近来：“是我！您有什么事要吩咐我？”

“啊...是你...果然一模一样.....”卡里斯微笑的看着他，但又立刻现出忧愁的神情。

“我...见过索尔了，他很好...只是和大臣们一样.....都被禁锢了...而他们不处死索尔.....其中包含.....极大的阴谋...你们要快...快.....葛斯洛喀.....葛斯洛.....喀.....呃！...”受伤沉重的卡里斯又猛然呕出一滩浓血，脸色也更加的苍白。

兰迪斯心中一惊：“尤利安！快！”

尤利安连忙施用法术，但卡里斯却握紧了琴琴的小手。

琴琴顿时感到一股强大却温暖的能源，从掌心源源不绝的传到了她的身体里，使得全身顿时充满了力量。

“师父你！？”

“琴琴...我的好徒弟.....你一直就像...我的乖女儿一样...”卡里斯的眼中写满了对琴琴的慈爱，他伸出了颤抖的手，轻轻的抹去琴琴眼角的泪。

“今后...师父不在了.....没法再帮罗特帝亚...什么忙了...我死前.....传你功力.....你就帮师父.....尽一点心意.....”

“我帮，我帮就是了！师父！你不要死！琴琴还需要你啊！师父.....呜

呜呜……” 可怜的琴琴早已泣不成声。

“兰迪斯…我徒儿……就交给你们管教了……” 卡里斯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像是感叹、不甘，又像是卸下了重责般的轻松。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琴琴受到任何伤害的！”

卡里斯点点头，目光转向广大的天空。除了琴琴断续的抽泣声，四周围静悄悄地，连一丝风都没有，仿佛连时间都静止了。

“我…死之前…好想…再看看…美丽的……故…乡……” 卡里斯的气息逐渐的微弱，声音也越来越小，“那山……那水……那草原……”

一个闪电突然划破了天际，不知何时密布的乌云，陡然降下了倾盆的大雨。

“师父？师父！你醒醒！你不要死啊！尤利安，你答应我要帮我救师父的！你快点救他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 承受不了打击的琴琴疯狂的扯着尤利安的衣角，心痛如刀绞的尤利安只是紧紧的抱住了失控的琴琴。

“对不起……对不起……”

兰迪斯此时突然站了起来，神情有些木然，他紧握双拳，大口大口的吸着气。

“兰迪斯……”

兰迪斯不发一语，只是走开了几步，又走了回来，气息逐渐变得急促起来，而众人的心弦也随之绷紧。

法莲娜知道他在强迫自己忍住悲伤与怒气。

“兰迪斯，不要这样……你想叫就叫出来吧！”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兰迪斯像是自语般，他再度走开了几步，又走了回来，脸上的表情像是失去了所有感情般的僵硬，急促的喘息却使得他全身颤抖了起来。

“为什么连一个人都不放过？！究竟为了什么？！为一什一么一！哇啊啊啊啊——！！” 兰迪斯终于忍不住嘶吼出声，如同火山爆发，如同海啸奔腾，这一吼，隐含了多少的不平与悲愤。

“冷静一下吧！兰迪斯！” 亚克用力的咬着唇，却止不住和雨水一同落下的泪水。

“是啊…我们还是先帮卡里斯料理一下身后之事吧！” 双眼失神的尤利安，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还有琴琴……”

大雨仍然不停地落，仿佛也在悲叹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凛然武圣，默默的盎然辞世。

而对于这一群拼了命想要援救他的年轻人，雨水不但淋湿了他们的身体，更淋湿了他们的心。

（三）卷入阴谋

“什么？葛斯洛喀教派？那是什么？” 多日来总是沈默寡言的兰迪斯，费塔加的话突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它是一个近年来兴起的宗教团体，他们教派里信奉的最高神，是传说中掌管平衡力量的平衡之神。这个教派是十多年前，在大陆的西南方兴起的，一直都是没无闻。直到最近，听说显现了许多神迹，招徕了许多信徒，这才日益兴盛起来。” 费塔加顿了一下，“不知道卡里斯临死前所说的葛斯洛喀，是不是和这个教派有关？”

兰迪斯正还想再问，一旁的亚克突然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

“我想起来了！兰迪斯。还记不记得我们和索尔在石巨神的遗迹里，差点送掉性命的事？那个魔导师，也是葛斯洛喀教派的。”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亚克便将追击邪恶魔导师的理由和经过，详细的向费塔加说了一遍。

“嗯……这样说来，就有一点道理了。葛斯洛喀教派的教义，是主张世界万物的相对力量都要均衡，才能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所以，世间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天平上的秤而已。只要有任何一方的势力太强，会危及他们所谓的平衡状态时，就该想办法削弱强大的一方，让天平回到平衡的状态……”

“这是什么奇怪的教义嘛！简直是邪教！”教皇尤利安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话。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讲，你看看以前大陆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都是和久必战，战久必和，总是不断的在长久的和平之中滋生邪恶，在痛苦的黑暗之中产生光明。历史总是如此的循环着，难道不觉得和他们的说法很相近吗？这种说法其实很早就存在大陆上了，但只有葛斯洛喀教派，敢将这些想法付诸行动……”

“所以当它们见到罗特帝亚强盛，认定它会破坏这种平衡，于是就设计陷害索尔，藉此削弱他的力量！？”默不作声的兰迪斯沉声的开口了。

“恐怕是如此……”

兰迪斯突然一拳用力击在身旁的树干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太过分了！一个国家强盛也有罪吗？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强盛，除了英明的领导者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须靠所有人团结的力量；因此就算以后发生了动乱，责任也是必须大家一起负的，他们凭什么要索尔一个人来承担？他本身有罪吗？”脑海中浮现出索尔之前被自己人民围杀，因而痛心流泪的一幕，兰迪斯的怒火更炽。

“还有琴琴的师父，也牺牲了，难道这也是为了他们所说的平衡而必须的！？只为着自己的目的，就想任意的牺牲别人，就想随意的支配别人的生命，这根本就是野心家的想法作法！！就算因此换得了他们说的什么平衡，这种充满血腥的平衡世界，大家还能够安心生存吗？大家能够信服吗？你们相信这种说法吗？”

兰迪斯的一番话，使得众人都静默了，尤其是法莲娜，脸色如同受了重大打击般的苍白虚弱，她嗫嚅着，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口唇微微的颤抖，却没有吐出任何一个字。

布兰多首先对兰迪斯的见解表示赞同：“嗯，你讲得真是一针见血！这种事情，本来我怎么想怎么不对，但就是说不清楚。但听你这么一讲，我脑筋可就清楚了。”

布兰多挽起袖子，一副准备与人杀的架式。

“我呸！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我老头子第一个就不服。走！我们找他们算帐去！”

布兰多气冲冲的说完，还一马当先的快步走出去，可是他又想到不晓得该到哪里找敌人的据点，只好尴尬地站在原地抓着稀疏的头顶，滑稽的模样引得大家笑了起来，使得原先不快的气氛消失了不少。

“其实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索尔救出来。还记得卡里斯临死前讲的话吗？他们留着索尔不杀，不是心存仁慈，而是他还有利用价值。我们若不先救索尔，一旦他没有利用价值了，后果恐怕就难以想像了！”

“说得有理……”

此时隐约传来一阵奇异的兽叫声，裘娜脸色一变：“这个叫声是……”

众人抬头一望，发现不远的天空中，似乎有好几只大鸟朝他们飞来，鸟背上还坐着人。

琴琴小嘴一噘：“这是什么怪鸟？叫声这么难听，看我把它们打下来烤了吃，省得吵人！”

“这恐怕不是你所想的‘怪鸟’。”裘娜的脸色凝重起来，“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是飞龙的叫声。”

“飞龙！？”

“嗯，而且是传说中龙骑士所骑乘的飞龙。据说这种龙十分通人性，若是碰上懂得骑乘驾驭的人，攻击威力更是无比的惊人。”

“你是指穆拉族？但是我听说穆拉一族从不轻易露面，怎会在此出现……”费塔加思索了一下，“飞龙骑士……莫非是……”

“没错！罗特帝亚鼎鼎有名的‘飞龙骑兵团’！”

“飞龙骑兵团！？那是什么？”兰迪斯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立刻凝神戒备。

“据说是当年索尔一行人在马拉大陆时，曾经解救一名穆拉族的女性，也就是传说中的龙骑士。而这名叫做莎拉的女性，为了某种因素，将一对飞龙卵送给了当时亚克斯王国的禁卫队长莱汀，并告诉他孕育飞龙的方法。但莱汀却将卵及方法交给了当时同样是骑兵，也就是现在罗特帝亚的禁卫军统领的亚雷斯，之后便不知去向。”

“你的意思是，这些是那对卵孵出来后繁衍的后代？”

“没错！加上索尔及亚雷斯的训练调教，飞龙骑兵团的威力远近驰名，但是……”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这恐怕又是那个假索尔搞的把戏。”

“嗯！万一真是如此，这里又是平坦的草原，以空制地，对我们作战极为不利。”费塔加朝四周望了一眼，“前面有座森林，大家躲藏容易，飞龙的行动也会受制，大家还是快到前面的森林去吧！”

果然就在众人跑进森林不久后，一阵宏亮的声音传进了森林里。

“奉罗特帝亚国王之令：兰迪斯等人阴谋企图颠覆吾王之位，命我等骑士将其捉拿返国治罪，还不快束手就缚！”

听到这番话的兰迪斯一时气不过，愤然大声吼了回去：“胡说八道！那是假的索尔捏造的谎言！！”

“他在那儿！快过去抓住他！”飞兵急忙驾起飞龙询声找去，但森林浓密，使得飞龙行动受阻，加上兰迪斯一行人又只躲不攻。搜捕良久却毫无所获的飞兵，终于撤军离开。

“呼！终于走了，否则咱们可就不知得躲到什么时候了！”从草丛中探出头来的尤利安，喘了一口大气。

“其实我们大可以和他们打一场，何必躲躲藏藏的呢？”亚克拍拍身上的泥土草屑，有些不服气。

“虽然对方的行动受制，但起码也是受训精良的皇家禁卫军，加上上次

与地狱三斗神一战，元气大损，不太适合此时和敌人正面冲突。”裘娜沉静的说完，正好看见费塔加的长袍被树枝勾住，很自然的顺手帮他拉开，但看在眼里的费塔加可就有些诧异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你最近变得好温柔。”

裘娜听了霎时脸直红到了耳根，她故意粗声粗气的回答：“怎么？你是太久没被我凶过，觉得不舒服吗？”说完立刻扭头走开。

费塔加仍然只是温柔的笑，其实当他不假思索的为裘娜挡掉那致命的一刀时，他并没把握自己可以活命，但在昏迷之中，他却清楚的感觉到身边有股巨大的悲伤，牵引着他的险些消失的灵魂，激起他求生的意念。虽然事后裘娜使终不肯承认，但在他清醒的那一刻，他的确清楚的看见裘娜当时满布尘沙与血迹的脸上，犹有未乾的泪痕。

兰迪斯将法莲娜拉出了两人一起躲藏的洞穴，发现她的这几天来总是郁郁寡欢，愁眉不展。

“法莲娜，你怎么了？怎么这些天老是看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接着兰迪斯像是想起了什么，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你...你该不会是还在介意那天我跟席拉.....哎呀！那真的只是计策而已，我怎么可能喜欢那个老女人，我对你一直.....啊！不是不是！呃.....其实也是.....总之，绝对不会是你想的那样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看见兰迪斯手足无措、结结巴巴的样子，法莲娜忍不住笑了出来。

“啊！你笑了！那表示你不生气了？”

虽然法莲娜本来就不曾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但她仍然轻轻点了点头。

跑开的裘娜此时又跑了回来，“呼！追得可真紧呢！才刚松了一口气，那群阴魂不散的家伙又回来了！”

“看来敌人已经将矛头指向我们了！”费塔加看了索尔一眼。

面对大家眼光的询问，兰迪斯深吸了一口气，下了决定。

“好！我们去达拉尼亚，去揭发假索尔的阴谋！”

“哇！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亚克高兴得摩拳擦掌。众人也对于这个正面挑战恶势力的决定，感到兴奋万状。

但没人注意到，只有法莲娜的神色，始终笼罩着一股挥不去的阴霾。

第七章 拯救罗特帝亚

（一）全力反击

“哇！这就是海吗？好大哦.....”说话的是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精致姣好的脸蛋，灵活而机警的大眼睛，俏丽的短发及装束，十足的活泼气息。

咦！队伍中何时增添了这么一位女队员呢？这件事说来也真是凑巧。

说起整件事的经过，还要回溯到两个星期前，兰迪斯等人在亚达斯所遇到的危机事件。

话说两个星期前...

“唉呀...”兰迪斯等人走进村镇的酒店后，面对酒店内拥塞的人群，汗味，酒臭味交杂的污浊空气，让天性喜爱洁净的法莲娜，深深皱起了眉头。

这里是亚达斯，是马拉大陆南方的交通中继站。海运来的盐，银矿，黄铜，在这里将换成腊肉，小麦，布匹，蔬菜与香料，由马车运往港口，再由一群群古铜色皮肤的水手，载运至大洋的彼端。

由于市场交易热络，南北奔走货殖进出的商人，在这里似乎住得相当舒适。但是一般靠种植作物维生的农民，以及靠劳力吃饭的劳动阶级，在亚达斯就无法避免遭受被剥削的命运。这些穷苦的平民，平常最易聚集于像这样的酒店中，饮着大口大口的劣质酒，口齿不清地数落他的刻薄东家，今天又对他如何如何，藉着放肆高谈，来发心中的怒火。

这种地方，是社会实际参与者的俱乐部，也是小道消息的最佳来源。

经过索尔的介绍后，兰迪斯已经养成每到一处，就先要入境问俗的好习惯了。

虽然这里龙蛇混杂，但顾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警觉性。看见兰迪斯等人鲜明的衣装，都不禁转头注视，缄默不语，室内登时沉默了下来。

酒店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挺着啤酒肚的胖汉子，坐在柜台上向兰迪斯等人招手。

“这边来...这边！”他用一种很亲切的俏皮口气招呼着。

“这里的人似乎有些紧张！”兰迪斯靠近柜台，听见背后人群又开始恢复放肆的喧哗。

“这是当然罗！都是因为封境的关系嘛！”

“封境？！”兰迪斯与尤利安等人交换了一个警觉的眼神。

“你们是从北方来的吧！难怪不知道这个消息！”老板有意无意地将视线扫过兰迪斯身后的伙伴，然后弯下腰去翻动酒桶。

“大约是从上个月起吧！罗特帝亚的军队，开始前往进驻沿海几个有邦交的贸易市。同时在几条重要道路上，也开始设置哨所，过往的行人及货品，都要接受检查。很不幸地，在前年遭受山贼侵袭后，一纸和约使得亚达斯纳入了罗特帝亚的保护网中，现在...”

老板的眼睛向窗户方向看去，“山的那头，就躺着一门炮塔，一种就算是不使用，也能让人望而生畏的金属怪物。”

兰迪斯等人似乎感染了老板的无奈心情，不约而同地将头转向窗户的方向。

老板手中并没有放下工作，他将一堆木杯从清洗的水桶中捞出，摆在柜台上，手肘无意间撞到兰迪斯放在柜台上的包袱，一种熟悉的硬物触感勾动了他的神经，剑！

老板看着兰迪斯，兰迪斯用一种无意辩解的神情耸耸肩，然后对他笑笑。

想了想，老板弯下腰用木杯舀了酒，然后重重地放在兰迪面前。

“拿去喝吧！陌生客！这杯算是我请客的。”

“为什么？为什么不告发我们？”一直沉默无语的费塔加，此时突然从旁边插进话来。

“很简单！因为我不认识你们。”老板扮了一个俏皮的鬼脸，“喝完就滚蛋，知道吗？！”

得到了酒店老板的情报，兰迪斯等人总算没有傻傻地冲进敌人的包围

网中。但是除此之外，兰迪斯并没有占到太多优势。

当双方开始接触，敌方便开始使用拖延战术，除了派出数目可观的龙骑士，在空中骚扰并不时偷袭外，并没有派出大股的部队做作接近战。所以亚克的长矛与裘娜的巨剑，都失去了原先的威力，除了频频发出威吓性的怒吼，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战绩。

兰迪斯等人遇到的困难，是在于横亘在敌阵与我方之间，一条宽约十五公尺的地堑。地堑上是有索桥，但索桥上的绞链却已经收起来，用绳子困好放在对岸。

还有一门灰铜色的巨炮，俯视着战场的某处角落。谁要是敢涉入那块禁地，就立刻喷出大量的硝烟火光与巨焰。就在战斗进行没几分钟时，一位冒失的龙骑士在无意间触犯了这项禁忌，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他挟带着大量的烟火，坠落深不见底的山沟中。

目睹了这项射击意外的双方，使得接下来在战场上的发展情势，便变得相当意外与滑稽，兰迪斯等人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开始企图将龙骑士引入炮火的范围内，龙骑士当然不愿上这种当，便停留在高空中叫嚣。兰迪斯等人因此获得少许休息时间。

“会发展成这种情势，真是始料未及……”费塔加摇头苦笑。

“如果敌人会冲出来，多少还有点胜利的把握。但是像这样…”亚克将长矛忿忿地刺入土地中。

“该怎么办呢？”兰迪斯说。

“只有乘着夜晚降临时的黑暗，悄悄地离开这里……”费塔加说。

没有人答话赞同，但也没有人敢提出理由辩驳。费塔加说的没有错，如果此时不乘早撤退，敌人多半还会在夜间前来偷袭，到时候，就算是再强的人，也难保不会受到伤害。

“就这么办吧！”兰迪斯说，想到抵达罗特帝亚的时间会因此而延后，心里总不免一阵遗憾。

“快看！那是什么！”法莲娜叫出声来。众人急忙跳起来，向她手臂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名少女出现在地堑对面的山崖上，手持弓箭，像石像一样动也不动。

战场上会突然出现第三者，双方事先都没有心理准备。

龙骑士催促着跨下的飞龙，一齐向陌生者呼啸而去。

突然间，这名少女手中的弓弦响了！一名龙骑士的肩膀中箭，手中的绳也被另一只箭射断，在突然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整个人从飞龙背上翻落下来，落入不见底的山谷中。接着另一名龙骑士的飞龙，眼睛也中了一箭，在疼痛挣扎中撞到队伍中另一只飞龙，在惨叫声中双双跌落山谷。

其余龙骑士见情况不对，急忙拉偏龙头，调转方向逃了回来。

“好厉害的箭法！这是什么功夫？！”亚克咋舌不已。

敌人的地面部队，听到了飞龙的惨叫声，全部蜂拥而出。看见凶手就站在不远的山崖旁，便朝凶手奔去。

突然，弓弦响声不绝于耳，只见羽箭漫天飞舞，敌人在哀嚎中倒地。

兰迪斯等人的眼睛，此刻完全被这幕奇景给吸引住了。

“咻！”

此时，一支箭突然神奇地从敌阵中穿出，射断了困绑绞链的绳索，兰迪斯等人忍不住惊叫出声。

由于索桥重量的关系，加上对面山崖的地形较高，失去捆绑的索桥，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迅速而顺利地滑下了来。

“冲呀！”兰迪斯拔出宝剑。

在炮火和硝烟交进间，他率先冲过索桥……

“看起来你还真是没出过远门的样子…”亚克靠在船边，歪着头看着身旁的少女。

“你说你从小就和奶奶住在山里，难道都不曾自己一个人道外面走走吗？玛莉安。”

“真的没有耶！因为我奶奶总是不准我到处乱跑，直到半年前奶奶去世之后，我一个人闷不住，才偶尔跑到山下的城镇去。”说着说着，突然觉得似乎有人在碰触她背后的弓箭，转身一看，原来是蹲在地上的琴琴。

“你干什么！不要乱碰我的弓箭！”

“哎呀！那么凶干什么？我只是好奇嘛！”琴琴用小手支着下巴，有些不信的撇撇嘴，“我实在不怎么相信这种又细又长的东西，会有多强的攻击力，还不如我一拳一个来的轻松俐落！”

话才说完，琴琴马上被一股力道揪了过去。

“天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少去招惹玛莉安生气吗？”尤利安小声的对琴琴告诫，“你忘了她是镇上射箭比赛的优胜啊？小心等下她生气，你就吃不完兜着走！”

“射箭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只能射死些兔子啊，或者鸟之类的。”琴琴不服气的皱着眉，“就像之前，她也只不过帮我们搭了个索桥罢了！又没有一个人是被她一箭射死的，还不是要靠…”

“看起来你好像对我很有意见的样子，是不是啊？小妹妹？”玛莉安一手叉腰，脸上尽是不悦之情。

“呸咧！”琴琴朝玛莉安扮了一个鬼脸，“我叫琴琴，不是什么小妹妹。”

“你！！…”

自从加入了这个娇蛮不输琴琴的玛莉安，两个人一路上就斗嘴斗个没完。琴琴如果斗赢了倒还好，万一要是输了，老实的尤利安可就倒大楣了，非得被琴琴捉弄出气到心情爽快为止。

“琴琴你也不能这么说，当时如果没有懂得箭术的玛利安，我们恐怕早就被飞龙骑兵队给踩扁啦！”正在喝酒的裘娜忍不住“仗义直言”。

“是啊！敌人一定是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对付飞空部队。幸好遇上了玛莉安，把他们都从飞龙背上给射下来，否则光凭法莲娜的雷跟费塔加的冰，还有我的火，想要扳倒那群庞大的飞龙骑兵，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连兰迪斯都这么说，琴琴顿时像嘴里塞了一个大包子似的哑口无言。

“嘿！看到达拉尼亚岛了！你们大家快看！”

亚克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行人不约而同的望向远方逐渐清晰的陆地。

“终于到了……”随着目的地逐渐的接近，兰迪斯的心情却逐渐的凝重起来。虽然目的是要前来营救被困于危机之中的索尔，但由于对敌人一知半解，以致连自己有多少胜算都无法掌握……

到了罗特帝亚庞大的王城内，救人心切的一行人，虽然都对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感到万分好奇，但却都无心多加游逛，匆匆赶到了王宫附近。

就当一群人正要潜进王宫之时，却被巡逻的卫兵发现了行踪。

“大胆来人！竟敢擅闯王宫禁地！...咦？”为首的卫兵突然仔细的朝兰迪斯打量了一番，接着神色惶恐的大叫起来。

“啊！你们是.....快来人呀！国王钦命要捉拿的匪徒出现了！快来人呀.....”

“你！真是吵死人了你！”略带酒意的裘娜，一个箭步上前，挥刀将大叫的卫兵从马匹上砍了下来。

“这下该怎么办呢？王宫警卫森严，我们又势单力薄，万一卫兵全部攻过来，恐怕我们人没救到，自己就得先赔上一条命了！”兰迪斯忧心的说。

思索了一会儿，费塔加才开口：“我看这样吧！还是用我们当初一起救人质的方法：大家分成两个部份，一队人到门口去引起卫兵的注意，尽量让他们将兵力集中在大门；另外一队则偷偷到监狱去营救被囚禁的索尔及大臣们。”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那我们该怎么分配呢？”

“嗯.....在大门口的这一队是正面交锋，面临的敌人也较多，依我看就由我、兰迪斯、亚克、尤利安和老爷爷来对付；找寻的工作就交给你们女孩子，你们就先听从裘娜的指挥行动。”

“那盖亚呢？”

“我本想盖亚跟随你们一起行动，以免你们遭遇敌人时力量太薄弱，但是...”

费塔加看了看布兰多，布兰多立刻会意的笑了笑。

“哎呀！你们放心，我已经修好了盖亚的辨识系统，现在盖亚可以自己辨认我方及敌方，甚至搞不好连之前的辨识记忆都一块儿恢复了呢！放心吧！”

“很好，我们分头行事吧！”

果然当兰迪斯这对人马出现在大门时，立刻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敌人！敌人出现了啊！警戒！警戒！”

就在众人兵荒马乱之际，裘娜这一队则悄悄地由旁门潜进了王宫。

“哎呀！王宫这么大，该从何找起啊？”从没见过王宫的玛莉安及琴琴忍不住提出了相同的疑问，然后又一起对瞪了一眼。

“嗯.....这倒真是个问题.....”裘娜也犹豫了。

“我想囚禁犯人的监狱一般都设在城堡王宫底下，再不然应该就是西边。”

三人都约而同的一起望向法莲娜，脸上尽是疑问，尤其是裘娜。

“法莲娜，你曾经住过城堡吗？”

“啊！？我...我只是听过...猜测而已.....”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你跟尤利安一样，也是个偷跑出来玩的王族...”裘娜释怀的哈哈一笑，“不好意思，是我太多疑了！”

就这样躲躲藏藏的寻找，终于发现一道有着卫兵看守的大铁门。

“我想就是这儿错不了。”裘娜握紧了手中的钢刀，正准备冲上前去时，一只飞箭从她的耳际咻地一声疾射出去，射中了其中一名卫兵的咽喉。

被射中的卫兵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已经砰然倒地。另一个卫兵想要叫，另一只箭却又立刻不偏不倚的射进了他的心窝。

“好啦！全放倒了。”玛莉安收起弓，得意的朝琴琴撇撇嘴。“这下你该服气了吧！”

“哼！那是你运气好！”不甘示弱的琴琴口中念念有词，“要是人家站得直直的让我打，我也会……”

“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我们快进去找索尔他们吧！”裘娜有点不耐烦的打了一下琴琴及玛莉安的小脑袋。

进入了铁门内，只见一条条错综复杂的通道，阴暗森冷，仅有石墙上的火把照明。

五人小心翼翼的沿着通道前进，空气中隐约飘着一股霉腐的气味，令人感到十分的不舒服。

突然，带头的裘娜停下了脚步。

“你们听！似乎有人的声音。”

侧耳倾听，果然在通道深处传来一阵小孩的哭泣声。

“呜呜……母亲，我好害怕，我们会不会死掉？”

“不要哭，利奥，勇敢些。”一个听来十分坚强的女声，温柔的抚慰了惶恐的小心灵，“要相信神不会遗弃我们的……”

循声向前，只见一群神情萎顿的人，被关在上了大锁的阴暗牢狱之中，一见到裘娜一行人的出现，连忙惊惶的纷纷后退。

“大家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法莲娜就着昏暗的光线朝里面望去，“索尔？索尔陛下在这儿吗？”

一名女子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憔悴的面容，散乱的发丝，显然已经被拘禁许久，但她举手投足间所散发出来的高贵气质与雍容仪态，却相当的与众不同。她先轻轻的一躬身，但当她正要开口细问时，脸上却出现了有些讶异的神情。

“盖…盖亚！？你们是……”

“我们是来营救索尔陛下的，请问索尔陛下人在哪里？”

“陛下他不在此处，他与亚雷斯大臣被独立关在通道的尽头，一扇灰色的铁门之内。”

“哦！？原来如此。我们快走吧！”

“啊…请你们等一等！”说话的女子有些焦急的喊住了她们。她指指法莲娜身后的墙上，“请你们一道将他的武器带过去给他吧！”

裘娜依言将墙上的剑解了下来。

“这是…传说中的炎龙剑！！”

“是的！这是索尔陛下唯一的贴身武器。”女子又朝她们一躬身。“请你们务必要将索尔陛下安全的释放出来。”

“我们会的，你放心吧！”

来到了通道尽头，裘娜用力的开了厚重的铁门，果然看见两人被铁脚镣扣住，身上满是累累的伤痕与血迹，令人看了不由得心生不忍。

“啊……”法莲娜哀鸣了一声，扑到了其中一个人的面前跪了下来。

“索尔陛下，您…您受苦了！我……”话未说完，眼泪已经扑簌簌的掉了下来。

疲累的索尔不解的看着法莲娜有些失常的举动。

“法莲娜…好孩子，快起来，你们能来救我，我该感谢你们才对呀！别哭了，快起来吧！你这样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了！”

法莲娜这才察觉自己的失态，她站起身，取下了挂在门边的钥匙，为

索尔及亚雷斯解开了束缚，并为索尔介绍了裘娜、琴琴及玛莉安。

“嗯...”索尔接过了裘娜手中的炎龙剑，“看来现在外面状况危急，王宫内的军力，恐怕不是兰迪斯他们可以抵挡得了的。我们还是快去支援吧！亚雷斯，一起走吧！”

当索尔及亚雷斯走出牢狱的门时，站在门外的盖亚使得他们俩同时惊讶得停下了脚步。

“哗哗哗！！”

“盖亚？真的是你吗？盖亚！”索尔显得喜出望外，他摸着布兰多为盖亚加装的新配备与武器，仿佛见是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

此时远远地传来了惊慌失措的叫喊声：“有人劫狱啊！快来人呀！”

索尔立刻敛起心神。

“一定是门口的卫兵尸体被发现了，我们快点出去吧！”

就在一群人经过方才的牢狱时，狱中的人群看见了索尔，纷纷喜形于色。

“索尔陛下.....”

“委屈大家暂时先待在这儿，等外面情况稳定，我一定会来释放大家的！”

索尔说完，朝方才说话的女子示意，“交给你了！”

女子会意的点点头，“没问题，你们快去吧！”

出了长长的通道，琴琴眼明手快的将正在讨救兵的侍卫从后颈一掌劈昏。

“看样子援军很快就会到这儿来了。亚雷斯！你去找找到兰迪斯那群小伙子，阻止攻击他们的卫兵。”

亚雷斯会意的一点头，立刻朝大门的方向疾奔而去。

“我现在要去找那个冒充我的混蛋算帐！你们就一起跟我来吧！”

当一行人奔向王宫大殿的路上，一群禁卫军拦住了去路。

“站住！冒充陛下的匪徒！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可恶...”索尔气得咬牙切齿，正想要突破重围时，一道强劲的闪电从天而降，将重重包围的卫兵劈得抱头鼠窜。

“索尔陛下！您还是快走吧！这里交给我们！”

“卫兵数量众多，你们几个小丫头.....”

“放心！我们还有盖亚呢！”

“嗯...”索尔看了看盖亚，这才脱离重围，继续朝大殿奔去。

就当兰迪斯几个正和大门口的卫兵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传来一个极为洪亮的声音。

“全部住手——”只见一名蓄着胡子的中年男人，驾着一只壮硕威武的蓝色飞龙凌空而来，后面还跟了几只形体略小的飞龙。

“全部卫兵住手！难道你们不知道他们是索尔国王的贵宾吗？”发话的男子自空中降落地面，卫兵都纷纷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啊！是亚雷斯大臣...大臣您不是...失踪了吗？”

“那全都是谎言！我和真正的索尔陛下都被冒充者囚禁了！”亚雷斯拿起系在蓝色飞龙上一个奇异的小螺，凑近嘴吹了一声，跟随的飞龙便一齐降落地面。

“现在事态紧急，我必须先带领这几位贵宾前去协助索尔陛下。大家尽快整编好队伍，到大殿去支援！”

“是！”

大队人马迅速的撤退，亚雷斯这才朝兰迪斯一行人走来。

“你一定就是索尔陛下口中所说的兰迪斯吧！我是大臣亚雷斯，非常感谢你及你的伙伴前来救援索尔陛下。”亚雷斯苦笑了下，“但是现在恐怕无法对你们大家表示太多感激之意。索尔陛下已经和你们另一队伙伴朝着大殿，也就是敌人的集结点前去缉凶了。为了能尽快会合，就请你们驾着飞龙前往吧！”

看到兰迪斯几人的为难神色，亚雷斯连忙补充。

“请大家别担心，这些飞龙均受过我亲自训育，只要大家坐上去之后抓紧绳，飞龙们会跟随我的指令，决不会危害你们的！”

听了亚雷斯这么说，早就跃跃欲试的亚克，立刻一马当先的爬上了其中一只飞龙背上。

接着兰迪斯、费塔加及布兰多，最后只剩下犹在迟疑的尤利安。

“喂！尤利安，你还在蘑菇什么！快点呀！”

看着飞龙威猛狰狞的模样，胆小的尤利安只好闭上眼睛，硬着头皮的爬上了龙背。

“嗯！大家抓紧了，走！”随着亚雷斯一声令下，飞龙们立刻腾空飞起，直往王宫大殿前进。

到达大殿上空时，大殿中正有两个索尔打得难分轩輊。其中一个看到了驾着飞龙前来的亚雷斯及兰迪斯一行人，一时之间有些慌乱，被另一个索尔砍落了手中的剑。

“恶贼！竟敢假冒我到处作恶！受死吧！”手上的炎龙剑发出了愤怒的光芒，失去武器的假索尔身影立刻向后闪开，但狼劈下来的光芒仍然划了他的身影。只见被光芒包围的假索尔发出了一声嚎叫，跳出了光圈之中。

“哼！你终于现身了！”索尔的眼中满是怒火。

假索尔慢慢的抬起头，左眼的眼罩泛着令人刺目的光芒；虽然是只剩下一只的眼睛，但灵魂中的狡狴阴冷依然令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他一手按住被砍伤的手臂，嘴角犹自挂着令人厌恶的不屑冷笑。

“咯咯咯！你们见到我的真面目了！那我也不会再对你们客气了！”

独眼的冒充者后退了一步，“同伴们！出来见见客人吧！”

随着独眼将军的叫唤，地上冒出了一阵青色的烟雾，一大群一大群的敌军陆续出现，隔在他和索尔之间。

兰迪斯一行人连忙驱使飞龙降落。

“你们是葛斯洛喀教派的教徒，是不是？”

听到了兰迪斯的质问，独眼将军的脸色略为讶异，但又立刻回复到狂傲嚣张的神态。

“小子！你说得没错！我们的确是葛斯洛特教的人！那又如何？”

“你们处心积虑要毁灭罗特帝亚，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哈哈哈哈哈——”独眼将军纵声大笑，“这就不关你的事了！总之，罗特帝亚太强了！我们担心它会成为一块绊脚石，影响到我们要办的大事。拔掉索尔这根碍眼的钉子，这是我们教主的命令！不过，今天没有杀掉索尔，实在是可惜呀！哈哈……”

“卑鄙的小人！”兰迪斯恨不得将他抓来剥皮拆骨，但大批敌军挡在前面，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一步步的朝门口退去。

此时门口竟传来琴琴上气不接下气的抱怨：“呼！喘死我了！这个更年期男人跑的真快！王宫里这么多弯道，差点就迷路了！”

原来裘娜一行人正在全力突围之际，亚雷斯又急忙赶到，化解了卫兵的围攻，使得她们得以脱身前来。

看到女孩子们平安无事，兰迪斯总算放了一些心。他看见法莲娜站在裘娜后面，低着头，似乎有些惊惶。

“法莲娜，你没事吧！”

被兰迪斯这么一问，法莲娜像是惊醒般，怯生生的抬头。

“啊？！……我…我没事……”

这时听到法莲娜声音的独眼将军，表情竟然显得难以置信。

“啊？！……小……”独眼将军的神情连连数变，“糟糕！！怎么会这样？快逃回去跟教主报告！”

他犹豫了一下，立刻转身向法莲娜的方向逃去。

“好机会！法莲娜，快拦住他！他就是那冒充者！”被敌人挡住的兰迪斯着急的大喊。

索尔更是心急如焚。

当独眼将军到了法莲娜前面时，对看的两人动作都停止了一瞬间。

（二）法莲娜之谜

只见脸色苍白的法莲娜，小巧的口唇张合着，声音小到没有人听见她究竟说了些什么。

接下来的画面，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法莲娜！？”兰迪斯几乎要歇斯底里的大叫出来，他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害得大家数度生命受到威胁，害得索尔受到牢狱折磨，甚至害得罗特帝亚几乎瓦解的罪魁祸首，竟然就这样轻易的与法莲娜错身而过，轻易的逃之夭夭。

而法莲娜此时却只是僵直的颤抖着身体，没有任何阻止的动作。

不只兰迪斯，全部的伙伴们都因为这一幕而楞住了。

然而最先回过神来的是索尔。

他想起方才法莲娜见到他时的情绪反应，加上现在的失常举动，他相信自己已经了解了大半的事实了。

为了打破这个尴尬的僵局，他压下满腔的怒气，故做不在意的笑了起来。

“呵呵呵！算了！算了！小女孩嘛……有时候总会吓到，失常了嘛！没关系！没关系！”他看出了兰迪斯及众人眼中不谅解法莲娜的情绪，“大家别发愣，先帮忙我将眼前敌人清除掉吧！否则挺刺眼的呢！”

众人闻言才想起眼前一大批恶行恶状的敌人，这才各尽所能的应战。

由于元凶被逃，众人纷纷将气出在这群喽罗身上，因此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犹自在原地颤抖的法莲娜，一滴泪悄悄地自眼眶滑落。

任务失败的独眼将军，匆匆的回到了葛斯洛喀的大本营——狂信者之塔。

他站在祭坛的台阶下，将任务经过叙述了一遍。

台阶上的身影发出了震怒的吼声：“可恶！这个小丫头真是好大的胆

子！现在居然跑去和敌人混在一起？！凯因巴——去将她给我带回来！”

叫做凯因巴的独眼将军牵动了一下嘴角。“教主，我想现在小姐恐怕不会理会的。我看不如这样吧！让属下和小姐谈一谈，若小姐肯回来，自然是最好的结果；若小姐不肯回来，那暂且让小姐留在他们之中，令她沿路留下联络的记号。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知道小姐现在何处，也容易掌握对方的行踪，这是属下的一点意见，不知教主的意下如何？”

“嗯...很好，就这么办！不过，最好是能带她回来，要启动魔神的封印，还是必须她才行！”

“是！属下知道了！”

然而此时的罗特帝亚的王宫内，由于被囚禁的臣民均获得释放，因此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种热闹欢欣的气氛。

“哦！？你们想要离开了？不多留个几天吗？”

“...是的！我们想要前去马拉大陆的西南方，调查一下葛斯洛喀教派的动向。”

“呵呵呵呵！真是英雄出少年！”索尔有些得意及欣慰的看着兰迪斯，“兰迪斯，你终于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士了！我真是为你高兴！”

“谢谢.....”

“呵呵呵呵！谢什么？难道你忘了？不久之前，我们可还是抢着吃一锅饭的老伙伴，是不是呀？尤利安？亚克？”

亚克及尤利安都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

“兰迪斯，”见到兰迪斯始终愁眉不展，索尔故意用力一拍他的肩膀，“现在罗特帝亚还有一堆问题等我去善后，所以我暂时无法抽身，跟你们一起离开。不过没有关系，罗特帝亚的大门永远为你们而开。要是你遇上了什么困难，送来一句话，我立刻赶去！这是武士之间的承诺，知道吗？”

“...谢谢你，索尔！”

“呵呵呵！客气什么！别忘了我们可是战友啊！”

其实兰迪斯心里明白，索尔遭受了这么大的重创，却又眼睁睁的看着凶手脱逃，绝不可能如同表面一般毫不在意。他知道索尔为了减轻他的愧疚感，才会故意压抑怒气，强迫自己谈笑风生。但索尔越是如此，兰迪斯越觉得自己无法面对索尔，内心的歉疚也越加深沉。

站在离开罗特帝亚的船上，清凉的海风习习，却吹不走兰迪斯沉重而恼人的愁绪。

自从那天做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之后，法莲娜非但不做任何解释，甚至一句话都没有再说，就连往日天真活泼的笑容，也在她美丽的脸上消失，而面对众人的质询甚至安慰，法莲娜都只是以无声的摇头，来作为她的回答。

这使得兰迪斯心中的疑虑更深，他发现自己此时陷入了一种两难的情绪之中。

回到马拉大陆之后，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兰迪斯一行人选择了隐僻的小路。

这一天，他们来到了一条幽暗的隧道。

“哇！好暗的隧道，这...这不会躲着什么.....可怕的怪兽吧！”尤利安难以忘记那次令他几乎吓破胆的记忆。

“嘿嘿！”琴琴不怀好意的笑了起来，“来嘛！小光头，如果你怕的话，我可以保护你——只是要收保护费哦！”

“你...我才不需要你的保护，你省省好了！”尤利安红着脸焦急的分辩，引得众人都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

“放心吧！尤利安，这条路我以前旅行时曾经经过，除了其中有些小道路略为复杂以外，没有什么可怕的怪兽。你尽避放心吧！”费塔加微笑的安慰他。

就在大家笑闹着进入隧道后不久，走在最后面的法莲娜陡然停下了脚步，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随着一阵尖细微弱的诡异口哨声，从旁边的山壁之中走出了一个人影，站在法莲娜的身后。

“果然，小姐记得暗号。”

法莲娜猛然转身，盯着这个前不久害得她几乎暴露身分的独眼将军凯因巴，脸上有着难掩的惊惶。

“...你...你来做什么？”

“小姐，教主令你回去.....”

话未说完，法莲娜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我不回去！”

“是，教主也叮咛属下，不可为难小姐。但是小姐的安危，却是属下的责任。属下不愿强迫小姐，但是.....”凯因巴嘴角扬起一丝微笑，“请小姐今后在旅途中，切记要留下联络的记号。如此一来，属下要保护小姐，寻找小姐，也能比较方便一些.....”

法莲娜咬着下唇，眉头紧紧纠结在一起。

“小姐，你跟随的这些人，破坏了教主的计画，更杀了许多我们的教徒，按理说应该是要消灭他们才对.....”

“我...我知道了.....”

“谢谢小姐...”凯因巴满意的微笑，逐渐隐没在隧道的洞穴中。

此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了兰迪斯的叫唤声：“法莲娜！？你在哪儿？你没事吧！”

兰迪斯来到了法莲娜身边，然后左右观望。

“你没事吧！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啊！？没有.....没有人，是我在自言自语。”法莲娜连忙拉起兰迪斯的手，“我们走吧！别让大家等久了。”

看到法莲娜主动执起他的手，兰迪斯不由得有些宽心。他以为法莲娜总算对自己的自责有所释怀了。

他没有想到今后的他们，自认安全的行踪已经将完全落入敌人的掌控中。

（三）隐藏的忧虑

“喂！费塔加，你觉不觉得，最近好像老是有人在鬼鬼祟祟的跟踪我们？”坐在窗边喝着酒的裘娜，眼睛不时瞄着窗外来往的人群。

费塔加的表情也显得有些警戒。

“嗯，我想既然你都这么认为，那应该就不是我多心了。”

“今天上路时一起试探看看如何？”

“求之不得。”

就在一行人在森林中继续朝目的地前进时，一阵微小的窸窣声，传入了刻意走在后面的费塔加及裘娜的耳中，两人很有默契的对望了一眼，便一齐放慢了脚步。

等到不知情的其他人离开了一段距离之后，费塔加立刻暗中念动了咒语，发出可疑声响的树丛瞬间结成了一片片的“冰叶”。

果然不出所料！树丛中发出了一下微弱的哀叫声，立刻持刀冲上前去，把刀子架在正想钻出树丛的一名野武士的脖子上。

“啊...请饶命.....”

“说！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这...我也是奉命行事的...啊！！”野武士话未说完，一只疾射的短箭立刻结束了他的性命。

“可恶！杀人灭口，真是卑鄙！”

此时发现两个落单的兰迪斯几人，也回头发现了这件事。

“我们的行踪已经很小心了呀！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这些教徒可真是神通广大.....”费塔加一面说着，一面偷偷的注意着在兰迪斯身后，显得有些心虚的法莲娜。

夜晚，在离大家扎营稍远的树林中，兰迪斯与费塔加起了争执。

“不！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相信的！”

“你听我说，兰迪斯。”费塔加语气中透着无奈，“其实我又何尝愿意相信？但是法莲娜的身分实在太可疑了，还记得吗？在罗特帝亚的王宫中，法莲娜在大家的面前，故意放走了假冒索尔的首领。索尔不但一句话不讲，事后也不追捕，以他如此嫉恶如仇的个性，受到对方这样的屈辱，居然还按捺得下性子，你难道不觉得反常吗？”

兰迪斯只是沉默的握紧了双拳。

“唉！”费塔加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是因为你呀！兰迪斯。索尔不揭穿质疑法莲娜的身分，放过假冒他的元凶，不再追查这件事背后的主使者，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怕伤害到你，怕使你感到为难。”

“我.....”

“唉！你知道吗？为了你，他必须背负着纵放元凶的罪名，臣民的不满，以及来自各界的怀疑.....他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呀！”

一阵带着片片落叶的风，吹拂着兰迪斯。他不由得感到有些冷，冷到连握拳的手都轻轻的颤抖了起来。

“...对不起.....这件事，可...可不可以...让我再想一想.....”

“唉.....也好！你先好好想一想，再把结果告诉我们吧！”费塔加不忍的看了看低头的兰迪斯，无奈的走回了营地。

兰迪斯慢慢地抬头，仰望着布满星星的夜空。他从来不曾面对如此令他痛心的忧愁，让他几乎欲哭无泪的锥心痛楚。

“我...我该怎么办？”兰迪斯茫然的喃喃自语，“我知道我对不起大家！但是...但是我还是不相信法莲娜会去通风报信啊！她笑起来是那么样的天真无邪，那么样的纯真善良；她真的是个好女孩啊！真的啊.....”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掩着满脸的泪痕，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隐约之中，一阵轻柔的歌声，飘进了兰迪斯的耳中，茫然的兰迪斯像是遇到了救星似的，忙询着歌声而去。

只是这次出现的女神，不再是前两次所见到的丝卡蒂亚。

“啊...我见过你，你是母亲姊姊之一的凯伦诺特！”

“是的。”短发的女武神怜爱的看着他。“可怜的孩子，你很难过吗？”

“我.....我相信法莲娜不是这种人.....”

“孩子，你很喜欢法莲娜，是吗？”

“……”

“你不愿意相信她所做的是，是因为如果她这样做了，便违反了你做人的原则，你也无法再接受她了；而你不愿意去面对眼前的事实，所以很苦恼，我说的对不对呢？”

“我……我……”

“孩子，你太年轻了，会这样想也难怪。但是你要真是这样想，你就犯大错了！”

“错了？！”

凯伦诺特缓缓降落地面，伸手轻抚着兰迪斯的脸颊。

“喜欢一个人，是不能强迫对方迎合自己的。你喜欢法莲娜，又希望法莲娜没违背你做事的原则…唉，世间的事，没有一样是能两全其美的。孩子，你是在逃避现实，知道吗？”

“我…我知道了…你是说，如果我真的喜欢法莲娜，我必须先接受她的所作所为，对与错，所有的，是吗？”

“是的，一点也没错。”

“可是，接下来呢？我该怎么办？”

“唉！孩子，你要作抉择……”凯伦诺特轻叹了一口气，身体在空气中缓缓飘浮，“当年玛茜作了她的抉择，现在，轮到她的孩子了。唉，时间过得真快。……”

看见艾芙罗拉将要离开，仍然一头雾水的兰迪斯急了起来。

“慢点！抉择？我要作什么抉择？”

“孩子，就是命运的抉择，你懂吗？只要是身为人类，这东西就如影随形的跟着你，这是一种永远摆脱不了的恐惧阴霾；如果你所拥有的，是一个平凡命运，那也就算了。可是你的命运，却比寻常人要沉重的多了。”

凯伦诺特的身影逐渐变淡，“孩子，你看到了吗？你的命运之轮已经开始转动了：你、法莲娜、玛茜、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黑暗的漩涡当中……”

兰迪斯似懂非懂的看着自己的双手。

“我的命运……”

“等待时机成熟，你就会明白了。唉，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凯伦诺特的身影终于完全消失，大梦初醒的兰迪斯连忙焦急的抬头大喊：“等一等啊！”

“我的问题呢？你什么都没有回答我呀！你骗我！其实你什么都知道的，对不对？！对不对……”

兰迪斯悲愤的呼喊回汤在谧静的树林里。

但回答他的，依然只是一阵又一阵令人心寒的风。

第八章 断魂

（一）神秘的地底神殿

自从发现有人跟踪之后，兰迪斯一行人的情绪气氛，开始变得有些窒闷。除了盖亚仍然一如以往以外，连琴琴和玛莉安拌嘴时，也不敢太过夸张。每个人就像是各怀心事似地眼神空洞，沉默寡言。

九个人就在这种微妙的情绪中持续往西南方前进，虽然跟踪的人仍然明显感觉得到，但由于不再受到敌人的武力攻击，众人也就懒得理会。

这一天，当他们经过一个小村落时，无意间听见村民的谈话，得知附近有一座神的地底神殿，经常有教徒模样的人出入，但每个出入的教徒却又行踪鬼祟，令人难以理解。

“一起过去调查看看如何？”亚克拍了下兰迪斯的肩，将沉思中的兰迪斯惊醒。

兰迪斯勉强的牵动了一下嘴角，点点头。

一行人趁着黑夜，悄悄地来到了神殿附近的森林中躲藏，果然看见神殿的入口处，有着微微的火光闪动。

“村民说得没错，这座陈旧的神殿确实有些古怪。”费塔加神色凝重地注视着眼前似曾相识的景物，“从前我旅行时经过这儿时，记得应该只是个荒废的建筑才对，怎么隔不了多久，成为教徒的聚会所呢？”

“会不会是葛斯洛喀教派搞的鬼？”布兰多爷爷从一开始就对葛斯洛喀反感到极点。

“嗯...或许吧...”费塔加有些意味深长的对法莲娜看了一眼。

多日来一直沉默的法莲娜，美丽的容颜已经有着明显的憔悴，只见她蹙紧了眉，同样是注视着这座令人费解的神殿，但她的心中却涌满了犹疑，与不祥的复杂思绪。

一直等到了教徒模样的人群离开，火光也熄灭了之后，兰迪斯几人这才悄悄地由入口处潜进了神殿。

“哇！好暗啊！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耶！这怎么调查啊？”琴琴一面摸索着墙壁前进，一面小声的发难。

才说完，一把明亮的火焰呼地一声自兰迪斯手心燃起，顿时照亮了狭小的神殿通道。

“大家各自小心些，跟着我的火光前进吧！”

看见法莲娜紧挨在自己的身边，兰迪斯下意识地牵住了她的小手。

“你也小心的跟着我，如果有什么危险，我才能够即时保护你。”

“嗯！”法莲娜柔顺的点点头。从手心传来的温暖，静静地化去了她心中所有的不安与恐惧。

法莲娜知道，只有失去了兰迪斯的关爱，才是她最害怕的恐惧。因此，就算是她明知自己如今背负了伙伴们的不信任与怀疑，却硬着头皮的跟着，也不愿意离去。

“琴琴，你也拉着我吧！以免摔倒或走丢了。”尤利安关心琴琴之情溢于言表。

但只见琴琴撇撇嘴，倔强地别过头。

“谢谢你的好心！不一用一了——”原来是琴琴见到玛莉安拉住了尤利安的长袍，一时莫名其妙的心头上就燃起了无名火。

她赌气的跑向亚克，拉住了亚克的手。

“我还是在亚克哥哥身边，比较安全一点！”

而玛莉安看见琴琴贴亚克贴的那么亲密，一直欣赏亚克的她，也不由

得打翻了醋子。她只是离尤利安较近，顺手拉着他的袍子以免跟丢而已，没想到琴琴这个小妮子竟然……但气归气，总不好表现出来，只好嘟着小嘴和琴琴大眼瞪小眼。

费塔加则回头看了看走在最后的裘娜。他知道裘娜总是在留意众人所遗漏的危险，知道平时外表粗犷不拘小节的裘娜，其实内心有着女人特有的细致玲珑，只是不同的生长环境，造就了裘娜以武装保护自己的习性，及坚强独立的个性，这是费塔加一直对她打从心里赞赏的原因。

但每次见到裘娜身上一道又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想到她总是自己一个人咬牙撑过一次又一次足堪致命的伤害，宛如一只失去雄狮保护的母狮，独自抵抗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却又必须自己舔舐伤口的那种坚毅时，费塔加却又感到万分不舍的哀伤，啃着他的心。

他不由得又慢下了脚步，与裘娜并肩，而裘娜只是像习以为常似地，对他略为感激的望了一眼。

一切看在眼里的布兰多爷爷，不由得打趣的乾咳了两声。

“咳咳…嗯…瞧你们年轻人一个个你依我依的模样，看样子我也得关心一下我的盖亚才对唷！是不是啊，盖亚？”

说完还故意去拉盖亚巨大的机械手臂。矮小的个子，配上盖亚高大的身躯，加上盖亚走一步，他就得走好几步的滑稽模样，把一群人又给全惹笑了。

就在大家心情好不容易有些回复往日的愉悦时，兰迪斯停下了脚步。

“这……这是什么啊？…”

顺着兰迪斯的视线望去，发现通道的尽头，是一处如同祭坛的石室，而石室的正前方，是一个圆形的巨大石块。

“这是什么奇怪的大石头？通道这么小，他们是怎么弄进来的？”尤利安就着火光朝巨石看了看，直觉得有股说不上来的诡异。

费塔加走近了石块几步。

“不对！这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兰迪斯，麻烦你火再大一些！”

兰迪斯立刻念动咒语，手心的火焰便陡然熊熊地变大，瞬间将石室照得通明，众人立刻不约而同的朝石块仔细看去。

原来这是一个接近圆形的奇异雕像，乍看之下像是一个巨大的脸孔，因为巨石上雕了一双圆睁的大眼，但却是鼻梁的部份，却又是另一张怪异森冷的五官；而该是双颊的地方，却又是如同甲虫一般的肢骸；该是嘴的地方没有嘴，反而在额头的部份有一张极不搭调的，像是女人的小嘴。仿佛有着人的一切形体，却又是以昆虫的姿态被组合。

“好恶心的石像……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玛莉安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顿时只觉得胃中有种不快的感觉翻呕欲出。

“我曾听过葛斯洛喀所敬拜的神，是一种非人非物的东西……看来这应该就是那个所谓的平衡之神了！”

费塔加的话，立刻引起了众人一阵反感的批评，只有兰迪斯若有所思的凝望着雕像下方，一个看来有些突兀，却又毫不起眼的黑色铜箱。

好奇心牵引着兰迪斯，他不由得悄悄地放开了法莲娜的手，独自朝那只铜箱走了过去。

当他走近了铜箱，发现铜箱上刻满了像是文字的奇异图案。箱子并没有上锁，但却与石像同样充斥着令人不快的感觉，好奇心驱使着兰迪斯，

他不由得朝铜箱伸出手，想要打开一窥究竟。

突然间，背上的“修佩鲁”微微地振动起来。

“这...难道这个箱子里有什么古怪吗？”神之剑的警告使兰迪斯犹豫了一会儿，但多日来烦闷的思绪混淆了往日清晰的思维，兰迪斯像着了魔似地，将铜箱轻轻地开启了一小缝。

一切都发生的如此快速，快的连伙伴们的警告惊叫声都还不及传入兰迪斯的耳中，唯一来得及的，只有在黑色烟雾中隐约出现的，一张充满死亡气息的灰色脸孔，及一把闪着森冷青光，朝着自己当头劈下的锐利镰刀，映照在兰迪斯惊恐的瞳孔之中。

接着，兰迪斯觉得自己像坠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暗洞窟。

身在这个莫名的黑暗空间中，兰迪斯竟觉得自己有一丝解脱的快感，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在母亲的怀抱中，那种不必忧烦一切的幸福。

逐渐地，兰迪斯放弃了挣扎，任由自己坠入了无尽的深渊。

（二）陷阱

然而其他的伙伴们却无法体会兰迪斯的感觉，当然即使是法莲娜也不例外。他们只是眼睁睁的看见一个从箱中骤然出现的黑色身影，挥动着一把令人心寒的巨大镰刀，穿透了兰迪斯的身躯，然后迅速的消失在铜箱之中。

但毫发无伤的兰迪斯，却缓缓的倒了下来，手中的火焰逐渐的微弱，终至熄灭。

“兰迪斯.....”顾不得此时回到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法莲娜惊惶地朝兰迪斯冲去。

石室不平的地面绊得她娇小的身躯往前扑跌，锐利的大小石块划破了她细嫩的肌肤，但她仍然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兰迪斯身边。

“兰迪斯.....兰迪斯.....”法莲娜用发颤的手轻抚着兰迪斯逐渐冰冷的胸口，眼泪不听使唤的落在兰迪斯的身上。她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步发现那个要命的“死神之箱”；为什么明知自己和兰迪斯是不同世界的人，却仍然抱着和他在一起的奢望。

到头来，奢望终究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命运对她的奢望做了最严厉的惩罚，无情的夺走了她比自己生命更珍爱的人。

她听见了自己心粉碎的声音。

离兰迪斯较远的众人，也纷纷慌忙的往兰迪斯的方向聚集。除了法莲娜，没有人明确的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阵手忙脚乱的叫唤之后，身为僧侣的尤利安被推到了最前面，查看兰迪斯的状况。

经过了令人惊心的沈默之后，黑暗之中传出了尤利安比哭还难听的声音。

“...死.....死了.....兰迪斯他...他死了.....”

“什么！？”平时慈蔼逗趣的布兰多老爷爷，此时竟发出了一反常态的震怒声，“不可能的！兰迪斯好端端的没受伤，怎么会死！？快救活他呀！”

费塔加的声音听来更是极尽哀伤。

“...兰迪斯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恐怕真的是已经.....”

连费塔加都这么说，所有人的心情霎时全都跌入了谷底，虽然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事实，但它终究是事实。

一向难脱孩子气的琴琴最先难过的哭出声来。

“大哥哥！醒一醒！你不要死呀.....”琴琴扑到一向呵护她的兰迪斯身

上，用力的摇撼着他的身躯，“你说过你要帮师父疼我、教我、管我的，你怎么可以不守诺言！？我不乖你可以骂我、打我，可是你不可以像师父一样丢下琴琴一个人啊……”

琴琴毫无掩饰的情感表达，击中了每个人的心。是的！大家不都是因为兰迪斯，才因缘际会的凝聚在一块儿的吗？一同出生入死了这么些日子，大家的情感早已如磐石一般的坚实，有什么是比失去了伙伴更令人哀痛的呢？

布兰多终于也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哽咽着喃喃自语，像是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神啊，如果可以的话，用我的老命换回兰迪斯吧！他还年轻，还有大好的未来，我只是个不中用的糟老头，再活也没几个日子，让我代替他吧！我求求你啊……”

膝下无子的布兰多，早已将兰迪斯视如己出，对他来说，有什么事会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哀呢？

裘娜则恨恨地用力朝坚硬的石像击了一拳又一拳，直到手指裂开，鲜血代替了她的眼泪渗流而出。“可恶！！这些狗贼！！太卑鄙了！！混帐！！该死！！……”

连一向坚强乐观的亚克，也怅然的跌坐在地面上，有些失神的声音微弱的问：“…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尤利安！？……”

黑暗之中，他看不见尤利安无声而哀戚的摇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问了一些什么话，兰迪斯对他而言，不但是他学习的对象，最佳的战友，更严格一点来说，甚至是他的救命恩人，但如今……

哀痛的气氛弥漫，连相处最短的玛莉安，也不禁哭了起来。

“呜呜呜…呜……怎么会这样呢？”

就在此时，一阵得意的笑声自洞口传来，许多持着火把的教众走了进来，裘娜及亚克立刻戒备的上前，挡在众人的前面。

发出笑声的教徒自人群中走了出来，将教袍使劲抖开。

“又是你！？”众人又诧异又惊怒的望着眼前的人，没有人忘得了这张使人恨不得碎尸万段的脸孔，他正是葛斯洛喀的独眼将军凯因巴。

裘娜的满腔怒火，此时更是火上加油。

“该死的恶贼！！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洞窟！”

顿失挚友的亚克，浑身的斗气如同炸药般瞬间引爆。

“没错！大家一起杀了这个混帐家伙，为兰迪斯报仇！！”

众人都纷纷化悲痛为力量，冲上前决心与敌人一决死战。

震慑于裘娜几人骇人的滔天恨意，凯因巴不自觉的后退了一步，但他的嘴角仍然挂着令人不耻的得意冷笑。

“咯咯！慢着！慢着！我今天可不是为打架而来的。你们救不成兰迪斯，我却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他，唯一的方法！”

“你认为我们会笨到去相信你的鬼话吗？”

“你们当然可以不相信！只不过……”凯因巴又得意的笑了两声，“只不过你们杀了我，就救不成他了！”

“你！！……”按捺不住的裘娜及亚克正想要冲上前，却被尤利安制止了。

“等一等！裘娜！亚克！慢一点动手！”此时的尤利安再度显现出身为教皇的气魄与威严，他冷峻的朝凯因巴盯视，双眼的怒火不下任何一个人。

“你说，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活兰迪斯？”

见到对方肯妥协，凯因巴更是肆无忌惮的笑了起来。

“咯咯咯！要我说出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你们必须让我带走一个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就将方法告诉你们！”

“一个人？！”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之间难以了解话中含意。

凯因巴突然一改狂傲神情，朝众人身后微一欠身，态度极为恭敬。

“小姐！教主命令属下迎接小姐回去，小姐却执意不肯，属下只有出此下策，希望小姐见谅。属下可以说出救兰迪斯的方法，但是希望小姐能够跟属下一同回去面见教主，好让属下交差了事！”

众人一齐转头望向凯因巴发话的对象，发现只有法莲娜一个人坐在兰迪斯的身边，低着头，不言不语，也看不见她此时的任何表情。

“法莲娜...你.....”最感惊愕的尤利安顿时只觉得脑中嗡嗡作响，没想到天真善良的法莲娜，才隐藏了真正不愿人知的秘密，而且是这么一个攸关众伙伴性命的大秘密。

而费塔加则是遗憾的叹了一口气：“唉...果然.....”

沈默的气氛僵持着，法莲娜仍然只是低头看着宛如睡着般的兰迪斯，没有作出任何的辩解或回应，但也没有人出声去逼使她做任何的决定。纵然无法认同法莲娜的真实身分，但没有人会忘记这些一同旅行的日子里，那个亲切活泼，善解人意的法莲娜。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法莲娜终于缓缓的抬起头，面对所有人的目光。

“...我答应...跟你回去就是了.....你说吧...”

“法莲娜.....”裘娜看着法莲娜的神情，不由得感到心中一阵抽痛，那是一个她从前回忆中似曾相识的表情，不是坚强，更不是怯懦，那是一种对所有一切完全死心认命的表情。

“谢谢小姐！”喜出望外的凯因巴见计谋得逞，正待说出下文，法莲娜的声音又冷冷的传来。

“只不过必须让我一起去救他。他是因我而死，我必须亲眼见到他复活！”

“这.....”凯因巴显出一丝慌乱的神情。

“否则的话，”法莲娜迅速的拔出兰迪斯腰间一直携带的短剑，面无表情的横在自己颈子前，“你了解我的个性，我也可以陪兰迪斯一块儿死，让你无法向父亲交代！”

“好吧！”凯因巴的神情有着失算的无奈，“兰迪斯的魂魄已经渡过了死河，现在想要救兰迪斯的唯一方法，就是到巫汤婆婆那里取得失魂药。人一旦喝下失魂药，魂魄就会暂时离开躯壳进入灵界，那时再和亡灵一起搭船渡过死河，到死神的地界夺回兰迪斯的魂魄。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万一你们失败了，你们的魂魄可就得留在死神那里，无法回来了！”凯因巴刻意警示的看着法莲娜，但法莲娜仍然无动于衷。

“巫汤婆婆？是那个住在地狱洞穴的老婆婆吗？”

“是的，小姐。”

“我知道了，你走吧！兰迪斯顺利复活以前，我不希望再看见你！”

“是！”凯因巴命手下点燃神殿内的灯柱，再领着众人退出了神殿。

法莲娜将短剑重新插回兰迪斯腰间的剑袋，深吸了一口气，吃力的将兰迪斯扶起，再迎向伙伴们询问的眼光。

“我知道大家不会再信任我了。但是，就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

大家相信我，一起去救回兰迪斯，好吗？”

众人不约而同的对望，在彼此的眼中都看见了犹豫。

见大家没有答腔，法莲娜独自使劲背起了兰迪斯，但力气太小，被兰迪斯壮硕的身躯一压，便不堪负荷的跪落地面，尖锐的石块立刻刺破了她的双膝，鲜血徐徐地染红了地面。

裘娜见状，立刻想也不想的一个箭步过去，帮她背起了兰迪斯，接着，亚克及玛莉安也将伤痕累累的法莲娜扶了起来，尤利安更念动咒语，将法莲娜身上的伤治愈，费塔加则上前轻拍她的肩。

“我们一起走吧！还要麻烦你为我们带路呢！”

见到伙伴们一个个像从前一样信任的神情，法莲娜除了歉疚，更是感激。

在树林中看见法莲娜一行人离开神殿后，另一名教徒对凯因巴阴恻恻的笑了起来。

“咕咕咕！失策了吧？凯因巴将军。我早说过小姐不是那么容易乖乖就范的人，这下子要是她真的出了差错，被留在死亡冥界，你还有命回去向教主交代吗？”

“你少说风凉话！你不是认识巫汤婆婆吗？快先去警告她别将真的失魂药交给小姐！”

“咕咕！凯因巴将军，你可别忘了，她可不是葛斯洛喀的人呢！没有人能够对穿梭阴阳两界的巫汤婆婆下任何的命令。更何况……”

说话的教徒突然抖开了教袍，那是一个有着死白色，如同僵脸孔般的男人。冷冽的目光，加上使人不寒而栗的笑容，全身上下让人感觉比冰更冷酷。

“更何况，我可是和你平起平坐的。除了教主及小姐，没有人能命令我做任何事。我只是来看好戏的，这可是教主交给你一个人的任务，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咕咕咕咕……”

“泛拉佩！！你……”

话未说完，叫做泛拉佩的魔道士早已扬长而去，只留下阵阵刺耳的笑声。

（三）进入死亡边界

为了营救兰迪斯的一行人，跟随着法莲娜来到了旷野中一处隐密的地穴。

进入阴冷的地穴后，一阵阵令人作呕的霉腐气味，使得大家忍不住伸手捂住了鼻子。

“好难闻的气味！这里真的有人住吗？”

一语不发的法莲娜只是急切的往洞穴深入，丝毫不顾自己本身安危。在火把的照明下，幽暗的地穴更显得诡谲莫名。好不容易到达了地穴尽头，眼前的景象却使得众人惊骇的后退一步。

那是一个几乎由骷髅及骨骸堆叠而成的洞穴，当中竟还有几只狰狞的兽犬争抢着一些腐肉残肢。当他们出现在这些兽犬的眼前时，兽犬们立刻停止了争食，反向他们露出疵牙裂嘴的垂涎神情。

就在其中一只巨大的兽犬扑过来时，法莲娜马上念动雷咒，强力的闪电不偏不倚的击中了这只凶猛的攻击者。一声凄厉的哀号，兽犬瞬间烤成了焦炭。但往日善良的法莲娜，此时的神情依然冷漠。

“呵呵呵！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么凶巴巴的，把我的小宝贝都吓坏了！呵呵嘻嘻……”一个听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从洞穴的上方传来。

众人抬头一看，发现有一颗巨大的透明晶球，正缓缓下降。

法莲娜朝下降的晶球厉声说：“你是巫汤婆婆吧！我们要失魂药，赶快把药给我们！”

“呵呵呵！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规矩，见了面就跟人要东西，也不先打声招呼。看你急成这样，是不是死了你的小情人啊？嘻嘻嘻嘻……”

晶球降到了众人的眼前时，大家这才发现晶球上方蹲踞着一个矮小佝偻的老太婆，层层皱纹的掩盖下，小小的眼睛仍然有着仿佛看透一切的锐利。

只见法莲娜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不跟你多说！快把药拿来！”

琴琴也不甘示弱的上前，“是啊！是啊！赶快给我们，我们还要赶着去救人哪！”

巫汤婆婆绉褶萎缩的唇微张，空洞的嘴里发出了令人不愉快的尖细笑声。

“呵呵呵！药！我可以给你。但要看你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拿得到才对，怎么是说拿就拿呢？”她轻轻举起了如鹰勾般的十指，立刻从洞穴深处跑出了数以百计的兽犬。

“恰好我的地狱犬正愁没有玩伴呢！就让它们跟你们玩玩吧！嘻嘻嘻嘻……”

面对这些狰狞凶恶的地狱犬，没有人有丝毫的退缩之意。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回兰迪斯！

将兰迪斯的身躯轻轻放在地面之后，众人很有默契的以兰迪斯为中心点，一致向外围了一个圆圈。

“哦？那个小伙子就是你们要救的人？他值得你们这么多人为他赌上性命吗？”

没有人再多说一个字，只是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各展所长的抵抗接二连三朝自己扑上来的凶猛恶兽，所有的地狱犬都以兰迪斯为目标，拼命的想要突破这个九人围成的防护圈。

虽然九人坚强的斗志，使得地狱犬严重死伤，尸横遍地，但如同潮水一般陆续蜂拥而来的数量，终也使大家渐渐感到不支了。

“哇！！”一个分神，其中一只地狱犬冷不防的张口噬住了法莲娜的小腿。

“法莲娜！！”

“法莲娜！！”

众人听见了法莲娜的哀叫声，心神都随之紧张不已。

只见法莲娜咬牙将手中法杖的雷电劈向了这个死角，袭击得逞的地狱犬立刻被电开，但也硬生生的将法莲娜小腿的肌肤撕扯掉了一大块，痛得她单膝跪了下来。

“大家各自小心！千万不要为我分神！脱离位置，兰迪斯就不保了！”虽然痛到连声音都不自觉的颤抖，但法莲娜仍然没有退缩逃走的意念，她一心只希望能够为兰迪斯做些什么，就算是赔上性命，她也在所不惜。

从法莲娜腿上流出的大量鲜血，吸引了更多的地狱犬朝她攻击。

她发觉自己的体力精神即将耗尽，眼前视线也因失血过多而开始模糊。

“啊！亲爱的兰迪斯，或许我们不必失魂药，就能够见面了！”

就在法莲娜打算同归于尽之时，地狱犬的攻势却停止了。

巫汤婆婆坐着晶球，缓缓地飘浮到他们的面前。但此时的她，却换了一种和蔼的神情。

“呵呵呵！年轻人，你们的功夫不错。”她从怀里掏出了一只小瓶子，递给法莲娜。

法莲娜连忙忍痛站起身，接过了小瓶子。

“药，我给你。但是记着，这药效可是很短的，你们要是无法救他出来，你们也不能够离开冥界，那后果可就糟糕了，知道吗？”

“是的，谢谢你，巫汤婆婆……”

“好了，带着你们要救的人，跟我来吧！”众人随着巫汤婆婆来到了一处乾淨的洞穴，将兰迪斯放了下来。

“你们就在这儿喝下药吧！在你们魂魄离开躯壳的时候，我会保护你们躯壳的安全，放心吧！只是一旦你们超过了时效没有回魂的话，”巫汤婆婆指了指洞外的遍地的骨骸，“你们可就成为我小宝贝们的点心罗！”

看着洞口那群蠢蠢欲动的地狱犬，众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要从死神的地界带回亡灵，必须唤起他求生的意志，否则即使你们见到了他，也是枉然！千万记得。”

临出洞口之前，巫汤婆婆轻柔的摸着法莲娜的秀发。“呵呵呵！年轻人有情有义是很好，可是呢，世界上有很多事本来就是不能勉强的，该要看开时，还是要看开一点……”

法莲娜有些失神的望着巫汤婆婆离开的背影，沈默不语。

“大姐姐，你在想什么？”琴琴凑近她，圆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

“？！...啊？没什么！我们赶快服药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大姐姐...”

“嗯？”

“你为什么要……”

“琴琴！！”直率的琴琴正想解开心中的疑虑时，被尤利安出声喝止了。

她转头看见了尤利安严厉的眼神。

“.....对不起。”

“没关系，我不会在意的。”法莲娜轻轻的拍拍琴琴的小脸蛋，然后拿起了小瓶子，拔开瓶栓。

“这就是失魂药，大家一人喝一口，我先喝.....”法莲娜毅然决然的仰头喝下了一口，然后交给了朝她伸出手的尤利安。

顿时，眼前的一切开始扭曲，变黑，她感觉自己的身躯开始不停往下坠，往下坠.....

当她眼前回复明亮时，她发现自己和许多人一起站在一条灰黑色的泥河边，河面上咕噜咕噜的冒着气泡，黏稠的泥浆还飘着使人作呕的味道。

就在她四处张望找寻兰迪斯的踪影时，有人轻拍了下她的肩。

转头一看，原来是费塔加，而尤利安、亚克、裘娜、琴琴、布兰多和玛莉安也都一齐到了，更奇怪的是，连盖亚都在。

“我也不知道，想到盖亚不知道怎么来帮忙，它也就一起来了！”布兰多爷爷看到法莲娜奇怪的看着盖亚，不好意思的解释着。

一艘船朝岸边驶了过来，亡灵们纷纷上船。法莲娜一行人见状，也静静地跟着上了船。

在烟雾弥漫的视野中，逐渐显现出对岸的景况。一座黑色的巨门前，

排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排队的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只是无声的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黑门。

待船靠岸，船上的亡灵也跟着排在队伍的后面。只有焦急的法莲娜一行人忙着搜寻兰迪斯的踪迹。

“这里的气氛好古怪……好冷……”琴琴一边找，一边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哆嗦。

“看！！兰迪斯在那里！”一向细心的法莲娜发出了欢欣的叫声，众人急忙寻着所指的方向看去。

“啊？！在哪里？”

“在那里！！离门约第二十五、六人的那一个！”

由于离兰迪斯甚远，众人连忙大喊：“兰迪斯！！兰迪斯！！”

但兰迪斯丝毫没有反应，只是木然的跟着往前走。

“不行，他好像失去求生意识了，这样喊没有效！”费塔加首先朝兰迪斯奔去，“大家快！那道门就是地狱之门，进去的亡灵就再也出不来了！大家快想办法先将他拉出来再说，千万别让他进入那道门！！”

就在大家即将接近兰迪斯时，一把锋利的镰刀呼的一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高大身影，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他们眼前。

“你们真是不死心，竟然还敢来到死亡边界救人。”死神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飘进耳朵，“不过很抱歉，这个人已经是我的了！他不可能任由你们将他带走的。”

“我不相信！！兰迪斯！你醒醒啊！我们来救你了！兰迪斯！”

但是任凭伙伴们如何叫唤，兰迪斯仍然连头也不回。

“对许多人来说，死亡是一种摆脱一切烦恼，摆脱命运束缚的唯一方法。忘却了活着目的的人，又何必活着呢？”

“但是他是被你活生生的剥离躯体的呀！他并不想死的！”

法莲娜恨恨地朝死神反驳，但死神只是冷冷的笑。

“哼哼……你们认为是我使他死亡的吗？你们错了！我的出现只是引导，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放弃了求生，而贪恋死亡所带来的逃避，这种自我放弃，是任何人都救不了他的！”

“你胡说！你骗人！兰迪斯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有谁能够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内心真正的想法？如果是那么希望被了解，每个人又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隐藏自己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又何来秘密之有呢？”死神收起了镰刀，“看在你们勇气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们机会。如果你们谁能够在他进入地狱之门以前，唤出他的求生意念，那我允许你们带他离开。否则，那个人也无法离开！愿意赌上一赌吗？”

“我愿意！”法莲娜立刻上前一步。“我愿意拿我的生命赌一赌！”

“法莲娜……”众人对法莲娜的执意及真情，都有着对于误解她的愧疚。或许，她也是个对命运无奈的受害者。

“好！你就试着和他的潜意识交谈吧！如果他激起了求生意念，他自然会离开队伍。”

法莲娜走近了兰迪斯，虽然她这样说，但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做。

“兰迪斯，跟我们回去好吗？大家都在等你。”

“回去？回哪里去？我不要回去！不管回到哪里，我都是一个人！”

兰迪斯空洞的双眼流露出寂寞的哀伤。骤然发现兰迪斯的心竟是如此

孤独，法莲娜有些茫然了。难道真的如死神所说，自己从来不曾了解过兰迪斯的内心吗？

“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们，大家都是真心在关爱你呀！你看，为了你，大家都不顾危险的跑来救你，你不是一个人呀！”

兰迪斯看了看尤利安一行人，沈默了一会儿，右脚微微的跨出了半步，但又马上缩了回去。

“兰迪斯，你忘记你的母亲了吗？你不是一直想找回你的母亲吗？你不是告诉过我，这是你对你父亲立下的誓言，难道你忘记了吗？你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呢？”

“……”兰迪斯再度沈默的看着法莲娜，但空洞的眼神开始有了表情。

“再说，你是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呀！如果连你都放弃了，我们大家又该怎么办呢？难道你忍心让大家被神遗弃吗？”

“……”

“还有……”

“法莲娜，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兰迪斯突然打断了法莲娜的话。

所有人在此时都不约而同的静默下来。

“我...我……”

我是不得已的，我没有办法违抗命运的安排呀！法莲娜心中痛苦的嘶喊着。

但此时此刻，为了救兰迪斯，她不得不对他说最后一个谎。

“不是像你所想的，兰迪斯...我...”法莲娜用了最大的努力，强迫自己对兰迪斯展露笑容，但内心的痛苦挣扎，却使得她不由得眼眶之中溢满了泪水。

明白法莲娜此时感受的伙伴们，都感到万分的不舍。

“我.....没骗你.....”

就在兰迪斯双脚离开队伍的一刹那，死神轻叹了一口气，消失了踪影。

众人都高兴的上前拥抱住兰迪斯，就在欣慰的气氛中，大家的身影也开始模糊变淡，准备回到各自的身躯。

就在一行人逐一消失身影之时，一个苍老却慈霭的声音从地狱之门悠悠地传出来。

“琴琴.....琴琴.....”

“谁？！是谁在叫我？”听到呼唤声的琴琴不由得左右观望着，想找出声音来源。

“琴琴...我是师父.....”随着声音越来越清晰，琴琴看到了卡里斯的身影。

虽然相当模糊，但和其他的幽魂不同的是，卡里斯四周被柔和的亮光所包围。

“师父！！”琴琴立刻不假思索的跑了过去，扑进了卡里斯的怀中，“师父，琴琴好想好想您！原来您在这里，琴琴再也不要离开您了！”

“...傻孩子，你忘了这儿是冥界吗？”卡里斯轻抚着怀中的琴琴，“师父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一直陪着你的.....”

“不！我不要！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琴琴激动的后退了一步，“您不是说过还要教琴琴更多的功夫；不是说过还要教我念书；还要带我去旅行，看看这个世界的.....”

“琴琴……”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师父您的话，乖乖练功、乖乖念书，也一定不会再调皮惹师父生气了！琴琴只求您不要走……呜——”琴琴倔强的语气逐渐的软了下来，小小的脸上已经流满了泪水。

“琴琴，师父可能真的无法陪着你了。”卡里斯忧伤的看着哭泣的琴琴，轻叹了一口气，“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总有一天，你一样也会离开师父的，只不过……这个日子现在早点来临罢了！”

“……”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琴琴。师父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更何况现在有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姊姊陪着你。”

“师父，我……”

“好了！你们的时间到了，别再耽搁了！”卡里斯从手上脱下了一枚闪着淡紫色光茫的指环，戴在琴琴小小的手指上。说也奇怪，看来有些大的指环，立即缩到适合琴琴的大小。

“这是师父最爱的指环，叫做‘形见’。”

“形见指环？”

“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指环，师父当年才会捡到幼小的你。现在师父也用不着了，就把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

琴琴还想说什么，却发现眼前的卡里斯越来越模糊，且自己正逐渐的往上飘，她知道自己的即将回到现实的躯体中。

“师父，对不起，琴琴一直没有好好的孝顺过您，总是一直让您为我担心。”琴琴的泪如同泉水般不断涌出，但语气却是坚强而成熟。

“但是师父一直都是琴琴最尊敬、最爱的人，琴琴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师父的教诲跟养育之恩，今后我会学着懂事，学着长大，绝对绝对不会再让您操心的，师父。”

“嗯！这才是我的好徒儿，师父相信你。”卡里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琴琴的身影终于完全消失。

所有来到冥界的幽魂们都背负着亲人们的哀伤与思念。

死亡虽然对自己或许是一种逃避或解脱，但不能否认的，对爱你及在乎你的人来说，却是另一种痛苦的开始。

第九章 命运的分歧点

（一）告别

从冥界回魂的一行人，此时正围在仍然尚未回复意识的兰迪斯的身边，担心的讨论着。

“怎么大家都回来了，兰迪斯却还没复活呢？”尤利安着急的看着法莲娜，“会不会死神反悔，又将他抓回去了？”

“那是因为他的回途和你们不一样。”巫汤婆婆坐着晶球，从洞口飘浮进来，“你们都是喝下失魂药到冥界的，自然回来的速度要比他快得多了。”

“那他不会再被留在那个地方吧！”

“拥有求生意识的人，连死神也带不走的，别担心。”巫汤婆婆转向法莲娜，“倒是有人，从你们一进入冥界就守在外头，瞧他着急的模样，都快把我的洞给拆了！你还是快出去瞧瞧吧！”

该面对的，终究是无法躲得掉。法莲娜恋恋的看了一眼兰迪斯，才站了起来。

“我……我走了，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跟谅解……”法莲娜低垂着头，“他…他……就请大家好好的照顾他吧！”

就在法莲娜转身离去时，尤利安叫住了她。

“法莲娜…你不跟兰迪斯道别吗？”

法莲娜没有回头，声音勇敢坚毅的使人心疼。

“我…我对不起大家，更对不起兰迪斯。所以我想，就这样子离开，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吧……”

“法莲娜……”才经历了死别，如今又必须尝到生离的愁绪。

早已没有人会再怪罪法莲娜隐瞒的一切，有的只是对一个感情深厚的好伙伴离开的依依不舍。众人不舍的望着法莲娜离开的背影，再度从救回兰迪斯的欣喜中跌入了哀愁的心情。

就在众人哀伤的气氛中，兰迪斯悠悠的醒了过来。

“呃…这是哪里？怎么我觉得……好疲惫啊……”

兰迪斯环顾了一下围着他的伙伴们，“像是做了一场恶梦似的…咦！？”

看见大家一个个愁云惨雾的神色，他感到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仔细一看，发现不见法莲娜的踪影，“法莲娜呢？她怎么不在这儿？是法莲娜怎么了么？”

见大家都沈默不语，兰迪斯激动了起来：“你们大家说话啊！法莲娜呢？告诉我法莲娜究竟怎么了！她……”

费塔加按住了兰迪斯的肩膀，“冷静一点！兰迪斯。法莲娜她…她刚才离开了！”

“离开？！为什么？”

“因为…因为她有她的苦衷…所以不得不…”

听了这些话的兰迪斯，像是想起了些什么似的立刻站了起来，顾不得环境不熟悉，他有些歇斯底里的朝出口冲了出去。

“兰迪斯……兰迪斯……”众人一惊，也急忙跟在兰迪斯的身后冲出了洞穴。

旷野中，夕阳将法莲娜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像是法莲娜对兰迪斯难以割舍的情感。

“法莲娜！”兰迪斯跑上前几步，用力的呼喊。

较远的身影听见兰迪斯的叫声，走到了法莲娜身边，他正是独眼将军凯因巴。

当兰迪斯看见了凯因巴，他已经完全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背对兰迪斯的法莲娜停下了脚步，犹豫了一会儿，继续的往前走，并没有回头。

“法莲娜！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兰迪斯近乎悲泣的嘶吼，撕裂了法莲娜的心，她噙着眼泪，转身朝兰

迪斯跑近了几步，但又痛苦的停了下来。

相隔遥远的两人泪眼模糊的对望着，但谁也看不清楚谁。

“兰迪斯……”法莲娜哀痛而无奈的声音远远的传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对你说谎的……”

“法莲娜！”看着法莲娜转身急奔而去的背影，兰迪斯茫然的跌坐在地上。

他不懂为什么命运总是残酷的玩弄每个人？不懂为什么真心相爱的人，却不能一直在一起？又为什么明明不能够在一起的，又偏偏要让他们相遇？

他的脑海中浮现了被命运折磨的父亲，浮现了无法违抗命运的索尔，以至于现在的自己及法莲娜。

是不是真的只能乖乖的接受命运的摆布？

而选择向命运低头的法莲娜，满怀心事的跟随凯因巴回到了她从小生长的地方——狂信者之塔。

来到了大殿，凯因巴朝台阶上背对的身影恭敬的说：“教主，属下将小姐带回来了！”

台阶上的身影慢慢的转过身，霸气的浓眉，炯炯有神的双眼，菱角分明的轮廓，充满了魄力与威吓。

他正是葛斯洛喀的最高领导者——吉欧。

吉欧微怒的看着法莲娜，“法莲娜，要顽皮也要有个限度。你私自离开城堡，父亲得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去找你，你知道吗？”

法莲娜只是低着头，不敢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见到女儿认错的模样，吉欧心一软，口气也和缓不少。

“你知道父亲为了迎接魔神的降临，花了多少心血？你还要让父亲去分心操劳你的事吗？”

“爸爸，”法莲娜有些怯怯地抬起头，眼中写满了疑惑，“我这次出去，看见外面不少东西。有一件事，我不懂。”

“哦？乖女儿，你有什么不懂的？”吉欧以父亲的关爱看着法莲娜。

见到父亲再生气，法莲娜这才大着胆子将音量提高了一些。

“爸爸，我们真的有必要让魔神降临人间吗？难道世间的不公平都要靠神才能解决？人类就办不到吗？”

“住口！”吉欧陡然震怒的暴喝一声，吓得法莲娜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你这样亵渎神，不怕神降罪在你身上吗？你懂什么！神是无所不能的，它不只是消灭世间的平等而已。最重要的是，他还允诺给我们永生！”吉欧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神色。

“你知道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是你从今后不必再为生、老、病、死担忧苦恼；你能够享受你辛苦挣来的财富、权势……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哈哈…所有的一切将永远握在你的手中，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你懂吗？哈哈……”

法莲娜不能置信的望着眼前得意纵笑的父亲，难道真的被兰迪斯说中了吗？难道父亲一直辛苦建立的宗教势力，真的就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野心？所谓消灭世间的平等，真的只是一种掩饰自己欲望的藉口吗？那眼前这个自己一向崇敬的父亲，又跟那个无耻的萨德拉主教有什么两样呢？

突然一个教徒走了进来，向一旁的凯因巴悄悄地说了几句。凯因巴点点头，便示意他出去。

“教主，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

吉欧敛起了笑声，“嗯！说吧！”

“据教徒密报，兰迪斯这批人似乎还不死心的样子，已经来到这附近了！”

“兰迪斯……”法莲娜不由得心头一震。

“哦！？哼哼……”不只因为兰迪斯老是和自己的手下作对，吉欧发现连自己的女儿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心里就忍不住反感到了极点。

“真是一群不怕死的家伙！魔战将军萨克斯、泛拉佩、布鲁森！”

大殿的暗处立刻出现了三条人影。

“立刻将他们除去，不要手下留情！我和法莲娜要举行迎接魔神的仪式，不能够为这种小事分心！”

“是！”三个人影各自回应了一声，旋即消失在黑暗中。担心昔日伙伴安危的法莲娜吓得花容失色。

“爸爸！！”

但吉欧却故意不理睬法莲娜的哀求之色。“凯因巴！立刻将小姐带往西方高塔上的密室，给我牢牢的看住她，若是小姐再不见人影，就提你的头来见我！”

“是的！教主。”

法莲娜不敢相信从小一直疼爱她的父亲，此刻竟然会为了一个欲望的实现而软禁她，她终于开始质疑原本父亲对她所教导的一切。

（二）风之心

虽然即将接近葛斯洛喀的大本营，但兰迪斯一行人的心情，却变得忐忑不安。

没有人知道如果再次遇见法莲娜，将会是敌还是友？如果是敌，那又该如何？

而兰迪斯变得更沈默了，像是突然成熟了许多。在法莲娜离开队伍的那一夜，兰迪斯独自沈思了整晚，直到即将黎明，同样一夜未曾阖眼的费塔加走近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吗？”望着逐渐淡去的星光，费塔加像是感怀，又像是试探的轻声问了这一句。

“嗯。”兰迪斯的声音像风一样的轻，却充满了认真与决心。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那法莲娜……”

兰迪斯将手边的小石子拾起，用力的抛向了远方。“我认为法莲娜是个明事理的女孩，她不会分辨不出真伪善恶，是非曲直，即使那是她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

“想过万一吗？”

兰迪斯没有再回答，只是一直沈默的看着远方，像是独自在思索些什么。

来到了离葛斯洛喀最近的森林，远远就可望见一座高耸入云的教塔，塔上雕砌着数个诡异的脸孔，令人不禁望而却步。

兰迪斯一行人决定先在林中扎营，再伺机观察打探敌人的动静。

深夜，兰迪斯独自来到了靠城堡西边的山崖上，他看见已然一片黑暗城堡，只有一扇高塔上的窗，微微的透出了一点亮光。

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了法莲娜天真的笑脸，及回忆中她娇俏的

模样。就在兰迪斯陷入沉思时，女神的歌声在他的耳边响起。

这次出现的，竟是一向对他冷着脸孔的凯伦诺特。

“啊！你是……”

“我是凯伦诺特，上次在火神宫殿，我们见过面。”

兰迪斯只是抬头看着凯伦诺特。

“怎么了？”

“我不了解，真的不了解。”兰迪斯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幽怨，“你们为什么要帮助我？我既不是神，又不能是个平凡的人类，我只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我甚至什么都不是……”

兰迪斯低下了头，心中的孤寂与挫折感迫湿了他湛蓝的眼眸，像是夜晚的海面般，忧郁的使人心疼。

“我实在不明了，我能为大家做什么？我即使再如何努力……终究还是有人……会为我哭泣……我真的不明白……”

凯伦诺特望着兰迪斯，脸上的线条逐渐的柔和下来，但语气仍然有些冷漠。

“你后悔了？”

兰迪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坚定的摇摇头。

“那么，就不要再苛责自己了。没有人是完美的，如果事情都能如愿以偿，或许，人就不需要命运了。但是，这是办不到的！就算是神，也是一样！”

“就算是你也一样？”

“…是的……”

呼呼的风吹着，凯伦诺特的秀发扬了起来，遮住了她强装坚毅的脸，也遮住了她眼角一点令人不易察觉的泪光。

兰迪斯无心的一句话，触痛了她始终不愿去忆及的伤口。可不是吗？记不清多久之前的事了。自己不也曾有过这种无奈的怨怼？自从……自从一个人类的女孩夺走了她的所爱。

“不要去想太多，兰迪斯。”凯伦诺特轻轻的甩了甩头，想一起将自己的思绪弄清。

“记住！你的时间非常短暂，但这生要做的事情却太多，你的时间不会容许你如此浪费生命的。”

“我……”兰迪斯仍有一丝犹豫。

“不要迟疑！你听见风的呼唤了吗？它正催促你启程呢！”

“什么？我？”兰迪斯连忙侧耳倾听，却只听见风声回荡。

凯伦诺特看着兰迪斯的模样，嘴角漾起了一丝轻笑。

“傻孩子！你该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我的话了。但是，你的脑海中，却有太多回忆，害怕失去，害怕遗忘，所以不敢展开翅膀，朝向真理之海飞翔。”

“不！我不懂，真的不懂。你教我好吗？”兰迪斯有些求助的看着凯伦诺特。

“你该倾听的是你心中的风声，放开你的感觉，让灵魂随风去接触你所有的疑惑。记着！用自己的眼睛看你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不会有任何人陪着你，包括索尔及你所认识的朋友们，甚至身为神的我们。你在找寻的，是你自己的荆棘之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

在这个世界里，完美，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拿完美来衡量所有事，你

将会失去更多的。你该学着用心灵去包容所有完美与不完美的事物，那么，即使你失去了，它依然会永远存留在你的感觉之中的，不是吗？那才是你要走的道路，像风一样，知道吗？”

“像风一样……”丛林的树叶被阵阵的山风刮得沙沙作响，落叶随风飞舞着，地上的草也因之掀起了层层草浪。但风没有因此而停止，它仍然继续的吹向了另一处远方，唯一带走的，是属于这片森林及土地的芳香。

兰迪斯闭着眼，仿佛风正与他的灵魂交缠着。

凯伦诺特看着兰迪斯的样子，嘴边漾起了满意的微笑，她身影逐渐的变淡。

“兰迪斯，相信你懂了。你的道路虽然很遥远，但只要你能记得，身为神族的尊严与荣耀，我们将永远与你同在，并且以你为荣。”

兰迪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觉得心灵从不曾像现在的这么的踏实。

“谢谢你，凯伦诺特。我也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凯伦诺特朝他点点头，消失在夜空中。

凝望着星空的兰迪斯，突然瞥见了刚才的窗口，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同样在仰望星空的少女。

“法莲娜！……”兰迪斯顿时心头狂跳，他不由得朝高塔靠近了几步，想要看清她的样子。

而原本对着星空沈思的法莲娜，突然像是被一种没来由的感觉牵引着，而低下了头望向山崖。

“啊！兰迪斯……”当她看清了月光下那个微小却熟悉的身影，正是她魂牵梦萦的兰迪斯时，种种难忘的回忆，像是打翻了的颜料罐，立刻泼溅了她一身。

呼呼的风在两人之间的山谷中流荡，像是提示着他们再也难以拉近的距离。而彼此思念的两人只能静静的交流着相同收藏的往日。

在坠落山崖下的初识。

在狭窄吊桥的舍身相护。

在村镇路上青涩的轻吻。

宗教法庭城外的温柔凝视。

在火神神殿里的真诚坦言。

一直到立场开始明显悬殊，种种理智与情感交战，最后仍然不得不黯然分离的痛……

一切的一切，没有办法忘记，然而也无法再拾回了。

短短几天的分离，对两人来说，却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般的长久。

法莲娜咬着唇，企图不让眼泪掉下来。但成串的泪珠在寒冷的夜风中，却令人感到格外的热烫，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抵抗命运的勇气，多么希望能在另一种命运下和兰迪斯相遇……

突然，从营地方向隐约传来的打斗声，将兰迪斯迅速的拉回了现实中，他立刻想也没想的朝营地急奔而去。

看见了兰迪斯的样子，法莲娜知道这些天她最担心的事，恐怕真的要发生了。就在她思索着要如何离开高塔及监视时，吉欧来到了她的身后。

“法莲娜，在想什么？”

心虚的法莲娜吃了一惊，立刻擦去泪痕，回头装出没事的笑容。

“嗯！法莲娜，迎接魔神的时刻到了！我们走吧！”吉欧以半威吓半哄带

的口气对法莲娜说。

“...父亲，您真的决定这么做吗？”

“那是当然的！难道我对你十多年的养育和教导，你都忘记了吗？”看见法莲娜的犹豫，吉欧的怒气显现于色。

“父亲对法莲娜的恩德，法莲娜一定会报答，只是.....”

“我要你对我的报答，就是为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仪式！！”

“我.....”就在法莲娜左右不定的当儿，吉欧冷不防一掌劈在法莲娜的后颈，猝不及防的法莲娜立刻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吉欧的怀中。

（三）战火点燃

匆匆回到了营地的兰迪斯，发现多了三名不速之客。

盖亚的炮口尚冒着余烟，而众人一起退在盖亚身后的模样，显然是遭到了突来的袭击，幸好是盖亚的主动防卫系统适时的解救了大家。

“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小人！尽是会使用这些下流手段！”布兰多不屑的吐了口唾沫。

“咯咯咯！是你们自己来到我们的领域送死，可怨不得别人！”魔道士模样的人阴阴的笑了，他正是魔战将军之一的泛拉佩。

另一个持着沉重长柄斧的高大老者，挥动手中的武器像是木棒一样的轻松。

“只能怪你们的好奇心跟多管闲事害了你们！既然教主已经对你们下达了格杀令，萨克斯便不能允许你们坏了教主的大事！”

而另一名站在两人身后的年轻剑士，只是双手交叉在前胸，静静的看着众人，既没有说话，也没有采取行动。

“哼！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三个人就能够杀得了我们，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裘娜举起了手中的刀，“你叫萨克斯？就让佣兵裘娜来领教领教你！”

同样使用沉重的兵器，但萨克斯并没有将身为女人的裘娜放在眼里。只见他轻轻挥动手中的长柄斧，挡下了裘娜凌厉的攻势。

“哼！凭你吗.....”萨克斯挥动着沉重的长斧，动作敏捷的令人讶异，转眼之间裘娜已居下风。

突然，一只轻利的骑枪钉在萨克斯的跟前，使得萨克斯警戒的退后了一步。

“那再加上我如何？”亚克站了出来，凛然的怒视着敌人，“可别怪我欺负老年人！”

萨克斯的眼中开始有种奇异的光芒，仿佛醉心于战斗的乐趣。

“就算是你们全部一起上，结果也是相同！！”

就在三人激烈缠斗时，费塔加及泛拉佩也卯上了，互相以冰系魔法较劲。

“尝尝我的‘极度冰冻’！！”费塔加念动咒语，一道蓝色的奇异冰焰立刻在他的手心凝聚，威力万钧的冲向了泛拉佩。

只见泛拉佩的右手一扬，一道黑色的冰柱挡住了。

“哦？威力倒是不小嘛！”泛拉佩露出了轻蔑的笑容，接着左手高举着，乌云竟然开始聚拢，滋滋的闪出了雷电。

“糟了！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同时修炼两种高层魔法！”

费塔加暗叫不妙，但此时若是收回攻势，必然被对方的“审判之雷”所伤，一筹莫展的费塔加，额头不禁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若是这个时候，法莲娜在就没问题了！”就在他心急如焚之时，天空中的雷电竟朝我方的伙伴聚集。

“嘿嘿！没想到我有这玩意儿吧！”乘坐飞行器的布兰多，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不断的将雷电吸收。

“本来只是想发明一个盖亚的避雷器，没想到还可以派上这种用场，嘿嘿……”

而默立在一旁的年轻剑士，则被同样使剑的兰迪斯选上了。

“喂！你也是葛斯洛喀的人吧！”兰迪斯持起了修佩鲁。“亮出你的武器吧！”

见对方没有发话，兰迪斯正觉得奇怪时，泛拉佩发出了尖厉的声音：“布鲁森！难道你想反叛教主吗？还不快点动手解决他们！”

听见了对方的名字，费塔加突然有着呆了一呆的神情，他极尽目力的朝那名叫做布鲁森的剑士看去，脸上显得极为不敢相信。

他立刻出声叫唤兰迪斯：“兰迪斯，他就交给我吧！”

费塔加有些反常的反应及举动，并没有令兰迪斯起疑。见年轻剑士没有动手的意思，兰迪斯发出了一道强力的火焰，接下了泛拉佩的攻势。

得以脱身的费塔加，立刻朝闪身离开的年轻剑士追去。

月光下，两人站在丛林中对视。

“我找了你许久，原来你一直在这儿！”首先说话的是费塔加。

“何必找呢？”

“那是个意外！你不能就这样子看待所有的事！”

“那是个意外？！”布鲁森冷冷的笑了，嘴角有着一丝无奈与忿恨，“那只是个无法挽回事情时的藉口！”

“你仍然不愿改变你的想法……那是你加入葛斯洛喀教派的原因吗？”

“……”

沈默的气氛中，夜风将两人银白色的头发吹得胡乱飘动，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的明亮。

当布鲁森转过身要离开时，费塔加叫住了他，眉间充满了哀伤。

“布鲁森，你真的要和我为敌吗？”

“道不同不相为谋。”背对他的布鲁森拔出剑，在自己手臂上狠命的划了一剑，鲜血迅速的染红了他的袖子。

“这一次念在你的关系，我放过你及你的伙伴，希望你们知难而退，否则下次见面，我们就是敌人了！”

“布鲁森……”布鲁森的举动使费塔加的心猛然的抽痛起来，他没有想到辛苦找寻了许多年后，两人见面却必须是这种局面。

但他没有看见黑暗中转身离去的布鲁森，脸上深沉的伤痛。

而仍然在拼斗的萨克斯及泛拉佩，由于过于轻敌，开始渐渐的体力不支了。

“唔…可恶！看不出这群小伙子力量竟是这么的强…”

泛拉佩吹了一声口哨，立刻出现重重的敌军包围了兰迪斯一行人。

“萨克斯！我们先退再说吧！”说完一闪身，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哼……算你们走运！”萨克斯躲开了裘娜及亚克的攻势，也跟着消失在黑暗的丛林。

由于大批的敌军挡住了去路，兰迪斯一行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人脱

逃，战场逐渐从森林中转移到了平原。

只是没料到这群士兵却有别于以往的敌军，个个身手颇为敏捷，还有层次极高的魔导士在其中，加上数量逐渐增多，兰迪斯一群人打起来显得格外的吃力。

“呼呼呼呼...这些敌人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一点都不怕死！”裘娜挥舞着刀，但也不禁砍到手酸发软。

“兰迪斯！法力也耗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增援。我们是不是要先退再作打算？”尤利安早已被汗水模糊了眼睛，看着大家大小伤势逐渐的增加，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应救不暇了。

“不行！看来敌方会如此阻挡我们接近，一定是即将到达平衡神降临的时刻了！再迟一会儿，万一这个魔神真的降临，我们就没办法制服它了！我们一定要一鼓作气的冲进去才行！”

“可是.....”

突然，一阵熟悉的奇异兽叫声远远的传来，众人抬头往叫声的来源望去，不由得士气大振。

那是一大群数以百计的飞龙，腾空而来的英姿，如同渐露曙光的东方天空一样的令人振奋。

“终于来了.....”费塔加像是松了一口气。

见到大批的罗特帝亚飞龙骑兵队，大惊失色的敌军纷纷不由自主的往后退。

其中两只最大的飞龙，停在兰迪斯一行人的旁边，龙背的人跳下来，走向了兰迪斯。

正是索尔及亚雷斯！

“啊！是索尔！？你怎么.....”乍见索尔出现，兰迪斯又惊又喜，当他看见费塔加及索尔心照不宣的微笑时，他明白了原因。

“好了！好了！这些家伙就交给我们罗特帝亚的军队来处理，你们快进去吧！迟了就来不及了！”亚雷斯朗声的笑着。

“嗯！”见到伙伴们都由索尔带来的僧侣恢复了体力及伤势，兰迪斯再度充满了信心，就当他打算带头冲进城堡时，索尔叫住了他。

“等一等！兰迪斯！”

“什么事？”兰迪斯有些不解的看着索尔。

“把她救出来，兰迪斯！”索尔以坚定的眼神鼓舞着他，“要尽全力！”

“索尔？！”

“呵呵呵！”索尔释怀的笑了开来，“事情我都知道了。放心吧！我不会为这种小事介意的。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好好的做！嗯？”

对于索尔体谅而宽宏的胸襟，兰迪斯心中溢满了感动的温暖。

索尔轻拍他的肩，“法莲娜是个懂事的女孩，这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而解救她脱离这个错误的命运，则必须靠你了！”

“嗯！我一定会尽力的！”

“很好！快去吧！”

望着眼前的狂信者之塔，此刻充满了勇气的兰迪斯，再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可怕。

“等着吧！法莲娜。我来救你了！”

兰迪斯与尤利安众人冲进了教塔大门后，罗特帝亚军也开始了凌厉的攻击。

而索尔，则若有所思的望着天空。

“悠妮，你知道吗？你就是我这一生唯一的遗憾。”索尔轻声的自语，“当年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我的宿命，我不希望兰迪斯与法莲娜重蹈我们的覆辙；我不忍心兰迪斯和我承受同样的痛苦，我真的希望他们可以摆脱命运的束缚，掌握自己的未来，不像我……”

索尔不禁轻轻的叹息。一阵柔暖的轻风，将索尔对悠妮的思念，悄悄地带向了无边无际的天空。

第十章 挑战宿命——终战

（一）魔战将军

“事情不太对！大家先等一等！”

就在大家满怀斗志的朝狂信者之塔内部前进时，裘娜突然发出警告。

兰迪斯立刻会意的停了下来，大伙儿也纷纷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裘娜抬头望了望四周。

“大家难道不觉得自从我们进来后，都没见到半个敌人阻止我们吗？”

“这不是挺好的吗？省得我们还要动一番手脚！”亚克不以为然的耸了耸肩。

“不！如果你真是那样想的话，那就未免太天真了！”裘娜露出了严肃的神情，“在我多年兵的战斗经验中，这根本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暴风雨前的宁静？”

“嗯！这恐怕表示，敌人早就布好了陷阱，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什么！”听了这番话，众人立刻凝神警戒起四周环境。

不一会儿，一阵得意的笑声传来，回荡在空旷的城堡中，听来格外的刺耳。

“哈哈哈哈！不愧是身经百战，大名鼎鼎的女佣兵裘娜，居然能一眼视穿我的计划，真是有趣。不过，你们已经知道的太晚了！”

“你就是葛斯洛喀的领导者吉欧吧！有种就和你的喽罗出来和我们一决生死，不要躲躲藏藏的！”兰迪斯朝着看不见的敌人大吼，希望能激吉欧现身。

“哼哼！你以为这样就能激怒我吗？凭你们这些小角色想和我交手？你们也未免太天真了！不过，你们倒是说对了一半……”

随着吉欧的话，通道尽头的门被打开，出现了先前偷袭他们的魔战将军萨克斯、泛拉佩、布鲁森，还有那个令大家恨不得千刀万剐的凯因巴。

“伟大的平衡神即将回到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现在只剩我和法莲娜必须一起打开入口的封印，不要让这些微不足道的麻烦干扰到这个伟大的仪式，听见了没有？”

“是的！教主。”四人一起恭敬的回答。

“法莲娜果然……”兰迪斯听见了吉欧的话，既伤心又失望。原本他认为法莲娜是不可能如此是非不分的，但如今摆在眼前的事实，仿佛在讥笑着他的自作多情。

反倒是先前怀疑过法莲娜的费塔加，看到了兰迪斯失望的神情，走过去轻声的说：“我们都相信法莲娜。兰迪斯，你该不会不相信吧！”

兰迪斯有些讶异的抬起头，当他看见所有的伙伴们都是给他肯定的眼神时，他反而感到疑惑了。

“这……为什么？大家原先不是都……发生过什么事吗？”

“就是在你魂魄离开的那段时间，兰迪斯。”布兰多爷爷也跟着说话了，“我们大家对法莲娜所做的一切都心知肚明，法莲娜不是一个善于虚情假意的女孩。我们都相信法莲娜一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才会瞒着我们她的真实身分，老头子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出于法莲娜自愿的！”

“是啊！兰迪斯哥哥，你在冥界差一点回不来，是法莲娜姊姊冒着生命危险，去跟那个什么汤的婆婆要到失魂药，还被那群吃人的恶狗咬掉一大块的肉才……好可怜哪！琴琴都没有这种勇气，师父才会……”琴琴本想掉泪，但只见她甩甩头，转为一副释怀的微笑，“总之，法莲娜姊姊她真的真的对你很真心，琴琴相信她绝对不会骗人的！”

“哈哈！哈哈！你们听！多感人的对话！哈哈——”凯因巴令人厌恶的笑声远远传来，“你们以为小姐真的会和你们这群小丑们同流合污么？再怎么讲，小姐她总是我们葛斯洛咯的人，怎么可能会改变她的观念和初衷？别把你们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你！……”兰迪斯气得简直眼冒金星。

“别理这个家伙，兰迪斯，相信我们自己就好。”尤利安充满信赖的微笑，抚平了兰迪斯的不安。

“是啊！眼前还有一大票碍眼的家伙等着我们清除，别把力气耗费在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混帐家伙。”亚克双手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一副蓄势待发的架势。

原来除了四名魔战将军之外，不知何时，已有大批敌人将十人重重包围。

“哼哼…你们以为在外面的那一群和罗特帝亚军周旋的士兵，就是我们的全部兵力了吗？那你们就未免太小看我们葛斯洛咯了！”

“你们……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徒，甘心为虎作伥？”

兰迪斯没有想到敌方的阵容竟如此的庞大，他感到吃惊。

“让我告诉你吧！”一直未曾开过口的魔战将军布鲁森，冰冷的语气中仿佛带着难掩的忿愤。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着不公平的事：有富就有贫、有善就有恶、有强就有弱……但是有谁愿意自己是吃亏的一方？贫人得受富人的压榨，善人得受恶人的欺凌，弱者得受强者的侮辱，这种事谁愿意？谁会愿意？”

兰迪斯等人无从辩驳，只是静默的看着他，尤其是费塔加，更是眉头深锁。

“聚集在这里的众人，无非都是想要得到一个平衡的世界。而这些，一般的神族哪里会在乎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存在？只是把我们当作是不屑一顾的虫蚁，高高在上的看着我们对他们畏惧崇敬，却丝毫不在意我们的感受……”

但在这儿，平衡之神让我们享有我们所没有的，允诺带给我们平衡安和的世界。这样的神，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你们要阻止呢？”

“布鲁森，何必跟他们说这么多废话呢？”萨克斯这次手中持的武器看来更为锋利沉重，甚至隐隐透出一股魔气。

“教主既然有令叫我们铲除这些碍事的家伙，咱们就照作就是了，何必跟他们罗唆！大家上！”

早在一旁等候攻击命令的教徒们，一声令下立刻迫不及待的朝兰迪斯一行人围攻过来。

敌人其实并不太多，但兰迪斯一行人却始终觉得打起来较之前的敌人还来得吃力，甚至对他们的伤害，都在短时间内就回复了。

“奇怪？难道他们之中也有僧侣的存在吗？还有这些人明显的被施了增强体能及攻击力的魔法，难道这种极高层神圣的‘神之祝福’魔法，葛斯洛喀有人会使用？”尤利安一边趁着混乱中机敏的观察着敌人的状态，一边想要找出这股隐藏力量的来源。

费塔加似乎也看出了这一切，他望向站在通道尽头，那四个彷彿站那儿看好戏的魔战将军，而当他看到凯因巴的那只独眼的眼罩隐约闪着蓝色光芒时，他了解了。

“尤利安，我想身为教皇的你，应该知道‘神之祝福’吧！”

“嗯，你也看出来。这样下去我们恐怕是没有什么胜算的，除非找到施法者……”尤利安看见费塔加的视线，恍然大悟的神情中有些讶异，“你是指他们？这……怎么可能？”

虽然找出了这股力量的来源，但被重重包围住，也是无计可施。

突然，一阵碎石自顶上崩塌，一只巨大的飞龙将天顶踩破了一个空洞。一个人影自飞龙背上跃身而下，到了凯因巴面前。

凯因巴一惊，停止了施法。

“好久不见啊！当罗特帝亚国王时，滋味如何？”面对敌人，索尔居然还开得了玩笑。

“我说过我一定会亲自来找你算帐，现在我来了。让你久等可真是抱歉啊！凯因巴将军。”

凯因巴不自觉的后退了一步，他直觉到现在朝他面带微笑的索尔，有种笑里藏刀的可怕，那股摄人的凜然杀气，令他感到胆寒。他勉强牵动了一下嘴角，并没有答话。

果然就在凯因巴分神之时，围攻而来的教徒，耐力及攻击能力明显下降，兰迪斯等人终于趁此时扭转了局势。

而眼见如此的凯因巴，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手下败退，也不敢分心协助。

因为他的眼前，正有一个恨不得将他剥皮的索尔紧盯着他，令他背脊不住的冒出冷汗。

他眼角瞥向萨克斯等三人，希望能获得援手，奈何平时就不同心的魔战将军，此时更别提是协力了。只见三人冷哼一声，转而投向兰迪斯那头的战局，故意不去理会凯因巴求救的眼神。

“唔……可恶！！”顿时孤立无援的凯因巴，虽然恨得牙痒痒的，但他仍然不敢移动半分。面对索尔这个令他几乎毫无胜算把握的敌人，他只能尽量想办法拖延逃走，否则自己绝对是死路一条。

“哈哈哈哈……”索尔一眼就看穿了他想不战而退的计谋，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何必逃？既然你有勇气算计我，假冒我，夺取我罗特帝亚，现在怎么没有勇气和我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结一下我们的恩怨呢？”

“哼！别以为上次我在你眼前逃脱，就表示我一定怕了你。”被识破的凯因巴有些恼羞成怒，“我堂堂一个魔战将军也不是好惹的！”

“哈哈哈哈……”索尔朗声的笑了一阵，但又立刻换了一张凌厉肃杀的神情。他持起了随身的炎龙剑，而剑身此时所泛的火红色光芒，仿佛索尔正在燃烧的怒气。

“好！非常好！我就是在等你这句话。今天我总算可以为我罗特帝亚无辜牺牲的子民，好好讨一个公道！”

凯因巴见到局势已经骑虎难下，知道这一战已经无法避免。他一面冷笑着，一面慢慢地将眼罩取下。

只见凯因巴被眼罩遮住的那只眼窝中，镶嵌着一颗发出奇异蓝光的宝石。

“啊！原来是魔精石！怪不得……”一直注意凯因巴一举一动的尤利安发出了惊呼。

“怎么了？”兰迪斯可没听过什么魔精石。

“刚才我和费塔加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像凯因巴那种的武士怎么会神之祝福这种神圣的高层魔法，原来是魔精石……”

“什么神之祝福？什么魔精石？”布兰多越听越糊涂，“是很厉害的东西吗？”

“‘神之祝福’是一种极高层的神圣系魔法，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普通人的耐力、敏捷度与力量。”

费塔加跟着解释：“但相对的，这项魔法需要极高的魔法修为，才有足够的魔法精神力施为。因此只有能力极高的僧侣才会使用，不过……”费塔加指了指尤利安，“当今教皇应该也会吧！”

“什么！？”亚克趁着攻击空档，一只手抓起了尤利安的衣领。

“喂喂！我说尤利安大教皇，既然你有这么好用的魔法，怎么不早点拿出来用，省得大家拼得半死！”

面对大伙儿略带责怪的眼光，尤利安急急的辩解：“大家不要误会！我是会没错啦！可是刚才费塔加也说了，那需要极高的魔法精神力，我从懂事以来到现在，也不过才修习了十年这个魔法，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况且…况且教导我的大祭司索菲亚也告诫我，以我的年龄，要是任意使用这个魔法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怎么说？”

“因为这个魔法，施用时会有极大的魔法磁场。要是我没有稳定的精神力，极易使我的脑部受到损害，轻则暂时昏迷不醒，重则……”尤利安的眼中流露出惊惧，“重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啊…是这样啊！”亚克放松了抓住他衣领的手。“不好意思，误会你了。”

“那魔精石又是怎么回事？”看见凯因巴和索尔对峙，兰迪斯不由得为索尔担心。

“魔精石是一种拥有极大魔法能量的稀有魔石，持有者可自由运用其魔法能力。这也是凯因巴那个家伙能使用神之祝福的主要原因。”

取下了眼罩后的凯因巴，眼中的魔精石光芒逐渐的增强，只见凯因巴

浑身的肌肉急速的增强涨大，身上的衣物也随之碎裂。索尔知道他想做困兽之斗，凝神注视着凯因巴的一举一动，不敢分心。

“哈哈...索尔，这可是你逼我的，怨不得我！”将神之祝福改施在自己身上的凯因巴，身形不断变大，五官也开始扭曲。见到这一幕的尤利安，不由得大惊失色。

“遭了！看来这个家伙要不是不知道这个举动的危险性的话，就是想和索尔同归于尽了！兰迪斯，我们得快去帮助索尔陛下才行！”

“什么！有这种事！”兰迪斯听了以后大惊，攻击的速度也加快了。但就在这些罗唆的敌人快解决完之时，其他三名魔战将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自己都难保性命了，还想帮别人？”泛拉佩一副不屑的冷笑，“先看看你们过不过得了我们这一关吧！”

话才说完，泛拉佩立刻扬手召唤强力雷电，布兰多见状又想取出先前吸电的法宝，却被布鲁森一剑挑离了手中。

“哼！想重施故技吗？”布鲁森冷冷地将掉落到地上的盒子踩碎。

深恐他会再伤害布兰多的兰迪斯，立刻持起修佩鲁挡在布兰多前面。

“上次还没有领教过你的武艺。”

“...求之不得。”说这话的布鲁森仍然是不带一丝感情的表情。

见到布兰多手中的怪异盒子被毁，泛拉佩忍不住得意的阴笑。

“咕咕咕！这下子我看你们还玩得出什么把戏。”

话才说完，他突然感到举起的手一阵剧痛，抬眼一看，手腕上竟不知何时插了一只锐利的袖珍小箭。

“哼！你自己还不是重施故技，你那只手可比我平常练习的靶大得多了！”玛莉安扬了扬手中的小型十字弓。

泛拉佩无法同时施雷电魔法，费塔加可就放心多了。

“没有审判之雷，我想我的冰冻魔法应该不会输给你吧！”

另外的裘娜和亚克也再度对上了萨克斯。

“上次没分出个胜负，还真是不够过瘾！”萨克斯挥舞着手中闪着青光，造型有些诡异的长枪，“这次刚好可以拿你们的来磨磨我的地狱之枪！”

就在三名魔战将军被缠住时，琴琴抢到空隙冲至索尔身边。

“琴琴！这个家伙相当危险，我看你还是.....”索尔看到琴琴与变大的凯因巴身形相差如此悬殊，不由得担心。

“索尔陛下，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

“??”

“我的师父是卡里斯，他是我这辈子最敬爱的人。”琴琴摆好了攻击的架势，双眼充满了复仇的怒火，“可是师父他活活被人打死在我的眼前，就是这个凯因巴是教唆的元凶，您说身为弟子的我，应不应该亲手为他老人家报仇呢？”

“什么！卡里斯叔叔他...他死了！？”原先就已经满腔怒气的索尔，如今更是爆发到极点。

“可恨的葛斯洛喀.....为什么之前兰迪斯没有告诉我呢？”

“...因为兰迪斯哥哥怕您更自责，所以当时没有告诉您。但现在这个复仇的机会就在眼前，我绝不能够放过！”琴琴语气虽然有些激动，但神态却十分冷静。

“唔哦哦哦——”炎龙剑此时发出了巨大的红色闪光，仿佛在呼应着索

尔的极度愤怒与伤心。他挥起炎龙剑朝凯因巴冲去，而琴琴也运起了卡里斯临死前传给她的功力，在她小小的掌心立刻凝聚了一团灼亮的光球，以极快的速度朝凯因巴的身躯疾射出去。

从来不曾将神之祝福施在自己身上的凯因巴，身躯像个气球似无法控制的涨大，就在他极度惊恐之时，又看见索尔与琴琴朝他全力袭来，他想闪身躲开，但变大的身躯非但没有如预期的提升敏捷度或耐力，反而变得难以控制。

“呜哇——”随着一声凄厉的嘶吼，凯因巴的身躯在索尔及琴琴的攻击之下，像个被刺破的气球炸裂开来，而那颗奇异的魔精石正好掉落到布兰多的脚边。

“这个就叫魔精石？嗯嗯，收起来，搞不好会有什么用途。”一向爱收集破铜烂铁的布兰多将它收进了口袋。

“总算报仇了...师父，您可以安息了.....”琴琴眼眶中的泪水滚动着，但并没有让它掉下来。

索尔惊讶于琴琴小小年纪竟有这样坚强成熟的表现，他摸摸琴琴的头：“琴琴，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师父.....”

“不！虽然是这些坏蛋的错，但这也是命运，不是吗？”琴琴露出了释怀的微笑，“师父他没有死，他会一直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嗯，我相信卡里斯叔叔听到你这番话，他会很安慰的。”

反观兰迪斯这边的战局，三名魔战将军除了布鲁森和兰迪斯的剑技不分上下之外，泛拉佩和萨克斯已逐渐屈居下风。尤其是泛拉佩中箭的左手传来的剧痛，更使得他的冰魔法无法发挥到极限，而被费塔加的冰柱直逼到了离胸膛半尺处。

泛拉佩的额头上不由得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放弃吧！我并不想置你于死地。”费塔加想给他生存的机会，因为毕竟能有这种魔法素质的人并不多见，同为魔导士，他是衷心的敬佩泛拉佩。

“.....”泛拉佩沉默的看着他。

“撇开今天我们相对的立场而言，坦白说，你是我学习的对象。”费塔加毫不掩饰自己对泛拉佩的激赏，“我知道你是为了主人的命令，否则我真的希望能和你成为互相切磋魔法的朋友，而不是在这种干戈相向的局面。”

听了这番话后的泛拉佩，眼中闪过了一丝令人难解的思绪。他喃喃的自语：“真的吗.....”嘴角扬起一丝轻笑，却是感觉无奈与苦涩。

突然间，泛拉佩猛然停止了自己的冰魔法攻势。

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做的费塔加，一时收势不及，原本被泛拉佩挡住的冰柱硬生生的直刺进了泛拉佩的胸口。

“啊！！泛拉佩你.....”费塔加立刻截断冰柱，冲过去扶起了泛拉佩倒下的身躯，痛惜讶异之情溢于言表，“你这是做什么？何苦如此.....”

“这世间...总是不公平.....”泛拉佩此时的语气竟变得不再冷漠，“我从小...一直渴望能有朋友.....一起分享所有事...但却总因为我的魔法资质...太好...竟没有同伴能接受...我的存在.....我不懂是不是...太优秀也是一种.....错.....”

“不。那不是你的错，是那些人没有胸襟去接受比自己优秀的人！”

“虽然教主他...接受了我.....但我知道那是他...在利用我为他...做事.....其实我也是希望.....这个世界...都能够...平等...那或许...人们的痛

苦...就会少些吧.....呃!!”泛拉佩胸口的冰柱逐渐染成了红色。

“你的伤势很重，别多说话好吗？”

看见费塔加急切的神情，泛拉佩感受到他真诚的关心。

“我曾经发誓.....如果...有人愿意.....当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帮忙...完成他的...愿望.....”泛拉佩苦笑着，“我想...我的死.....应该多少...帮上一点忙.....”

“你太傻了，你难道不怕是骗你的谎话吗？”费塔加有些责备的语气，却被他逐渐无力的声音打断了。

“其实，即使是谎言...我也宁可...认为那是...真实的...”

“.....”

“如果...我们早些认识.....你.....仍然愿意...让我成为...你的朋友吗...”

“那是当然的！这是我的荣幸！”费塔加听着他的话，感到一阵心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是朋友了！”

“真的吗...朋友...”泛拉佩再度扬起了微笑，但却不再冰冷，像是满足的神情。

“很抱歉.....我无法背叛教主...但我很高兴...有你这句话.....”他的视线逐渐的模糊，“谢谢你.....我的.....朋友.....”

说完这句话，带着笑意的泛拉佩便不再动了。

“泛拉佩.....”

见到泛拉佩死亡的萨克斯，眼中的杀气更炽，他更猛力的攻向裘娜及亚克，这使得已经耗损了大量体力的亚克及裘娜感到吃惊。

“这...这个老家伙，为什么体力这么惊人，甚至比我们都耐？”

正在棘手之时，索尔突然将冒着炽热火光的炎龙剑掷向萨克斯。

察觉到背后有危机的萨克斯，猛然一转身，炎龙剑正好刺进了他的腹中。

“中了！”众人都一阵兴奋。

但萨克斯只是略为讶异的看了看插在自己身上的炎龙剑，之后竟然桀桀的怪笑起来。声音之刺耳，令人忍不住掩耳。

“桀桀桀.....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杀了我吗？”萨克斯一边怪笑着，一边用一只手将插在自己身上的炎龙剑猛力拔了出来，丢在地上。

眼前的怪异景象，使得众人纷纷目瞪口呆的愣住了。就连正在拼斗的布鲁森与兰迪斯，也讶异的停下了手。

因为在萨克斯拔出剑的创口上，正不断的冒出青绿色的粘稠液体。

“平衡之神允诺要给我永恒的生命，你们杀得了我吗？”随着这种绿色黏液的不不断涌出，萨克斯的形体急遽萎缩，像是一个充满了填充物的人型气球。见到这一幕的玛莉安忍不住恶心的呕了起来。

萨克斯最后终于停止了这个人惊骇的动作。但却只剩一具绿色骷髅形体，仍然持枪而立。

“永恒！永恒的生命就是如此！你们杀得了我吗？”化成绿骷髅的萨克斯，浑身的魔气包围，威力更为惊人，就连索尔也不敢和其正面交锋，但他仰天大吼的语气却有些苍凉。

“这...没想到这家伙竟是个魔物！”每个人都对萨克斯挥舞过来的长枪纷纷闪避。

兰迪斯见状立刻抱起修沛鲁，朝萨克斯冲了过去，但布鲁森此时并没有阻止之意，他只是以同样不可思议的眼光望着这一幕。

就在兰迪斯冲近了萨克斯不远处时，修沛鲁剑身上突然冒出了一个令人刺目的白色光球，包围住了已成骷髅的萨克斯。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连持剑的兰迪斯也莫名其妙的看着修佩鲁。

而被光球包围住的萨克斯，先是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

接着，他像是看到了什么似的，杀气逐渐的消失，手中的长枪也掉在地上。

“咦！？他...他流泪了？”裘娜发现光芒中的萨克斯，从空洞的眼窝中，似乎流出了泪水。

接着，呈现绿色的骷髅逐渐变为白色，再变成了一阵飞灰，徐徐地飞出了光球之外，再从天顶飞向了天空。

隐约之中，兰迪斯仿佛听到了一个老者的声音，那像是萨克斯的声音，但却充满了安详与宁静。

“谢谢你...终于使我的灵魂获得了安息..... ”

“这...布鲁森，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连你也..... ”费塔加的脸上充满了紧张的神色，而布鲁森只是有些哀戚的摇头。

“别担心，我仍是我，只是我没想到..... ”布鲁森望着地上萨克斯留下的长枪，“萨克斯曾经告诉我，他居住的村庄被盗贼掠夺烧毁，原本他认为当时自己应该死了，但意识清醒后见到了吉欧教主，教主告诉他，可以使他的家人复活，但必须先帮助他使平衡之神降临，平衡之神会达成他的愿望..... ”

“难道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加入葛斯洛喀？”费塔加的语气有着明显的怒气，“布鲁森，我没想到你竟然会相信这种鬼话，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理智的..... ”

“你要我怎么理智？”布鲁森愤然的吼了回去，“要不是你，艾蜜莉她不会死！”

“我..... ”

“你可以舒舒服服的作你的王子陛下，拥有一切的富贵荣华。而我呢？我只有艾蜜莉，她是我的所有，你懂吗？”

“我说过了，那是个意外... ”

“意外！？你到现在还要告诉我那是意外？”布鲁森笑了起来，却是满含令人鼻酸的悲凉。

“你要是好好的去当你的王子，不要假情假意的回到我们身边，艾蜜莉会死吗？难道你到现在，都还要为那个卑鄙而该死的国王父亲找藉口脱罪吗？”

“我说过了，我没有！”费塔加显现出难得一见的愤怒与失控，他厉声的这一吼，让在场的兰迪斯一行人全都愣住了。

“费塔加..... ”

“我告诉过你，那不是父亲他的错，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相信我？”费塔加的眉间，锁着深深的哀伤，“这么久以来，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一直怀恨在心。既然如此，我就只有把真相告诉你！”

“哼！事实是我亲眼所见，有什么真相！你不必骗我！”

“我不管你是不是相信，但我必须告诉你：艾蜜莉是因你而死！这就是

真相！”

“我！？你在胡说什么！怎么会是我？明明就是父亲派来的弓箭手，一箭射死了艾蜜莉，这是那个弓箭手死前亲口说的！”

“没有错，那个弓箭手的确认为是父亲下的命令，但事实并不是：是侍卫长奇诺假传的命令，要那名弓箭手跟踪我藉以发现你的行踪，并杀你灭口。”

“奇诺！？是那个不择手段的无耻小人？”

“是的，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忍着极大的愤恨回到宫廷，就是为了调查出这件事的真相。而事先毫不知情的父王，在获知真相后，虽然已经下令处决奇诺，但他却始终...认为那是他的错。他认为是他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当初你和奇诺之间的怨恨，以致造成这个悲剧。

他甚至不希望我告诉你这个真相，他宁可你是恨他的，也不希望你自责...父王的苦心，你能够了解吗？”

“因为我？艾蜜莉是因为我？是奇诺？”听了这番话的布鲁森，双眼茫然而空洞，“艾蜜莉她...是为我挡掉那一箭的？”

“是的，当初那一箭，原本是要从我身旁穿过射向你，但艾蜜莉见到了那个弓箭手，才冲向前为你挡住那一箭。”费塔加长叹了一口气，“你误会我不要紧，但艾蜜莉始终是爱着你的，我和她一直只是如同兄妹一般，你不应该怀疑她。”

“我.....艾蜜莉...父亲.....”像是无意识自语的布鲁森，突然抓起手中的长剑，猛然往自己颈部抹去！

“布鲁森！！”

只听见一声清脆声响，站在他身后的兰迪斯，以修佩鲁将他的长剑抵住，离他的颈子只差半寸。

“我知道你很后悔，也很伤心。”兰迪斯一面用力的抵住他的剑，“我们也都失去过亲爱的人，我们也都曾经这样的悲痛过。虽然我们终究都走过来了，但这并不代表遗忘，所有消失的人仍然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我们虽然仍活着，时间却也是有限而短暂的，不是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把握住有限的生命，为这个世界，为自己，甚至为了死去的亲人多做一些事吗？生命是不该任意被轻贱的！”

听见了兰迪斯这番话，布鲁森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慢慢的放松了手中的剑。

“在通道尽头处左转，有个阶梯，一直往上就是大殿祭坛，我想教主和小姐应该都在那里才对。”

“啊——是这样的吗？谢谢你，布鲁森。”兰迪斯听到了，立刻朝通道尽头跑去，众人也跟在身后，只有费塔加仍然担心的看着布鲁森。

“那你...打算何去何从？”

“我吗.....”布鲁森仰头望向天空，像是放下了沉重的包袱般轻叹了一口气。“我记得艾蜜莉最爱的，就是矢车菊。我想我会回去，为她种一片矢车菊的花园吧！”

“嗯，艾蜜莉她会很高兴的！”

就在费塔加目送布鲁森走向出口时，布鲁森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

“谢谢你，哥哥.....”

（二）最终决战

而匆匆奔至大殿的众人，见到了偌大的祭坛前方墙上，有一个诡异的黑暗空洞，而离空洞不远处，一个被淡黄色光芒包围的人影浮在半空之中，那个人影赫然是法莲娜！

“法莲娜！！”大惊失色的众人连忙朝法莲娜的方向冲去，但另一个身着深红斗篷的人影，飘至他们的眼前，跟着一阵痛彻心扉的麻痹感袭击了每个人，众人不由得纷纷往后退了一步。

“哼...那四个没用的家伙，竟然让你们能够来到这儿。”吉欧手中凝聚的魔法能量，宛如一个闪电构成的光球，吱吱作响。

“你...你把法莲娜怎么了！！”见到神情有些痛苦的法莲娜，兰迪斯着急的怒吼着。

“伟大的平衡神即将来临这个人间，法莲娜正在贡献她的魔法生命力，以开启人间与异界的通道，这是她的荣幸！”

“你这样子，法莲娜她会死的！”尤利安惊恐的大叫，“法莲娜她不是你的女儿吗？她才十六岁啊！你怎么狠得下心.....”

“哼！法莲娜她只不过是一个魔法资质极佳的孤儿，要不是看上这个孩子有着异于常人的魔法生命力，她早就和一般的孩童一样的饿死冻死，还能活到现在？”吉欧的眼神丝毫不带一丝感情。

“让她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舒服日子，她能为我牺牲生命，她应该感谢我才是啊！哈哈哈哈.....”

“你.....”不顾众人拦阻的兰迪斯又想冲上前，但吉欧的身边仿佛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又是一阵痛极的麻痹感。

想要硬行穿过的兰迪斯，忍着痛不愿后退，他咬着牙一步步往前。

“哦！看不出你还真有点能耐，不过穿过这道魔法墙，你也步进了我设下的‘鬼动死灵阵’，等于自找死路！哈哈哈.....”

果然随着吉欧的笑声，许多灰色的诡异雾气朝兰迪斯聚拢。兰迪斯顿时觉得浑身像是将被撕裂般的痛楚，忍不住痛极的嘶吼：“哇啊——”

“兰迪斯——”

为了营救兰迪斯的众人，纷纷极力的想要尽自己之力击破这座隐形的魔法墙，但力量却一一的反弹回来。

就在兰迪斯痛得像是要失去意识时，一种清凉的触觉从他的脸上，直透入了他的心中，他不由得勉力的睁开了眼睛。

原来昏迷中的法莲娜，听见了兰迪斯那一下嘶吼声，唤醒了她想自我放弃的心，看见为了营救自己而受苦的兰迪斯，法莲娜的眼中不由得落下了成串的晶莹泪珠。

“兰迪斯...对不起.....”法莲娜的声音随着泪水，微弱的传进了兰迪斯的耳中。

“让你为了我，吃了这么多苦。你还是赶快离开吧，免得一直受苦.....”

“法.....法莲娜...”

“谢谢你能在我有限的生命之中，给了我一段美好而难忘的记忆。这是我的命运，我并不怨恨，而能在最后一刻和你说话，我心中已经没有任何遗憾的事了...”

望着法莲娜凄楚的容颜，兰迪斯感觉自己的心比身上更痛。他紧握手中逐渐发光的修佩鲁，忍痛颤声的道：“不要放弃啊！法莲娜。命运不是不能改变的，虽然每个人出生的命运是无法选择的，但未来完全是靠自己！没

有人能够支配别人的命运，除非你甘心被支配啊！

法莲娜……”

“但是父亲他一手养育我，我不能够违背他……”

“那是他想利用你，法莲娜。你的一番心意只会被他践踏，更重要的是，你会帮助他害了更多的人啊！你知道吗？法莲娜……哇啊——”随着吉欧对兰迪斯的一下魔法雷电重击，兰迪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你这个死不足惜的渣滓，临死还在这儿胡说八道！”吉欧扬起了手，“看我不把你……”

“父亲！我求求您放了兰迪斯吧！”法莲娜哀泣着，“我已经按照您的希望在这儿了，求求您，放过他吧！”

“在这儿是你该做的，你没有资格要求我！”吉欧的手中逐渐的凝聚着黑色的雷电，“这个家伙不除掉，迟早对我也是个阻碍！”

“哇——”吉欧手中的雷电终于无情的击向兰迪斯。

看着兰迪斯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法莲娜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绞痛，她用尽自己仅存的魔法生命力，召唤所有的雷电力量。

“父亲住手——”一阵强力的红色闪电猛然落下，直透过法莲娜娇小的身躯，击中了吉欧。

没有料到法莲娜会袭击自己的吉欧，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骤遭此击，身体立刻弹出了数尺远，掉落在黑暗空洞的下方。原先无法突破的魔法墙，此时不但消失，连包围在兰迪斯身上的灰色雾气，也都消失无踪。

而法莲娜，像是一片落叶般，自半空中落下。

“法莲娜……”顾不得身上痛楚未消，兰迪斯冲过去接住了法莲娜，但触手之处，皆是一片冰冷，长长的睫毛上还有着未乾的泪珠，却没有睁开眼睛。

“不！不要！法莲娜，你醒醒，不要死…不要死……”

兰迪斯慌了起来，他求救的望着尤利安。

“法莲娜，她…她已经点燃了她全部的魔法生命力，没有类似魔精石的魔法能量，我…我无能为力，兰迪斯……”

这个时候，布兰多马上从口袋中，掏出凯因巴遗留的魔精石。

“这个……应该是魔精石没错吧！那个独眼家伙爆掉时，从他身上喷出来的。”

“这……没错！这是魔精石！兰迪斯，快将法莲娜平放！”

“好！”

只见尤利安将魔精石放在法莲娜的额头上，再用手轻轻的覆盖住，一阵蓝色的光芒自尤利安的手中透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尤利安的手离开时，魔精石不见了，而法莲娜却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我…我还活着？”法莲娜不解的看着围在身边的众人，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眼光搜寻着吉欧摔落的方向。

“父亲……”看见了一个跪在空洞前的身影，法莲娜急忙甩开了兰迪斯的手，冲至吉欧的身边。

“哼哼…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攻击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会为了一个小伙子……”

“父亲，对不起，我……”

“哼…也不要紧了，反正…异界的通道已开，平衡之神即将来到人间，

平衡之神可以再给我...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是你们所有人都无法阻止的.....平衡神的神力，没有人能够抗衡.....永恒的春天...即将到临...哈哈...哈哈...哈哈.....”笑了一阵之后的吉欧，便不再动了。

“父亲——”

见到伏在吉欧身上哀伤哭泣的法莲娜，兰迪斯走过去，有些歉然的轻拍她的肩。

“法莲娜，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要怪就怪我.....”

“不...我不怪任何人，我只怪我自己，如果我坚持一点，或者...”

此时黑洞内传来一阵隐约的轰隆声，一股沉重的压力，迫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这...好大的魔力！难道这个什么平衡之神真的要从这里出来了吗？”

布兰多不安的望着仿佛深不可测的黑洞。

“是的。”这时法莲娜站了起来，她擦乾了泪痕，转身面对众人。“虽然父亲一直希望平衡之神能降临，但和大家在一起多日以来，我发现事情并不是如父亲从小所告诉我的那般，我要亲手弥补父亲所犯下的错，但是...”

“担心什么？再怎么危险我们都来到这里了，为的不就是要阻止这个不该存在的力量吗？我们不都是一起行动的？在这个紧要关头，怎么会放你一个人呢？”裘娜说完，众人也都跟着点头。

“我...对不起大家...也谢谢大家.....那么，就请大家手牵着手，我们得尽快，时间不多了！”

大家依言手牵着手。

但兰迪斯却若有所思的望着索尔。

“索尔，我希望你留下来。”

“什么！”索尔脸上先是一阵明显的不悦之情，但当他看着兰迪斯的眼睛，他明白了兰迪斯的用意。

“唉...兰迪斯，多谢你为我罗特帝亚的子民着想，我...我现在的责任，的确不该去冒这个险。但是.....”

“索尔，你已经帮了我们太多的忙，这是我们该做，也是必须去做的。”兰迪斯沉默了一会儿，“如果...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能力阻止它，这个即将混乱的世界，总是需要有人继续维持现有的状态才行！”

“...嗯，我懂你的意思。”索尔轻叹了一口气，后退前，他拍了拍盖亚。

“为我尽一份力吧！盖亚。”

“哗哗哗！！”

这时布兰多用绳索系在盖亚的腰上。

“喂！大家可得帮忙把我拉紧点，不然我可拉不住盖亚！”

亚克见状，将布兰多腰上的绳索拉出一条也绑在自己腰上，“我也帮你一起拉吧！盖亚那么重，小心您的腰待会折了！”

众人见状也一一帮忙将绳索系在腰上。

“呜...老头子我活了这把年纪，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的死活，遇上你们这群小伙子，布兰多我算是没白活了！”布兰多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刀山油锅我都去啦！咱们走吧！”

“嗯，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那么，进入异界后要各自小心！”

法莲娜念动咒语，众人立刻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入了黑洞之中。

在这个奇异的黑洞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感受到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

感，尤其是兰迪斯，手上的修佩鲁始终闪着令人不解的光芒。

终于，当众人感觉身躯都静止时，便一起睁开了眼睛。

“这……这就是平衡之神吗！？”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跟当初在地底神殿所见到的石像一模一样，但更为巨大，足足有五个人高，全身像是金属，又像是甲壳的物质所构成。而那一对令人骇然的大眼，正盯视着它眼前的一群不速之客。

“你们……是来……欢迎……我的……使徒吗？”一阵非男非女的怪异声调，从这个巨大的物体中发出来，众人莫不感到一阵不愉快。

“不！我们是来阻止你降临人间的！”兰迪斯持着发光的修佩鲁，昂然而立。

平衡神看着兰迪斯手中的剑，又看看他，“哦，你们……不是……渴望……我的……来临，怎么……又……反悔呢？”

“那是因为我们明白，要得到你的施予，我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嘻嘻，呵呵…”平衡神发出了一串令人厌恶，像是笑声的声音。

“你的……说法……很有趣，哪有……什么……事情……是……不必……付出……代价……的呢？”

“没有错，就因为要付出代价，因此我们更要考虑清楚。”兰迪斯以坚定的眼神，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我看透你的阴谋了，说什么可以带给我们平和的世界，什么永远的生命；用他人的宝贵的生命，换取信奉你的人的幸福，这算什么平衡！？这只你培植你势力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藉口！”

“我是……至高无上的……神，何须……什么……人类的……势力，随便……就可以把……你们……人类……这种……死不足惜的……小蝼蚁……活活……捏……死……”

“哼，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吧！像你这种随意践踏人命的的神，会带给我们人类什么幸福？你不要再骗我们了，你不是什么神，你只是一个本质丑恶的魔物罢了！”

“没错！我们的世界有我们自己的规则秩序，不需要你这个家伙代劳！”尤利安也愤愤的吼着。

这时平衡神的眼神突然充满杀意的怒视众人，庞大的身躯也逐渐逼近。

“你们……这群……小蝼蚁……惹恼了……我，降临……人间……之后……就成全……你们……先成为……我……的……第一个……祭品……”

“法莲娜，我们该怎么阻止它？”

“这…我也不清楚，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提起过，要怎么阻止它的来临……”

“那怎么办？用武器将它砍烂吗？”

“嗯…我想也只有如此了，幸好我们在这个异界通道，是没有什么重力的，大家分散开来，各自找寻它的弱点吧！”

“好！”

众人将绳索放长，团团地将平衡神包围了起来。

“嘻嘻…呵呵…”平衡神又发出了诡异的笑声，“你们……以为……可以……消灭……得了……我吗？你们……只是……在做……垂死的……挣扎……罢了……”

“废话少说！”决定攻击它眼睛的玛莉安，手中的飞箭疾射出去。

但只见飞箭到了离它眼睛的一尺处，飞箭便化成了一阵飞灰，消失无踪。玛莉安不甘心，一连射出了好几箭，平衡神就像是有一层看不见的防护罩，连碰都碰不到它一下。

“哼！看我砍开你的脑袋！”到达平衡神后上方的裘娜，用尽全力猛然朝它顶部砍去。

但刀尖仅一碰到，一股和吉欧的魔法墙相同痛感的麻痹，立时自刀身传至了刀柄，痛得裘娜放开了手，钢刀立刻弹往黑暗的深处消失。

“试试我的冰魔法如何？”费塔加念动咒语，想施出冰魔法，但却不见任何冰柱出现，连一片碎冰都没有。

“这里是……异次元的……通道，没有……任何的……水气，你……施展得了……什么……冰魔法呢……”

“那吃一发盖亚的‘轰神炮’如何？”布兰多故意将他新发现盖亚身上的强力攻击武器，命名为“轰神炮”。

一阵轰然巨响，烟雾密布。

“有……有效了吗？”众人皆紧张的望着被击中的部分。

但烟雾散去后，只见平衡神仍然丝毫无损。

“糟了！这…根本伤不了它！”看着它逐渐的接近出口，众人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用你们的意念……用你们想阻止它的意念阻挡它……”

（三）母子重逢

“谁？是谁？是谁在跟我说话？”兰迪斯惊愕的看着四周。

这个声音分明不是伙伴中任何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但却有一种令兰迪斯觉得不陌生的亲切感。

“兰迪斯，你怎么了？在和谁说话？”在他身边的法莲娜，听不见这个声音，因此她以为兰迪斯在自言自语。

“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叫我们用意念阻止它…”

“啊？用意念？”亚克觉得不可思议，“是谁的声音，你分辨得出来吗？”

“我不清楚，只感觉…不像是骗我的语气。”兰迪斯拂不去心中异样的感觉，“而且…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嗯，或许这方法真的可行也说不定！”尤利安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一般我们人类和神沟通，也是用意念祈求；或许真的必须反其道才能阻止它！”

“好！大家就一起试试吧！”

众人立刻聚拢在一起，闭上眼集中精神。

“我们不需要你，滚回你的空间去吧！”大家心中想的都是同一句话。

果然，移动中的平衡之神，像是遇到了什么阻碍似的，停了下来。

“太好了！果然有效！”大家不由得欣喜若狂。

但稍一分心，平衡神又往前移动了一分。

“啊！糟糕！”众人连忙又集中精神，平衡神又再度停了下来。

“这…这样子根本没办法将它驱回异界去！”兰迪斯心知这样耗下去，只要大家的集中力一松懈，平衡神还是有机可趁，他不由得紧张起来。

“这样不行…你们必须有更强的体力和精神力…才有足够的力量将它…推回异界……”此时这个莫名的声音又再度在兰迪斯的耳边响起，“你要更加加油…兰迪斯……”

“你…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请你告诉我！”

不安的兰迪斯忍不住着急的询问着那个脑海中的声音，因为这种感觉实在是...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那是一个连兰迪斯作梦都不敢奢望的答案。

“.....孩子，我的孩子...”那个声音此时听起来充满了哀伤幽怨，“我是妈妈...”

随着这个声音，兰迪斯这才看见平衡神的身上，有一个如同被玻璃罩住的狭小空间，里面有一个女人的身影，金黄色的发丝，和自己一样湛蓝的眼珠，正满含着盈盈的泪水，慈爱的望着兰迪斯。

“妈妈!!”兰迪斯顿时如遭雷殛，这个令自己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母亲，为什么会遍寻不着？原来.....

原来竟然在平衡之神的身上？

“哦，你清醒了吗？也好，让你.....瞧瞧.....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你就会.....乖乖.....和我.....合我.....一体.....”

“你——你这个该死的混蛋！”兰迪斯觉得整个人像是要爆炸般的愤怒，“你对我母亲做了些什么？”

“嘻嘻，呵呵...”平衡神得意的抖动着庞大的躯体，“这种.....谪降.....在人间.....的神族，千年.....难得.....有一个，身上.....惊人的.....魔法生命力，不好好.....利用.....而被.....烧死.....岂不.....太可惜.....”

“原来...原来...”兰迪斯此时胸中愤怒的火焰炽烈的燃烧起来，他不停的大口吸着气，感觉脑中因过于愤怒而嗡嗡作响，持剑的手也剧烈的抖动起来。

“母亲失踪...父亲悲伤而死.....原来.....哈哈！哈哈哈哈——”兰迪斯此时突然像是疯狂了般的大笑起来。

与其说是在笑，不如说是一种令人锥心的号泣，一种令人听了不由要跟着落泪的悲鸣。

“原来，就因为你自私的欲望，就如此轻易的夺走我们宝贵的时间！你是神，时间对你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生命啊！你不会懂！你不可能懂的！”

兰迪斯手上的修佩鲁由白色的光芒转为赤红色的光芒，像是一把着了火的剑，而兰迪斯此时的杀气，比任何时候都还要令人心寒惊恐。

“我不只要驱走你，我要杀了你!!”

“兰迪斯!!”众人都骇然的大惊。

而此时在黑洞外的索尔，手中的炎龙剑突然猛烈的震动起来。

“这...怎么回事？”不解的索尔正看着炎龙剑时，炎龙剑的剑身此时突然冲出了一条火红色的龙形剑气，朝黑洞之中直冲而去。

“炎龙离剑！？这...难道兰迪斯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而在兰迪斯这边，就在兰迪斯高举修佩鲁之时，一只通体火红的龙自出口处飞了进来，随着兰迪斯砍向平衡神之势，直冲平衡之神。

“该死的东西！把母亲还给我——”疾射出去的火龙冲破了平衡神的魔法墙，将它的眼睛烧毁了一只。

“太好了！”众人都不由得暗自欣喜。

而状似疯狂的兰迪斯只是拼命挥剑猛砍，他一心只想救出被困的母亲。

“嘻嘻，呵呵...”被砍伤的平衡神非但没有痛苦，反而发出了得意的笑声，“你.....可以.....继续.....砍我.....无妨，只是.....玛茜.....她会.....”

因你.....耗竭.....生命力.....而死.....”

但兰迪斯此时哪听得进那么多，只顾得疯狂猛砍，倒是法莲娜看出平衡神被伤之处竟在逐渐复原，而困在其中的玛茜神情痛苦，她立刻冲过去，从兰迪斯的身后紧紧的抱住了他。

“兰迪斯，清醒点！你的攻击会害了你的母亲，快点住手！”见到兰迪斯没有停手的意思，法莲娜一咬牙，伸手掴了兰迪斯一巴掌。

被掴了一掌的兰迪斯这才慢慢的清醒，以一种极为不解的神情看着法莲娜。

“为什么...打我？”

“清醒点，兰迪斯。你看平衡神身上的伤，全都在复原中。”法莲娜指着玛茜，“它是在吸收你母亲的魔法生命力，作为修复它自身的能源。你这样一直砍下去，非但它没有损失，你母亲会因此而死的！”

“是这样的吗...”兰迪斯的眼神充满了哀伤与茫然，“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救出我的母亲？”

就在兰迪斯与法莲娜这么一停顿，平衡神又朝出口移动，其抗力之大，让正在以意念阻止它的尤利安、费塔加、琴琴、裘娜、玛莉安、亚克及布兰多，都感到体力及精神难以负荷，而纷纷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先阻止它吧！兰迪斯，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有这个！”法莲娜说完，也闭上眼睛集中精神。

但即使加上了法莲娜，兰迪斯惊恐的发现平衡神仍在一分分的移动。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阻止不了它？母亲.....”

“那是你们的体力跟精神力都不足的关系.....”

玛茜的声音听起来比先前疲累，兰迪斯知道这是刚才自己的一时冲动，他不由得歉然。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失去理智的.....”

“不要紧...你快点集中精神吧.....”

就在兰迪斯集中精神后，他此时听见了尤利安的声音。

“没有别的办法了，大家还是做好准备吧！”尤利安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很坚定，“如果...如果我真的醒不过来了，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

兰迪斯正要问怎么一回事时，只听见琴琴哭喊着：“不要！尤利安...”

一阵强大的魔法能源，顿时击中了每个人。兰迪斯发现自己全身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脑筋一瞬间变得十分清晰，全身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舒适感。

“这是.....”兰迪斯正要问，但当他看见嘴角渗出血丝的尤利安时，他什么都明白了。

尤利安为了阻止平衡之神，冒险的使用出“神之祝福”。

“大家...不要...为我分心.....”尤利安勇敢的微笑，“不然...我死...都不会瞑目.....”

尤利安说完这句话，身躯便向后倒去。幸而有系在盖亚身上的绳索将他拉住，不至于飘落未知的异界空间。

“尤利安！”

尤利安的牺牲果然奏效！众人在集中精神后，果然将平衡神一连逼退好一段距离。

“你们...你们.....”平衡神两眼之间的那张诡异的脸孔，此时突然换了

另一张脸，而它的魔法能量也突然加强，又再度向前推进了几步。

勉力抗争的众人，难敌平衡神巨大的能量磁场，一个个逐渐流出了鼻血。

“兰迪斯，对不起，我，我不行了...”口中忍不住呕出鲜血的布兰多，说完这句话，便失去了意识。

跟着琴琴、玛莉安、亚克、裘娜、费塔加都跟着不支而昏了过去。

只剩下法莲娜，以及兰迪斯，仍然极力的和其相抗衡。

“呜...不行，我一定要...救出母亲.....”虽然比其他伙伴多了一分耐力，但兰迪斯也渐感不支了。

而法莲娜则是为了弥补父亲的过错，而狠命支撑着。鼻血一丝丝的流到了嘴角，但她仍然用全部的精神对抗着。

突然之间，两人都同时感到平衡神的力量为之一松，两人同时睁开了眼睛，竟看到平衡神正逐渐的往后退，还不断的发出着急的声音：“你住手，这身体.....是我的...”

“母亲？母亲！您在做什么？”看见在平衡神体内的母亲跟着离自己越来越远，兰迪斯着急的追上去，但却被绳索拉住了。

“兰迪斯...我的孩子。”被困住的玛茜不舍的看着兰迪斯，“你了解了吗？它唯一的弱点就是这个，我们共有个躯壳，如果我坚持离开，它的魔法能力是奈何不了我的！”

“不！母亲...”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当年年幼的你也难逃一劫，而你的父亲...也为了和我结合而牺牲了他宝贵的生命。我原本以为早已没有什么使我活下去的希望，但我今天，看见了你，兰迪斯。”玛茜安慰的微笑着，虽然眼中的水蓝的泪珠不停落下。

“我很安慰你成长得如此勇敢聪明，就如同你的父亲一样，原谅妈妈一直没有尽到照顾你的责任，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带走这个祸害.....”

“不要！妈妈！你不要走，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再也克制不住情绪的兰迪斯，索性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你知不知道父亲他没有一天不在想着你，就连死前他都看见了你的幻影...父亲他好孤单，兰迪斯也好孤单。你不要走...妈妈.....”

看见兰迪斯哭诉的模样，身为母亲的玛茜心如刀绞，但她没有别的抉择。

“对不起，兰迪斯.....”玛茜的身影终于随着平衡神越来越远，“你要勇敢坚强的活下去.....”

平衡神巨大的身躯终于消失在黑暗的尽头。

“不！不要！妈妈——”一声心痛已极的长长嘶吼，失去支撑下去的意念，兰迪斯终于昏了过去。

只剩下看着这一幕，却也是泪流满面的法莲娜，以及独力支撑众人躯体的盖亚。

“兰迪斯，对不起...都是父亲害了大家，害得你无法和母亲重聚...”

扶着兰迪斯身躯的法莲娜，不舍的拭去了兰迪斯的泪痕。

让盖亚抱妥了大家的身躯，身心俱疲的法莲娜这才念咒离开了异界通道。

“这...大家都怎么了？兰迪斯？尤利安？法莲娜...”见到只有法莲娜清

醒的索尔，不由得大惊失色。

法莲娜先是念咒将异界出口完全封闭起来，再转身对索尔说出最后一句话：“抱歉。索尔陛下，求求您请罗特帝亚的僧侣来此，为大家疗伤……”还不及听见索尔的回答，法莲娜便失去了意识。

（四）终曲

“喂喂！不要赖在我头上，我虽然那时也很担心，但是我可不爱哭！不像某人……”另一个年龄略长的女孩，清雅秀丽的五官，俐落活泼的短发，她嘟着小嘴，瞪着琴琴。

这个女孩当然是玛莉安。

琴琴不甘示弱的瞪回去，“怎样？你说谁爱哭啊！”

“唉唷！我一天到晚看你们两个姑娘斗嘴斗个没完，你们两个，”一个壮硕的女人，抓起酒囊，仰头咕噜噜灌了一大口，“一天不斗嘴，会憋出病是不是？”

这个女人当然是裘娜。

“唉！她们两个算是正常的女孩子，倒是会喝酒喝这么猛的女人挺少见……”一个挥舞着长枪的男孩，虽然不及裘娜的高壮，但体格也相当的匀称。

这个男孩当然是亚克。

“唷！好久没治治你，好像又忘了我一拳多重了是不是？”

“唉唉！裘娜‘小姐’，老头子我拜托你一视同仁行不行？”一个个儿不高，戴着一副小老花眼镜的老头子，顺手拍拍裘娜的屁股。

“举止像个女孩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别老在某个人面前，才做这种事……唉唷！”

这个老爷爷当然是布兰多。

“老爷爷你在胡说什么！”裘娜轻拍了一下布兰多的秃头，有些脸红。“我哪里有像你说的这样子，谁理那个家伙……”

话没说完，一个俊逸潇的男子翩然地走了过来，银白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你说的那个家伙是谁？可以告诉我吗？”迷人的微笑中竟带了一丝捉狭的得意。

这个男子当然是费塔加。

“这…你管这么多！”

“哗哗哗！”

会发出这个声音当然只有盖亚。

“哈哈！你看，连盖亚都在笑！哈哈！”一个俊朗明亮的男孩，清澄的蓝色眼眸像是乾净的湖面，令人愉悦。

这个男孩当然是兰迪斯。

“好啦！人家裘娜现在脾气变得比较好，你们大家就爱欺负她！”另一个可爱秀气的女孩，甩了一下长长的秀发，瞪着大家替裘娜抱不平。

这个女孩当然是法莲娜。

“大哥哥，大姊姊，你们真的要走了吗？”一个约三、四岁的小女孩，嘟着小嘴吧，不舍的看着兰迪斯一行人。她拉拉站在身旁的索尔：“爸爸，可以叫哥哥姊姊留下来吗？”

索尔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洁西亚，哥哥姊姊都有事，有空他们都会回来看你的，对不对？”说完索尔朝兰迪斯一行人眨了眨眼。

“对呀！洁西亚，我们一定会常常来看你的！”法莲娜摸摸她的头。

“嗯，不能食言哦！我们勾勾手！”洁西亚伸出了小小的指头。

“好！我们勾勾手！”

在往马拉大陆的港口边，索尔及亚雷斯都来送行。

“没办法，罗特帝亚太小，不够多采多姿。”索尔笑着摊了摊手，表示无奈，“有空我一定会再偷跑一趟！”

在一旁的亚雷斯听了，神色紧张，“索尔陛下，这……”

“好了好了，亚雷斯，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不要这么紧张。下次我要跑会带着你一起跑，好吧！”

亚雷斯这才轻松的笑了起来，“这才够义气嘛！就像年轻时候一样。”

索尔接着拍拍兰迪斯的肩膀，“出门在外，一切多保重。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你选择的路。”

“嗯，我明白，谢谢你。”

“我说索尔陛下，你真要把盖亚送给我？”布兰多还是不敢相信。

“放心，你回去绝对不会有要抓你或跟你要盖亚的。”

在船上，大家都有说有笑，尽可能去忘却要分离的事，但船终究要靠岸，还是不得不到说再见的时刻。

“嗯，老头子我在这里谢谢大家的照顾啦！我和盖亚还是会到那个小镇去，我要将我的飞行器发扬光大，变成一次可以很多人飞上天空！”布兰多边走边招手，“有空记得要来探望老头子我哦！”

“那我也该走了。”亚克背起了他的行囊，走开几步，又走了回来，“其实坦白告诉大家，我……我不是卡莱亚的见习骑士，我是卡莱亚的领主。”

“领主！？”大家不约而同以惊异的眼光望着亚克。

“这么说倒不是要炫耀什么的，而是怕大家到卡莱亚时，会找不到我。另外...”亚克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玛莉安，“如果你住在山上无聊时，不妨到我那儿玩玩。”

“好...好啊！”玛莉安喜出望外的笑了起来，“我可以现在去吗？”

“当然欢迎！那就...一起走吧！”

“嗯！”玛莉安和大家招招手后，高高兴兴的跟着亚克走了。

见到这一幕的尤利安，也不好意思的问着琴琴：“琴琴，那你...也可以...到我那里住住.....”

原本满心以为无处可去的琴琴会答应，没想到琴琴小嘴一噘，别过头，“不要，跟小僧侣住，我会无聊死，况且你又那么爱罗唆，我会被你烦死。我要去找我的师兄和师姐，才不要去你那里住！”

听到这话的尤利安不由得失望的低下头，但耳边却听见琴琴补了一句：“不过如果是去玩玩，又不要对我管东管西，那我好像还可以考虑考虑.....”

听见这话的尤利安急忙抬头：“不会！我发誓我一定不会罗唆，如果我罗唆的话.....”还没说完，琴琴就拿出一个面包塞住他的嘴。

“才说不会又是哇拉哇拉的一大堆，你只有这样才会安静！”琴琴边说边往前跑，“来追我，追得上才跟你去！”

尤利安急忙往前追，但又停下来想跟兰迪斯几个道别，但嘴巴塞住面包，只好苦笑的招招手，又开始追逐琴琴已经跑得老远的身影。

“那我也该告辞了。”费塔加微笑的望着有些脸红的裘娜，“介意一起走吗？”

“你，不是王子吗？跟我在一起，只会破坏你的形象。”裘娜故意这么说，其实她心中渴望费塔加能表现出在乎她的举动。

“我？我早就不是王子了，我和布鲁森只是国王的养子。其实国王早在我离开后，就明白我不可能接掌，而传给了他的亲生儿子。”费塔加看着裘娜，“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想要找个可靠伙伴一起旅行，如此的话，你接受吗？裘娜小姐。”

“嗯！好吧！那么，兰迪斯，法莲娜，你们多保重。”裘娜说完，便背起了行囊，和费塔加一同往大陆的北方走去。

“大家都走了...”法莲娜若有所失的望着大家的背影，“只剩下我们两个...”

“法莲娜，那你有些什么打算呢？”兰迪斯看着她，眼神还是一样清亮，丝毫看不出之前失去母亲时的那种忧伤哀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走。”

“不！兰迪斯，请原谅我现在...我现在没有办法面对你，因为.....”

话没说完，兰迪斯突然微笑着掏出一条丝帕。

“这是...我的？你还留着？”想起那天的状况，法莲娜不由得有些脸红。

“可以继续那天的事吗？”

“啊？”

还没来得及反应，兰迪斯已低下头，深深的吻了法莲娜，法莲娜想挣开，却又舍不得，只有心跳的任自己陶醉其中。

良久，兰迪斯才微笑的看着法莲娜。

“我只想告诉你，我只想把握现有的一切，掌握自己的未来，而过去的，”兰迪斯抬头看着天空，“它们在风里。”

“.....”

“我们的时间都很少，所以真的很宝贵。因此我要坦承面对我自己：我很确定的是，我需要你。所以法莲娜，告诉我你的心就好。”

法莲娜先是低头想了一阵，但当抬头见到兰迪斯真诚的眼神时，她也明白了答案。

“嗯，我也是。”法莲娜给了兰迪斯一个甜蜜的笑容。

